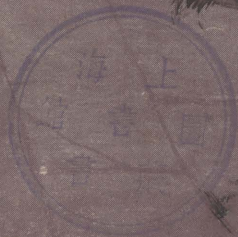


留東外史五集





A541 212 0022 8202B

吳稚暉先生鑑定 游悔原先生編纂

中華民國再造史

定價七角

袁氏謀叛稱帝護國軍起而討之各省景從循至袁死民國復活其間得失成敗事實繁隨情形複雜苟無統系翔實之紀載殊不足以成信史游君悔原廣蒐討精心論斷編纂成書復由張君冥飛參訂校正經吳稚暉先生鑒定書係紀事本末體裁簡明賅括立論謹嚴凡所褒貶都無成見期為民國再造之信史昭示來許與坊間之東鱗西爪斷碎淆雜者迥不相侔請章太炎先生題簽尤為精采

何海鳴先生著

求幸福齋隨筆

定價七角

書為何海鳴先生最近手筆舉凡六合之大一粟之微無不闡以精思發為妙文有句皆驚無詞不峭眼光四射道人所不能

道言人所不敢言俗子腐儒見之咋舌佳

人才子見之醉心可以供英雄之歌歎可

以助逸士之下酒匪特說鬼誌怪弗可同

語即談兵論政之文應有盡有蓋著者磊

落之胸襟雄邁之才情抗爽之抱負胥於

書中見之茲承先生畀以行世且將舊作

嚴加潤刪復增新稿五萬字都十餘萬言

先生事業文章彪炳當世凡仰止景行者

允宜人手一編焉

畫

海

定價二角

名畫家但杜宇先生所繪舉凡飛潛動植英雄仕女無不栩栩如生畫法新穎一空依傍匪特為學生練習之模範抑亦嗜好美術者鄴架文几必備之書

民權出版部發行

著超 蝶花劫

定價五角

蝶花劫哀情小說也着之者何人實超也箸超曷為著是書海虞吁公實餉之癸丑秋曾披露於民權報惜未告終止而倉卒之間結構又欠良今精而削之完全脫稿矣內容都十八章凡七萬二千餘言言情則流露皆真用筆亦巨細不苟借哀情之題目寓警世之苦心至詞料之豐富尤其餘事佐以汪君綺雲之水彩畫令閱者愛不忍釋誠遺情之極品也

著熱 孽冤鏡

定價五角

孽冤鏡懺情之巨作也著之者為吳君雙熱其結構之精密與行文之灑落識者類能道之慨自世風日靡情戰日劇恆河沙數之青年細嚼紅樓西廂滋者味恆沉溺而莫由自拔得是書以警覺之如乘普渡之慈航可作當頭之棒喝

嬉笑怒罵 破涕錄

定價三角

是書原為李警衆先生所編收羅宏博亦莊亦諧古之齊諧志今之笑林廣記等書咸不足方其精覈復請沈肝若先生校讎末後又增輯續錄一卷言皆有物語無不妙用雅馴之筆墨盡詼諧之能事洋洋乎成爲鉅觀

茉莉花

定價四角

書中述拿破崙一世之專橫干涉民庶婚媾被迫者爲一民黨健者之未婚妻其夫聞訊赴援備歷艱險經茉莉花女王之援助始完趙璧而成好事女王心乎民黨健者又不忍奪人之愛乃從容自刎以殉書都三萬餘言事跡離奇譯筆雅雋定價僅取紙本

桃源夢

上卷一元二角

書爲前清老幕友燕齊倦游客所著中述青島始末凡前清遺老種種舉動細述靡遺可作官僚外史看可作遺臣現形記看事皆真實不蹈空衍之習洵數年來破天荒之說部也全書計廿餘萬言洋裝精印兩厚册

民權出版部發行

留東外史第五集目錄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鸞別鳳

第七十四章 咬指頭蘇仲武自殺

厚臉皮周正勳報仇

第七十五章 濫情人回心思結局

可憐兒含悲歸故鄉

第七十六章 吳監督演說發奇談

楊長子雅游預定約

第七十七章 覩物思人蘇仲武做詩

逢場作戲楊長子吊膀

第七十八章 欠債還錢朱正章失望

挾妓飲酒平十郎開章

第七十九章 平十郎帶病回鄉

楊長子坐懷不亂

第八十章 步芳塵權作跟班

闖桃源居然寄宿

第八十一章 洩秘密老黃洗澡

大決裂圓子撕衣

第八十二章 老福田演說社會學

黃文漢移情少女花

第八十三章 深心人媚語騙口供

急色兒濫情露底裏

第八十四章 圓子將禽獸比人

羅福畫烏龜戲友



第八十五章 打英雌羅福怪吃醋

瞰良人圓子真變心

第八十六章 利用品暫借李鐵民

反攻計氣煞黃文漢

第八十七章 忍氣吞聲老黃陪禮

欲擒故縱圓子放刁

第八十八章 傻黨人固窮受惡氣

俏女士演說發嬌音

第八十九章 看電影戲圓子失蹤

讀留別書老黃發極

第九十章 往事思量悔其何及

全書結束意餘於言



留東外史第五集

第七十三章 談故事烏龜化龍 慘離情病鸞別鳳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話說黃文漢走到蘇仲武家裏。蘇仲武迎着問道：你交字給他。他看了說些甚麼。黃文漢且不答話，將外套脫了，從懷中抽出那個信封來，往蘇仲武面前一擲道：還有他來看你的字。他去見閻王，祇隔一層紙了。老黃忽然輕事重報起來，想是

悶了一肚皮的氣 蘇仲武大驚失色道：他的病又利害了嗎？黃文漢道：祇差死了。我也沒進房去看圓子，不教我進去說他。從我們出來之後，受了他母親幾句話，急得他一陣肚子痛，登時小產了。此刻還在那裏發血昏，院長說非常危險。他母親一氣一個死。現在也躺在床上，咬牙切齒的，也不知他恨那個。蘇仲武連連跌脚道：那一定是恨我了。不恨你恨誰 但是，我也不怕他。我去看看他要打他，要罵都由他。這三個他字指脊子 可憐他和我如膠似漆的，幾十天於今，被我害得他這樣，就是他母親架着把刀在那裏，我也得去看看。這三個他字指梅子 說着眼眶兒又紅了。黃文漢道：去是自然要去，就是我也不能因春子恨就不去。可憐語無可奈何語 不過此刻去有院長在房裏聽了，不像樣。我們再等一會，同去就是。蘇仲武點頭道：他若萬一有差錯，我也決不一個人活在世上。黃文漢道：默子，你不必這般着急。他小產了，倒是他的幸事，帶着肚子回到愛知縣去，算是甚麼。可見得梅子小產也可死生有命，不該死的，決不會是這樣 死就是死了，莫說他還不是你正式妻室，便是你正式妻室也祇聽說丈夫死了，老婆殉節，從沒有聽說老婆死

了丈夫殉義的。此亦人生習慣上一種絕不平等的你把這死字看得太容易了。你父母養你到日本來讀書，是教你這們死

的嗎？這話說得太遲了，早知此義何不當初不許小蘇入銷魂獄呢。蘇仲武歎道：我也知道是這般想。但是計利害太清楚了。照你說來，人生除了病

死就沒有可死的事了。我此刻的心理，覺得死了快活，與其活着受罪，不如死了乾淨。他若果真死了，我就不自

殺你看我可能活得長久。靠不住，得狠。我自從和他做一塊兒住，我的性情舉動完全變了一個人。時常想起我平生

所遇的女子實在也不少。沒一個能牽我的心的。我和他們混的時候，不過覺着有這們回事罷了。惟有他一見

面就牢牢的釘在心上似的一時也丟不掉。直到於今沒時沒刻我這心不是在他影子裏顛倒同住的時候。我

就是有事要出外訪個朋友，總是上午捱下午，下午推夜間，夜間更不願意出外。第二日實在不能再捱才匆匆

忙忙的跑一趟在人家喝一杯茶的時候都很少。我從來並不歡喜說話和女人更是沒得話說。祇和他不知是

那裏來的話，那們多。夜間直說到兩三點鐘一邊說一邊朦朧着答不上話來才罷。我也時常對他說：我們太親

密了，恐怕不祥。世界上沒有這般圓滿的事。他說他並不覺着十分親密。他還有親密的心事沒有用盡似的。非

中人道不出。他是這樣說。我登時也覺得待他的心還不十分滿足。忽然生出一種極奇怪的心理來。極希望他待我

不好。我每天還是這樣待他，以表示我對他的心思。後來愈想愈奇。希望他瞎一隻眼睛或爛掉一隻鼻子。人

見了害怕。我還是這樣待他，以表示我愛他是真心不是貪他的顏色。男女之際當其情慾彌滿時確有此種想頭。那曉得

還不到兩個月這些事都成了我傷心的陳迹。惟其傷心也回想時信覺有味。如果長年永月絕無變故這樣的情愛免不得要淡下去了。你看我以後觸物傷情。這淒

涼的日月如何過法。我於今二十多歲的人以後的光陰長得很有了。這種影子在腦筋裏面以後還有鼓得起

興的日子嗎。黃文漢聽了也覺淒然。歎息說道：你精神上受的痛苦，不待說是受得很深。但是此刻正在鋒頭上，還不能爲準。你年內回家去一趟，享享家人團聚之樂。每日和親戚故舊來往，也可扯淡許多心事。明年二三月再來日本，包管你一點影子也沒有。蘇仲武祇管搖頭道：這影子我畢生也不能忘掉。我於今設想將來，就是有個玉天仙來和我要好，我有了梅子的影子，在腦筋裏，我也不得動心。只怕說得到做不到黃文漢道：果能是這樣，倒是你不可及處。這般說我老黃是做不到。我爲人生來，祇有見面情的在一塊的時候，混得如火一般熱，都能做得到。分手後，我腦子裏就一點感覺也沒有了。祇要不再見面，我總能不再想念他。一見面就壞了。圓子對我實不錯。他也知道我的性格，不肯和我離開。蘇仲武道：你將來帶他回中國去麼？黃文漢道：到那時再說。我暑假的時候，就打算回去的。因結識了他，你又要我替你辦梅子的事，就耽擱下來了。此刻回去，橫豎沒有可幹的事，說不定還要受亂黨兩個字的嫌疑。在這裏有一名公費，供養着一年，再貼補幾個進去，也就足夠敷衍的了。圓子也十分可憐。他父親在日，誰能說他不是官家小姐。及至遇人不淑，不得已犧牲他千金之體，來營皮肉生涯。遇了我，他歡喜得如危舟遇岸。我若丟了他，他便舉目無親，不能不重理舊業。也是一樁慘事了。若帶他回中國去，罷我的家境，你是知道的那一點祖遺的田地，有父母妻室兒女，不能不靠他供養。想抽一點出來供給我，是不行的。我歸國不可一日無事。於是這樣的政府，我犯着在他們這班忘八龜子手下去討飯吃嗎。忘八龜子手下去討飯吃前日郭子蘭畢業歸國，我還很替他躊躇。他若是公費，我無論如何也要留住他。等等時機，蘇仲武道：你將來萬不可丟圓子帶回去。是你一個很好的內助。模樣固是不錯，就是門第也不辱沒你。黃文漢笑道：和我

講甚麼門第我又不是忘八龜子出身和人講甚麼門第越越忘八龜子我的怪脾氣越是圓子這樣營皮肉生涯出身我越看得他重蘇仲武笑道你這話却未免矯枉過正了黃文漢搖頭道不然越是這樣營皮肉生涯出身的人閱歷得人多他祇要真心嫁這個人決不會給綠帽子你戴確切之至但是當妓女的嫁人的真心狠難得捉摸呢像中國於今這班做官的人家小姐舊式家庭的還知道略顧些面子姘姘馬夫小子罷了新式家庭的簡直可以毫無忌憚和野男人在大庭廣衆之中握手接吻說是行西洋的禮節自家男人翻着眼睛看了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所謂當光眼忘八是也即如楊議長的女兒近來那一夜不穿着西洋裝打扮得嬌滴滴的在錦輝館帝國劇場吊膀子吊上了就到旅館裏去睡一點也不客氣蘇仲武道他家裏就沒人說話嗎黃文漢笑道他家裏誰有說話的資格四十歲以內的誰不會上過旅館只除非大門外的石獅子才乾淨楊小姐在北京的時候和楊議長的姨太太在中央公園吊膀子被楊議長的令弟楊督軍看見了如此長短的對議長說議長聽了登時氣沖牛斗親自出馬到中央公園拿奸拿了回來將姨太太痛打了一頓拘禁起來小姐不服打議長更怒不可遏說這種賤東西要他做甚麼立時驅逐出來不許再回家此謂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楊小姐就趁此在外面追歡取樂求之不得還是他令叔楊督軍看不過意設法收了回來這都是我湖北的出色人物正應了湖北一句俗話烏龜化龍不得脫壳楊議長也就是這壳脫不掉若是早脫了壳是一品大員了那裏會等到民國千離萬難才巴結上一名國務員呢你去講門第呢楊家的門第還不算高嗎還有廣東蔡次長的妹子生得如花似玉嫁得四川姓毛的他嫌丈夫不中用一定是丈夫沒得丈夫氣不許丈夫進房每日裝飾得玉天仙一般在上海逗得那些青年子弟顛顛倒倒他一出來和狗婆子走草一樣後面總跟着一大堆油頭滑腦的東西他便擇肥而噬也是一點

忌憚也。沒有他家的門第，還不高嗎？於今中國的官僚，像楊蔡兩家的一百家之中，敢說一句有九十八家是，不乾不淨的。這兩家必是正太太上了年紀，沒有小姐，沒有姨太太，不過其中有掩飾得周密的外人，不知道罷了。這話未免你想他們男子做官，盡幹的是冤枉事，弄的是冤枉錢，不拿姨太太小姐來報答這些人，還有天理嗎？太傷忠厚，你想他們男子做官，盡幹的是冤枉事，弄的是冤枉錢，不拿姨太太小姐來報答這些人，還有天理嗎？

這話倒還大快人心。便是諧譯上香粉地獄的宗旨。說得蘇仲武大笑起來。黃文漢笑道：「我祇說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就扯淡了，你許多心事，難怪那些人專一尋做官人家的姨太太小姐開心。你將來歸國去了，少不得做官的帽子，又要染綠幾頂。蘇仲武聽了，又觸動了心事，低頭半晌，說道：「我們此刻可去病院了。你看，四點多鐘了。黃文漢看壁上的鐘，果是四點一刻，即起身推開窗子，一看，不禁叫了聲：「哎呀，雪下尺來深了。窗戶一開，蘇仲武覺得寒冷，起身看了看，雪正手掌般大一塊一塊的，祇下連忙教黃文漢推開窗戶，換了洋服，從箱子裏拿出貂皮外套來披上，又罩上雨衣，戴了暖帽，加上圍襟，在箱子裏尋皮手套。尋手套不是閒筆，是爲後文與梅子握手地步。尋了一氣，尋不着，黃文漢等得不耐煩了，說道：「那裏就會冷死了。你們闊人真麻煩，我不帶手套也還是熱烘烘的。」蘇仲武知道黃文漢的脾氣，歡喜說牢騷話，便關了箱子道：「不尋了，不尋了，就光着手去罷。」黃文漢轉身就往外走，套上靴子，站在門外等。蘇仲武穿了靴子出來，二人冒雪向順天堂來，走到病室門口，黃文漢輕輕在門上敲了一下，看護婦開門出來，黃文漢悄悄的問病人怎樣了，看護婦點點頭道：「此刻寧貼了許多，大約不妨事了。」蘇仲武要念一聲佛。黃文漢舉着拇指頭對看護婦輕輕的道：「這個人睡着沒有？」看護婦笑着搖頭。蘇仲武急於要見梅子，在背後推黃文漢進去。黃文漢進房，就聞得一種血腥氣，祇見春子坐在梅子床邊，梅子仰面睡在床上，面如白紙一般，比吐血的時候還難看。圓子靠着梅

子的床柱坐了。低頭想甚麼似的。見黃文漢同蘇仲武進來。忙起身接外套。示意教二人不要高聲。驚醒梅子。黃蘇二人就春子的床邊坐下。春子望了二人一眼。掉過臉去。不做聲。面上表現一種極不歡迎的樣子。情形如畫蘇仲武忍不住輕輕走到梅子床邊。低頭看梅子一腦青絲亂堆在枕上。臉上也蓬蓬的覆了幾根。眼眶消瘦得陷落下去。合不攏來。雖然睡着。那眼皮仍張開一線。看見腫人在裏面動一望就知道是有痛苦。睡不安穩的樣子。寫得細嘴唇枯白得和臉色一樣。不是還有一絲氣息。誰也要說是已經去世的人了。蘇仲武心酸難禁。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十分想放聲痛哭一場。又怕驚動了他。反為不好。措了淚極力的忍住。可煞作怪。梅子合上眼。半日不曾開。蘇仲武祇在旁邊站了一分多鐘。梅子好像知道似的。慢慢的將眼睛睜開。轉過臉朝蘇仲武望着。將頭搖了一搖。含着一泡眼淚。發出極微細的聲音。說道。你好生保重罷。我是不能再和你好了。我常用的東西。在你那裏不少。你都留着作紀念罷。這房裏。籬得很。不要在這裏久坐回去罷。以後也不必來了。我大約也推不了幾日。我實在捨不得。就是這樣死。生成了。是這樣的沒有法子。梅子說時。自己也把不住流淚。圓子春子蘇仲武更是嗚咽得轉不過氣來。連黃文漢有護婦都流淚不止。蘇仲武強止住啼哭。說道。你祇管安心調養。院長已說了。不妨事。你萬一有個不好。我的罪更重了。我一條命為你死了。不算甚麼。母親後半世沒了你。如何過活。你的病完全。是急出來的。你祇想想。你這身子關係多大。只好作慰梅子道。我都知道了。你去罷。說時儘力從被裏伸出。手來。給蘇仲武握。蘇仲武忙道。我的手冷。莫侵了你。不好。梅子不依。蘇仲武祇得呵了呵。握了梅子的手。梅子緊緊捏了一把。抽咽起來。從此終天別矣春子急得在旁邊跌脚。梅子將手一鬆。道。你去罷。說完將手縮入被裏。掉過臉。仍

仰面合眼睡着。蘇仲武此時如失了魂魄，站在床邊，不知道轉動。圓子低聲向黃文漢道：「你還是送他回去，以後不必來看也。好，他這病是不能再加症候了。」黃文漢點頭，圓子拿外套替黃文漢披上，看護婦拿外套給蘇仲武披了，幾下蘇仲武的魂靈才入殼，也不做聲，披上外套，拿起圍襟，淚眼婆娑的開了房門，就往外走。從此不復見梅子矣，怨成

就得遲恨分去得疾，此恨綿綿無盡期。黃文漢跟出來，追上去替他揩了眼淚，問他還是家去，還是上館子去吃的東西。蘇仲武也不答話，逕往家中走。黃文漢跟在後面，也覺得很傷感。蘇仲武走到家中，將衣服脫下來，也不折疊，一件件往房角上摺，從櫃裏扯出鋪蓋來，胡亂鋪了，納倒頭睡着，掩面痛哭起來。黃文漢知道勸慰無效，一時心中也沒話可勸，連外套坐在鋪旁，望着他哭。蘇仲武越哭越傷心，哭一會又停住嘴，拖着黃文漢說：「梅子如何好，如何好，說到傷心之處，又哭。」黃文漢心想：我在這裏，他有人訴說，自然越說越傷心。我不在這裏，他一個人哭，一會必然哭倦起來，或者會睡着。我此刻正肚子餓了，且去吃點東西，再來看他。豈不甚好？想罷，也勸了蘇仲武幾句，說去吃點東西，再來。蘇仲武也不挽留，黃文漢去了。蘇仲武又哭了一會，果然哭倦了，朦朧睡去。彷彿梅子亂髮蓬鬆的從外面走來，望着他笑。夢中的蘇仲武倒忘記梅子病了，問他為甚麼頭也不梳，這樣亂蓬蓬的，就在外面走。梅子笑答道：「你還問我，我也不知道為甚麼。」蘇仲武在夢中，正自驚訝，梅子忽然不見了，彷彿又到了日光，在那旅館池子裏，看見梅子靠着廊簷柱子站着，在那裏掠鬢。蘇仲武想走攏去，一提脚，便踏入池子裏，面撲冬一聲，全身跌下去了。急得喊了聲，哎喲，驚醒轉來，看外套洋服，摺了一房一個冷侵侵的電燈，發出白光來，連房子都像浸在水裏。

凄然有鬼氣 揉了揉眼睛，歎道：「這樣淒涼的景況，我如何過得來？他的病醫生雖說不妨事，我看那情形是萬無生理。」

縱然如天之福，留得一條性命。他已經有了人家，也不是我的人了。並且他和我那樣的情分，也不見得肯嫁。旁人十九要憂傷死了。總之他不嫁。旁人就是死兩個消息，我聽了都不能堪。我想我以後沒有他，決沒有他。這樣的，人來嫁我，填補我這缺恨。我還有甚麼幸福在後面，可以希望嗎？倒不如趁這時候死了。他得了我的死信，就不死也要急死。我和他兩人在陰世還怕不得見面嗎？這世不能作夫婦，來世是一定可以團圓的。看迷的人自然有此想頭

其如事實，蘇仲武這般一想法，果是死的好。但是當如何個死法？跳火車罷？覺得太慘。用刀自殺罷？又怕手軟。殺不死，反要進醫院醫傷。服砒霜罷？藥店裏沒有醫生的證書，必不肯賣。想來想去，要死容易，尋死的法子實在沒有。只好

不死罷？坐起來又想了，一想，喜道：有了。我記得前回新聞上載了段故事，說一個日本人，因傷寒服安知必林散，服得太多，中毒死了。這樣看來，安知必林散裏面必含有毒質。我何不買些來，若怕毒性發得不快，再喝上幾杯酒，一定不要一點鐘就完了事。想罷，心中異常高興，跳起來連忙穿衣服，披外套，戴暖帽，圍領襟，出房穿靴子。此時外面的雪已住了，電光雪光照耀得如銀世界一般。煞是好看。蘇仲武要尋死的人，也無心玩景。三步作兩步的跑到猿樂町一家藥店裏，買了十包安知必林散。又到春日館料理店內，買了一瓶牛莊高粱酒，提回家中。將安知必林散一包，一包打開，和做一塊兒，足足有一酒杯，拿起來想往口裏倒。一想，我既要情死，何能不留一封絕命書，使人家知道我是為甚麼事自殺的呢？並且家中父母俱全，受了一場養育之恩，也不能不將我自殺的原由說出來，使兩個老人家知道。我這死是出於萬不得已，不是那些不孝子孫，輕生不顧父母的可比。不是輕生，倒是輕死呢。

蘇仲武想着不錯，便仍將安知必林散放在桌上，坐下來，揭開墨盒蓋，拿了幾張信紙，吮了筆，正要寫。忽又想絕

命書就用這樣普通墨寫了。不覺哀痛，必得用血書才好。我橫豎要死了，留着這些血在這裏，有甚麼用？等我咬破指頭，取半杯血出來，再寫不遲。左想右想，還是想不死的好。這筆也不能用，遂又起身，尋了一枝新筆，拿了一個小茶杯，來盛血。從容坐下來，想右手咬痛了，不好寫字，咬左手罷。將左手就電燈下反覆看了一看，點點頭道：「小指頭，小指頭，我還沒有自殺，請你先與我脫離關係，借你一點血來，表明我的心迹。」說着，將小指頭往口裏一送，閉着眼睛，用力一咬，不知咬下來怎樣。且俟下章再寫。

評

我對於現在的人，所謂男女間之愛情，有一種非常鄙薄的觀念。我所以說愛情兩個字，沒有獨立的資格。又說人生沒有真的愛情，於今世界上許多人所說的愛情，不是屬於美的感觸，便是屬於慾的希望。其實美的感觸，今之人決不能承認其為男女之愛情。然則今之人之所謂愛情，無非希望遂其個人之肉慾而已。

我以為愛情兩個字，無非是美的感觸。比方名山勝水，好花嘉樹，清風明月，凡人對於他都有美的觀念。就都有愛戀之情，所以愛情二字不能專屬於男女一方面。若要屬之於男女一方面時，也無非是一時的感觸，不能作為永久的心理。若是男女之間，要有永久的和好，決不是一時感觸的愛情所能維持下去的。必然別有所拘束，別有所顧忌，別有所貪圖，別有所維繫，所以我敢決定男女間可以永久和好的，只有正當的夫婦。其餘不正常的苟合，決不能永久。儘管夫婦間有不能和好的，然而苟合的男女，無論如何和好總

之不能夠專拿愛情兩個字同在一塊兒過一生一世。

現在的社會雖然將近要到寡廉鮮恥的地步然而簡直的在大廷廣衆之中自己承認自己不要臉總還有些做不到所以苟合的男女社會上總還要罵說是要不要臉的事這種制裁的力量就不能不教這班男女要存一個瞞人的心思這班男女雖然極力的拿愛情兩個字做招牌總是遮掩不過去的何況他們所說的愛情兩個字專是借來裝幌子用無非是要逞獸慾而已那裏還可以算得真正的愛情。

愛情是流動的不是固定的今日對甲明日對乙無不可以有愛情這心裏就變了當面說愛情背後忘記了晚上說愛情早上忘記了這心理的變幻就不可窮詰了請問諸公這愛情靠得住嗎何況金錢之引誘勢力之壓迫事實之阻格一時間便是張珙的補過學說來了一時間又是曹操的寧我負人的學說來了請問諸公這愛情還算得是真的嗎。

總而言之愛情若是好名詞苟合的男女便不配說愛情若不是好名詞不是苟合的男女就不必說日本對於娼妓謂之曰淫賣婦我狠佩服他下字下得確切諸公若是要顧恤愛情兩個字時就得寶惜這兩個字不准苟合的男女用另外取出好淫兩個字給他們用。

小蘇與梅子苟合的男女也此一回寫他們最後之別何嘗不纏綿盡致然而我看起來總不像是真正的愛情所以發此一篇議論至於楊小姐之養漢乃是做官的家風一來是他父親造了孽二來也是他自己飽煖思淫有錢的人家應該有的更够不上說愛情了。

第七十四章 咬指頭蘇仲武自殺 厚臉皮周正勳報仇

話說蘇仲武決心自殺。想咬下小指頭來寫血書。緊閉雙眼。將小指頭往口裏一送。下死勁。一口咬下。去祇痛得
哎呀一聲。來何苦呢連忙縮手。以為小指頭必咬到口裏了。一看那曾咬斷祇深深的印了兩道齒痕。倒痛得那小指

頭祇管亂動。呆呆的看了一會。打算再咬他一下。看是如何。又將小指頭送到口裏去。那小指頭可是作怪。受了一
次痛苦。知道進去不妙。抵死也不肯再挨牙齒一下。那牙齒也像和小指頭打了商量似的。抵死也不肯咬下
來。兩下相持了一會。妙語解頤還是蘇仲武自己見幾。往古來今保身之明。習皆有此轉念矣。暗暗想道。既他們兩下都與我作難。這血書

多管是寫不成了。他心中這般一想。那小指頭便乘勢退下來。蘇仲武見他受了創。倒痛心不過。用右手替他
揉了一會。舉眼看見那包安知必林散。電光照得和白雪一般。一星星的發出光來。閃爍不定。心想這發光的東
西。難道就是毒質嗎。我從來不曾吃過這東西。不知可難下口。且嘗一點。看便用舌尖舐了一點。登時覺得便是
毒藥入了口。一般蹙緊雙眉。嘔了嘔口。略略有點鹹味。連忙向火爐裏吐了一口涎。搖搖頭道。這不是自殺的東

西。裏面縱有毒質。必也含得不多。吃得不死。不活。倒是不好。萬一自殺時弄得不死不活。才有意思哪。報上死的那人。一定是有病。服多
了安知必林散藥。不對證。算是中毒死的。我於今一點病也沒有。服了這些下去。再加上幾杯酒。死是靠不住。毛

病是免不了。要弄出來的。所謂吃了藥就會生病的。其斯之謂歟。我於今出了毛病。才更是苦惱。他在醫院裏病着。老黃和圓子得去照
應。倘若我也病下來。不教他們兩人顧此失彼。嗎。天又下雪。路上往來都不容易。並且他們二人若是知道我這
病的來由。不特要笑話我。一定還要埋怨我。為我的事。已經害得他們兩人勞神費力。圓子更是從他進醫院以

來一個多月沒有好生睡一覺我再弄出毛病來連累他們於心實在也有些過不去。這一想更是算了罷且將這自殺的事放緩一步。幸有此再三的轉念才免我命不該死就自殺也是枉然若是該死的今晚的小指頭就咬下來了一個小指頭都咬不下還說甚麼自殺索性把這安知必林散傾了免得老黃來看了疑心老黃白天裏對我說的話也不錯我家中幾房共我一個還不會娶妻生子又放着幾十萬財產我一死不打緊眼見得父母也都活不成父母養育我一場沒有享我一點好處還是這樣的使他兩老人家着急如何要得。早知如此何以又幸而沒將小指頭咬下來有工夫給我後悔若剛才一下竟咬了下來必然一鼓作氣悲悲切切的把絕命書寫好。不見得如果真咬下了指頭一定痛得利害。那時找醫生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工夫寫信一口將這安知必林散吃下去再咕嚕咕嚕喝幾杯酒往被臥裏一鑽大約是起初一陣難過接連一陣腹痛傲天之幸從此大病一場說不定三年五載精神還不得復原而小指頭已經破了相若不幸真像報紙上載的那人一樣那我就真做成一個萬世罪人了看起來凡事都不可魯莽罷罷這東西留在這裏不祥你的顏色和雪差不多請你和雪做一塊兒去罷遂起身拿了那包安知必林散推開窗戶往後面園裏一傾一陣冷風從窗隙裏鑽了進來吹得蘇仲武打了一個寒噤。又怕痛又怕冷那裏像是自殺的連忙將窗戶關好回身倒了一杯牛庄高粱酒靠火爐坐着悶悶的喝喝得有些醉意解衣睡覺且將這邊放下再說黃文漢離了蘇仲武的家想到中華第一樓去吃點酒菜才走到中華第一樓門口見迎面來了一乘馬車也在中華第一樓門口停了黃文漢心想這樣雪天他們富貴人為何不在家中安享要坐馬車跑到這裏來吃東西。窮人想在家內坐着卻不能夠要謀衣食故也闊人可以在家裏坐着然而且等他們下車看是幾個甚麼樣的人祇見馬夫跳下來將車門開了一

個二十多歲的俊俏後生。穿着一件獺皮領袖的外套。先跳下車來。站在車門旁邊。接連一個二十來歲的日本裝女子。舉步下車。那俊俏男子連忙用手攙住那女子。也就大方用手扶住男子的肩膀。從容下來。看那女子衣服穿得十分漂亮。手上帶一個鑽戒。看他的態度。很像一個大家的閨女。通身看不出粗野的破綻來。容貌雖不十分美麗。却也很過得去。黃文漢倒很詫異。暗想中國留學生。能在日本娶這種女子。也算是很難得的了。自然

很難要偷。那女子下車之後。又下來一個二十多歲男子。穿一身衣服。披一件青呢斗篷。黃文漢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張全。更吃了一驚。出乎老黃意料之外也。連忙走過去打招呼。張全也走過來握手。黃文漢問張全道。這兩位是誰。張全笑

道。你也是來這裏吃料理的嗎。我們一塊兒去吃。好慢慢的和你說話。說時用嘴對那俊俏男子努了努道。他是

我的同鄉。姓周名正勳。周正勳見黃文漢儀表很好。甚矣人之不可以不有儀表也。交朋友用膀子都有用處。不知道是甚麼人。聽見張全和他紹

介。連忙脫下帽子。向黃文漢點頭。黃文漢也脫帽答禮。張全笑道。這門口不好說話。並且冷得緊。我們快上樓去

罷。說着四人一同上樓。張全揀了個僻靜的座位。周正勳邀黃文漢共吃。黃文漢因想打聽那女子的來歷。吹一池

春水千卿底事。偏要你來打聽。便不虛讓。同進房望那女子行了個禮。那女子看了黃文漢一看。連忙還禮。黃文漢笑問周正勳道。

這位可是尊夫人。周正勳笑了一笑道。就算是這麼回事罷。夫人不夫人的話。却是沒有定。原來是臨時的夫人。黃文漢聽了

笑道。然則教我怎麼稱呼。哩。張全道。他名字叫榮子。你就稱他榮子小姐罷。黃文漢便點頭用日本話笑向榮子

道。今日無意中得拜見榮子小姐。實在榮幸得很。榮子抬了抬身謙遜道。先生言重了。不敢當。還沒有請教先生

貴姓。黃文漢拿出名片來。送到榮子面前。周正勳也走過來看。笑道。原來黃文漢就是先生。時常聽見張君說。仰

慕得很。今日無意中遇了我，才真是不勝榮幸之至呢。三人都客套了幾句，四人圍着桌子坐了下來。黃文漢道：「榮子小姐吃得來中國料理嗎？」榮子笑道：「吃慣了，也很能吃。初吃的時候，是覺着有些不合口的地方。於今吃了多次，比日本料理實是強多了。倒時常想吃。」大約是和周正勳對了胃口，之後才想吃中國料理的。黃文漢見榮子說話別有一種神情，揣摩不出他是種甚麼人家的女子。若說是大家的小姐罷，周正勳一個中學生，還是個開過缺的中學生呢。怎能和他往來，並且這樣下雪的天氣也難得他肯出來，和人家上館子。小家女子又實在沒有這種風味。難道也和圓子一樣，式微之後嗎？當下也不便盤問，獨自一個人納悶。周正勳送紙筆到黃文漢跟前，教黃文漢點菜。黃文漢忙起身讓榮子點。榮子笑道：「我祇知道吃菜名目，却一個也不知道。」黃先生不用客氣，隨意點幾樣。我都能吃的。張全也笑說道：「老黃你祇管點罷。他點菜是不會的。」黃文漢便點了幾樣。周正勳張全都點了。交下女拿去。須臾酒菜上來。四人都開懷暢飲。所談的都是些不相干的話，也不去記他。吃喝已畢，周正勳會了賬。黃文漢向他道擾，悄悄拉着張全到外面，問榮子的來歷。張全道：「這人的來歷很長。一時間也說不完。幾時有工夫仔細說給你聽罷。」黃文漢便不做聲。與周正勳榮子作辭歸家不提。周正勳扶榮子上馬車。張全也跟着上去。馬車行到牛込表町，在一家有鐵欄杆的門首停了。榮子下車，與周正勳握手。叮嚀後會，折身進鐵欄杆門裏去了。著書的人寫到這裏，看書的人大約沒有不知道這榮子就是烏居正一子爵的小姐了。祇是周正勳不是為這小姐曾鬧過很大風潮的嗎？為甚麼到於今又合攏起來了呢？這其間有許多的原故。周正勳也算是入了活地獄，下了死工夫。全仗著瞻大臉厚。才能够有今日的成績。慢慢地寫了出來，也是一樁風流趣事，並且是留東外史中不可遺漏的一樁事。前回第三十一章

書中不是說周正勳復了同文學院的學籍之後，因不服這小姐的氣，特意搬到目白停車場旁邊的民興館住着。好專意圖報復這小姐的嗎？周正勳自那日和張全談過了鄭紹畋的事。直接第三十二章能令閱者回想張思方和節子的結穴如在目前有牽一髮動全身之妙後來按着上下課的時間，在停車場又探望了半個月，尚不曾見這小姐的影子。心想難道他便因這事廢學嗎？

日本的紳士人家把這學堂看得很要緊，不是萬不得已沒有中途輟學的。又想了一想，忽然喜笑道：「是了他住在表町到高田豐川町上課，走早稻田去也遠不了多少路，他一定是避我，特意繞那邊去了。」我學校裏功課

橫豎沒要緊，便缺幾日課，要趕上也很容易，拚着犧牲幾日，非打聽個水落石出也不甘心。計算已定，第二日起

了個絕早，六點多鐘就用了早點，帶了個辨當，胡亂包了幾本書。又是張全的假書包來了他本來歡喜修飾，今日更加意整理

了一會，提着書包，匆匆向高田豐川町走來，到了日本女子大學校門口，看錶才到七點鐘。門口冷清清的，不見

一個女學生來。知道時間太早，慢慢的向老松町走去。料想他從早稻田來在這裏，必能迎面遇着，果不出他所

料，在老松町等不到三十分鐘，祇見遠遠的一乘人力車飛也似的迎面來了。車棚放下，上面巍巍的坐着一個

女學生。周正勳一望就認識，正是鳥居家的小姐。不是冤家路窄，要算是狹路尋仇暗喜道：「這番被我等着了，看你逃到那裏去。」

車行迅速，轉眼就到了跟前。車上的那人掉轉臉，望那邊。周正勳恐怕認錯了，不穩便從車後幾步轉過那邊，一

看那裏會錯，連忙呼着鳥居小姐道：「請停一停。我有話和小姐說。」連呼了兩聲，那小姐很像吃驚的樣子。車夫聽

得有人喊停車，正要停住。那小姐在車上，跌了兩腳，教車夫快跑。車夫不知就裏，真個比前更快，逕跑向豐川町

去了。周正勳趕了幾步，如何趕得上，真氣得翻着白眼，沒有話說。好似紅樓夢裏晴雯的嫂子一癡立半晌，倒抽了一樣眼睜睜看着那妙人兒走了

口冷氣暗道。這回被他走脫了。祇怪我不中用。我見他的車子來了。爲甚麼要讓過一邊。若當街站了。不許車子過去。看他往那裏走也好。你害我不深。我恨你不切。你既這樣嫌避我。我就拚性命也要和你纏纏看。你回家總也得打這裏經過。我就在這裏死等。量你也不會飛上天去。便在老松町找了一家牛乳店。進去買了杯牛乳。隨意買了幾樣菓子。當門坐着。拿起新聞紙。慢慢翻看。不住的留神看街上。才坐了兩三分鐘的光景。祇見剛才那車夫拉着一乘空車走過。周正勳忽然心生一計。匆匆清了牛乳菓子賬。提了書包出來。追上那車夫。說道。你且慢走。我有話問你。車夫卽停步回頭問道。你是甚麼人。問我甚麼。崖岸周正勳道。看你穿的衣服。不是那鳥居小姐家裏的包車。他時常叫你的車坐嗎。車夫道。不錯。我包了接送的。周正勳道。那小姐今日要你甚麼時候去接他。車夫搖頭道。這話不能告訴你。狠氣周正勳道。你告訴我不要緊。我拿一塊錢給你。包你沒有事就是了。車夫聽說。有一塊錢。便說道。你問了做甚麼。聽說有錢就軟了下來了周正勳拿出一塊錢來。送給車夫道。你告訴我便了。不必問我做甚麼。車夫接了錢。笑道。他教我十點鐘就來接。祇是先生不可說是我說的。周正勳點頭問道。你平常十點鐘的時候來接過他沒有。車夫搖頭道。沒有。平常是午後三點鐘。有時十二點鐘。有了錢甚麼話都肯說了周正勳道。那就是了。我還有點事要求你。我再給你一塊錢。你可肯依我。車夫喜笑道。先生有甚麼事。周正勳道。那小姐不是教你十點鐘來接他嗎。我給你一塊錢。十點鐘不要來。你能依我麼。車夫躊躇道。他若責問我如何回答哩。周正勳笑道。你這人才蠢。他責問你的時候。你祇說病了。就是有甚麼要緊。車夫聽了一想不錯。就是這樣罷。有了錢甚麼事都肯做了周正勳又拿了一塊錢給他。車夫笑逐顏開的收着。拉着空車去了。周正勳非常得意。也不回民興館。就在牛乳店胡亂

看了兩點鐘的新聞將近到十點鐘即跑到學堂門首靠着牆根等候。一會兒隱隱的聽得學堂裏面鈴聲響知道是下課了。探首望學堂的大門內祇見那小姐從裏面出來了。左右望了望不見車子。正要折身進去。周正勳拔地跳了出來攔住去路。對他行了個禮道。好容易朝夕等候了小姐一個多月。今日才等着小姐何必這樣表示拒絕。我愛小姐原非惡意。小姐怎忍心除掉我的學籍。致我名譽上大受損失。小姐自己問心。我當日有甚麼對小姐不住的地方。我雖受了小姐的苦。我心中終不相信。像小姐這樣慈善相貌的人會存心害我。所以這條心終是不死。就是到小姐府上來也無非想見小姐一面。若小姐果能回心可憐。我開除學籍是件極平常的事。決不敢抱怨小姐。無奈到府上見小姐不着。後來無日不在目白停車場等候小姐。直等到今日才悟到小姐必是改了路。走早稻田這邊來的。因此來這裏等候。不料小姐誤會了我的用意。以為我必不存好心。惟恐趨避不及。幾乎把我急死。祇是我仍不信小姐就嫌我到這地步。拚死也要見小姐一面。問個清楚。祇要小姐說一句。我這人是个無賴子。決不可近。我便死心塌地不敢再轉小姐的念頭了。偏有這一大段無賴挾制的談吐可見得是膽大臉厚之極 我也是個男子說一句算一句數就請小姐吩咐罷。周正勳一口氣說了這一大段。那小姐就想不聽也不能不聽。聽他說完了大抵人心都是肉做的。那有不軟之理。何況本來是黏花惹草的 況且周正勳本來生得漂亮兼之修飾得齊整。他自己又不是素來有三貞九烈之性的。到此時那能說得出周正勳是個無賴子的話。當下低頭一會忽然望着周正勳笑道。先生定要問我這話做甚麼。我又不曾和先生多見面。怎敢亂說。周正勳見他笑了。越發裝出可憐的樣子說道。小姐這樣聰明的人。豈有見了人。分不出善惡之理。肉麻極矣 今日幸遇着了小姐。非得小姐吩咐一句不可。小姐的

一句話在他看了。或者有不遵從的。在我這迷信小姐的人聽了。一定奉爲金科玉律。馬屁拍將來了不過小姐此刻的一句話關係我非常之重大。希望小姐不隨意說出。我到底是個無賴子。不是個不可接近的人。不是我朝夕在停車場等候小姐。可等到一個多月。除禮拜而外。每日風雨無阻。這樣癡心迷信小姐的人。小姐說可能多見。那小姐笑道。先生是這樣。我那裏知道。若得了一些兒風信。我也過意不去。我一個人平常得很。先生何必是這樣看待我。我却如何敢當。且問先生的意思怎樣。報仇周正勳道。小姐不說我如何敢說我的意思。那小姐笑道。好。我就說了。先生不是無賴子。是個可以接近的人。周正勳這才喜笑道。多謝小姐。我的意思祇要得小姐這句話。就滿足了。小姐既以我爲可接近。我要求和小姐做個朋友。量小姐不會拒絕。我敢請問小姐。叫甚麼名字。那小姐笑着從腰帶裏面拿出一個小小的編花名片夾子來。抽了一張遞給周正勳。周正勳如獲至寶的雙手接着看上面印着烏居榮子四個三號字。旁邊兩行小字。是他住宅的番地及電話的番號。看了連忙收入袋內。榮子道。先生沒帶名片來嗎。周正勳接受榮子名片的時候。本想拿出自己的名片來和他交換。忽一想不好。從我一方面太親熱了。他是個子爵的小姐。身分本有得他拿的。太把我看得沒身分了。也不值得見榮子。問起名片才故意陪笑說道。該死我倒忘了。說着也拿了張名片出來。留學生的名片十是這般用法遞給榮子。榮子看了指着周字問道。這字是姓麼。怎麼讀。周正勳道。中國人的姓。用日本話讀。都是用音讀。沒有用訓讀的。遂將周正勳三字念給榮子聽。榮子聽了笑道。中國人的姓名發音怎的這般簡單。我倒從沒聽過。不知周正勳說出甚麼來。且俟下章再寫。

評

本章寫小蘇自殺不成。未免太挖苦了。我以為我輩腦筋複雜的人。絕對不能自殺。並非沒得自殺的勇氣。實是沒得自殺的理由。所以我認定這自殺的事。乃是腦筋簡單的人。才能够決然從事的。

周正勳弔鳥居榮子的膀子。居然如願以償。人以為周正勳下死工夫得來的。其實是膽大臉厚的成績。若非膽大臉厚時。怎能當面鼓對面鑼的硬上。

第七十五章 濫情人回心思結局 可憐兒含悲歸故鄉

話說周正勳見榮子說話。毫沒有羞澀的樣子。面上并表示一種很願意和他要好的神情。心中這一高興。直從娘胎出世。不曾有過第一次。從今以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第二次當下便笑說道。小姐從不認識敵國人。自然聽了這樣簡單發音

好笑。其實聽慣了也是一樣。榮子點點頭將名片納入袖中。左右望了一望道。奇怪呀。怎的還不見車夫來接。周正勳連忙陪笑道。既承小姐的恩典。不把我當作無賴子。說可以接近。我今日遇見小姐。實不容易。小姐何必急於回府。我此刻住的地方。雖說不清雅。不便屈尊。但是這地方。是特為小姐才搬到這裏來的。小姐若肯降臨。我真感激不淺。榮子聽了低頭尋思了一會。心裏已是千肯萬肯。只是不能不搭搭架子斜睨了周正勳一眼。笑道。你住在甚麼地方。周正勳道。此去沒有多遠。小姐若肯去。祇走一會兒就到了。榮子用手向目白停車場這方面指了一指道。是這頭嗎。周正勳連連應是。榮子便一邊舉步向目白停車場這頭走。一邊笑向周正勳道。我看你這人也太跌了。和我毫無親故。又不曾經人紹介。有點交情。憑空是這樣癡心做甚麼。你這樣人。我才見過。留學生中這樣的人多着呢。祇怪小姐自己見識不廣。如何怪得周正勳

正勳緊跟在後面笑回道。不是我這樣癡心。如何得小姐垂青。枉顧我的癡心。祇要小姐知道了。便一點兒也不委屈。二人並肩笑談着走。沒幾分鐘工夫。便到了民興館。這民興館的房屋本來很舊。又住了多年的中國留學生。那裏還像個旅館呢。樓上樓下幾十間客房。沒一間裏面的壁上不是橫七豎八的畫了多少字在上面。簾子也都燒得黃一塊黑一塊。還有些潑了許多油湯菜水在上面的。總而言之。污穢不堪罷了。罵盡中國人沒 榮子跟着周正勳走進民興館。低頭一看。簡直無可伸足之處。暗想這人身上如此清潔。怎的會住在這樣的一個館子裏面。這那裏是下宿屋。分明是一個動物園。周正勳回頭見榮子繃着眉頭。知道他是怕髒的意思。忙低聲陪笑說道。這般不清潔的旅館。本不應屈尊降臨。但是我若不為小姐也決不住這裏。當然要竭 今日既見了小姐的面。下午我就搬家。特意領小姐來看看。不過使小姐見了。知道我這番苦心。就是了。周正勳一邊說一邊引着進自己的房。周正勳自己的房。却收拾得纖塵不染。陳設也很精緻。無以異於潘巧雲看 榮子見了。不住點頭笑道。這房才像是你住的。祇是這房雖好。出入的路不好。還是不相宜。周正勳拿蒲團讓榮子坐了。聽架上的鐘。噹噹打十一下。周正勳忙着叫下女。交待廚房裏。好生弄幾樣中國菜。民興館房屋雖不好。廚子却很能弄菜。本是從中國料理店出來的。幸賴 周正勳交待已畢。笑向榮子道。小姐想必沒有吃過中國菜。榮子笑着點頭。二人對坐着。慢慢密談起來。吊膀子的學問。周正勳本來有些研究。這日更是聚精會神的。巴結不到幾點鐘。那同文學院開除學籍之仇。竟被他報了。至這仇實係如何報法。一一寫出來。太嫌繁瑣。也沒有這些閒筆墨去寫他。只怕寫出來不免污穢罷了

午後榮子辭了周正勳。得意歸家。何便得意思是周正勳也有些真才實學 周正勳真個尋一個貨。問搬了從此一星期。幽會兩三次。再

說張全住的新權館。雖也和民興館差不多。祇因東條文子住在柏木。彼此容易相見。所以在新權館能長住下來。他和周正勳是同鄉。又素來志同道合。往來甚是密切。周正勳和榮子的事。張全早就知道。後來張全和榮子認識了。也時常在一塊兒頑耍。光陰荏苒。這日是十二月十七。周正勳生日。先一日就約了榮子和張全同往各處遊覽。不料這日下起雪來。便喚了乘馬車。三人坐着往上野公園賞了回雪。到中華第一樓晚餐。却遇了黃文漢。周張二人送榮子歸來。各自歸家。以後並無問題發生。張全和文子。周正勳和榮子。都無結果。一言表過不提。且說黃文漢次日早點後。見雪仍是紛紛的下個不已。便懶得出門。就在家中烤火。教下女去順天堂探望梅子的病勢。一會兒回來說道。梅子小姐昨晚安睡了半夜。今早喝了半鍾牛乳。此刻正和他老太太說話。我家太太躺在他家老太太床上睡着了。我沒驚醒他。祇問了問看護婦是這般說。我就回來了。黃文漢點點頭。下女退出去。黃文漢心想。圓子這次很替我出了力。他平日雖是講多夫主義。祇是未嘗不是因他的原夫靠不住。爲境遇所逼。自是他是個聰明人。恐怕落人褒貶。所以先提出個多夫主義來。使人聽了以爲他的主義如是。就有些出軌範的舉動。人家也不會十二分疵議他。自從和我相處以來。並沒聽他再說過不嫁人的話。可見他以前的甚麼惟美主義。都是一時客氣之談。世界上確有此種人。只是不可一概而論。我丟他固然不妥。就是這樣糊糊塗塗。塗下。去他心裏必也是不安。我也似乎對他不住。娶他歸國去罷。一時能力又做不到。這事還得和老蘇商量。他有幫助我的能力。他昨日問我的話。或者已有這意思。此刻的雪。下小了些。我何不去看看他。順便再探他的口氣。想罷。起身更換了衣服。穿了長筒靴。披了斗篷。踏雪到蘇仲武家來。蘇仲武因昨夜自殺不遂。滿腔悲憤之氣。在被臥裏翻來覆去。

一夜不曾睡好。此刻還睡着沒起來。黃文漢進房見黑洞洞的。窗戶的板門還緊緊的關着。喊了兩聲老蘇。蘇仲武從被臥裏答應。黃文漢開了窗戶。見桌上酒瓶茶碗。紙墨筆硯。橫七豎八的堆着。衣服也東丟一件。西撿一件。房中亂糟糟。一點秩序也沒有。蘇仲武在被臥裏拳做一團。不禁歎道。你是個極愛精緻的人。事一不遂。心便也隨便。到這樣。蘇仲武一邊坐起來揉眼睛。一邊答道。我那裏還有精神。收拾東西。這種日月。我簡直不能往下再

過。自己是身子都不知道應該安放在甚麼地方。何況服物等身外之物。

說着披衣起來。黃文漢卸下斗篷。替蘇仲武捲了被臥。蘇仲武問道。你今日去

過他。沒有黃文漢說看過了。就將下女的話。說給蘇仲武聽。蘇仲武也歎道。橫豎不是我的人。我問他做甚麼

繫戀已極之詞。

黃文漢笑道。你既知道是這般想。爲甚麼又說這日月難過。你從前不是一個人過慣了的嗎。蘇仲武道。

你問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種甚麼心理。此刻又覺着明白。一時糊塗起來。恨不得立刻就化成灰的。又是寶二爺的口吻來了。

黃文漢道。我早說過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和梅子。該應沒有夫妻的緣分。才得是這樣。七差八錯的。我寫信

騙春子來。原要和他直切了。當開談判的。誰知他到的第二日。梅子就害起病來。害病不已。繼之以吐血。吐血不

已。繼之以小產。你說我還有開口的餘地嗎。事情已到了這個樣子。縱有回天之力。也是枉然。這一番表白也是不可少的。並非老黃有事要

求小蘇帮忙才說這話。求他原諒也。

於今是祇求梅子不死。我們可輕一層干係。不然祇怕還有唇舌在後面。怕雖不怕他。但是良心

上總有些過不去。蘇仲武道。我此刻的心理。倒很願意他死了。倒可以全他的節。可謂愛之欲其死。那生田竹太郎。從前

和他本議過婚的。他父親本待許可。因他母親和他父親別氣。有意爲難。說要等他到二十歲才嫁。因此將這門

親事關起來。聽他自己的口氣。生田竹太郎還生得很美。他自己沒有不願意嫁他的心思。他的病若好了。回愛

知縣去一定不到。幾個月就要過門。過門之後不待說他腦子裏連我的影子都沒有。既已分離又何必要他腦子裏有你的影子呢。黃文漢道。他平日和你說過生田竹太郎的事嗎。蘇仲武道。這話很久了。還是在日光小西屋旅館的時候。和我說他母親的性。格無意中說出來的。說了之後。登時一副臉通紅。我當時並不介意。昨晚將我和他前前後後的事想起來才恍然大悟。凡事都有前定。是一點兒不錯的。黃文漢道。你且去洗了臉。吃點東西。我們再來說話。蘇仲武拿着沐具洗臉去了。房主人送了火種進來。生了火爐。黃文漢起身讓他掃了房子。蘇仲武已洗了臉進來。一面吃早點。一面和黃文漢閒談。黃文漢說起娶圓子的話。蘇仲武非常贊成。並承諾借一千塊錢給黃文漢。爲將來歸國用度。黃文漢自是感謝不盡。過了幾日。黃文漢和蘇仲武都不曾去順天堂。梅子的病竟好了十之五六。不過因元氣虧損很了。一時難於脫體。圓子日夜在旁照拂。真是衣不解帶。差不多兩個月下來。也弄得容顏憔悴。大不如前了。春子雖很不滿意。圓子不該引壞了他女兒。但是見圓子這樣貼心伺候。心中也實在感激。都在人情物理之中。細細盤問梅子和蘇仲武的情形。圓子知道梅子已與生田竹太郎有了成議。誇張蘇仲武和梅子的情好。也用便不肯直說。又過了兩日。這日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光陰最是不肯等人的日月。蹉跎可怕可惜。梅子的父親加藤勇。因要過年了。春子母女還不曾回家。想是梅子病勢沉重。自己放心不下。趕到東京來看圓子。看加藤勇年齡雖在四十開外。容顏却祇能看到三十來歲。和春子實是一對相當的夫婦。一若不是一對相當的夫婦。如何生得出梅子來。春子和圓子介紹了。加藤勇問了問梅子的病。見已能起坐了。也就放了心。回頭向圓子問。中村先生如何不見圓子。此時心中惟恐春子寫信回家的時候。將這些事都告訴了。加藤勇見加藤勇來了。心中未免有些着慌。圓子只在自己一方。聽他問中村先生正

第七十五章

濫情人回心思結局

可憐兒含悲歸故鄉

第七十五章 濫情人回心思結局 可憐兒含悲歸故鄉

二十四

不好怎生回答。春子已搶着答道。中村先生每日在這裏看病。今日已經來過了。他們兩夫婦爲這小鴉頭的病都差不多也拖病了。加藤勇聽了連忙笑着對圓子鞠躬道。謝圓子回禮不迭。心想春子爲人的脾氣真怪。怎的到這時候還幫着我和他說話。這真教我想不到。祇見加藤勇說道。今日二十五祇幾天就要過年了。梅子的病既能起坐不吃力了。就可以勉強回愛知縣去調養。我因怕你們路上沒人照應。特地來接。明後日就動身回去罷。家中也還有些事情要料理。不能再遲了。春子道。我一個人正在這裏着急。你來了還有甚麼話說。決定明日動身就是。於是手梅子去矣。小鴉頭的病橫豎不是一時得完全好的。回去好好的調養便了。加藤勇點頭道。中村先生府上在那裏。我得親去請安道謝。春子道。他有事不在家的日子多。去也會不着人。去通知他一聲便了。加藤勇笑道。這如何使得。萍水相逢。承他是這般看待我的禮數太簡單了。怎對得住圓子陪笑道。老伯不用是這般客氣。承伯母看得我們起。盡力是應該的。祇有伺候不周到的地方。還要求老伯伯母及妹妹原諒。我也有很多日不曾回家了。正想歸家望望。他若在家裏。教他就來替老伯請安。便不在家也可着下女去找的。加藤勇連連謙遜道。夫人是這般稱呼。委實不敢當。以後請改了罷。圓子也客氣了幾句。教看護婦去喚乘人力車。自己換了衣服。辭了加藤勇出來。乘車奔到家中。黃文漢正接了他一個朋友。由雲南打來的電報。靠火爐坐着。在那裏翻譯。見圓子回來。放下電報。問今天怎回來了。圓子見黃文漢手中拿了張電報。忙問是誰打來的。黃文漢道。是我一個朋友從雲南打來的。還沒翻譯得出來。不知道爲甚麼事。因爲是官電。不要他自己出錢的。鋪張了一大段的空文章。又趁便挖苦做官的一句。等我翻出來。看是爲甚麼事。說着又拿起電報翻譯。一會兒譯完了。笑向圓子道。打電報給我

這個朋友姓周。在雲南都督府裏面當參謀。打電報來叫我去幫忙。電報裏面述雲南獨立後的情形很好。沒有別的事。圓子道：你朋友既打電報給你，你是一定要去的了。黃文漢道：這却不一定。且過一會再看。梅子的病怎樣。圓子道：他父親來了。圓子接着將今日病院裏的情形，並加藤勇和春子的談話，一一述給黃文漢聽。黃文漢點頭笑道：要強的人是這樣的。春子若派我們的，不是就先得在他丈夫跟前認錯。他和他丈夫素來不十分和睦的。如何肯給錯處，把他丈夫拿着，使他丈夫好埋怨他。並且春子平日很嬌慣梅子，不受加藤勇管束。於今出了這種花樣，說出來，更是自己打自己的嘴。祇要敷衍得過去，便敷衍過去了。事春子何等聰明的人，豈肯攀下石頭來壓自己的脚。我倒得立刻去看他。今晚還得餞行才好。老黃看事明白透亮之至圓子聽了黃文漢的話，方知道春子的用意。暗暗佩服春子更佩服黃文漢，有見識。當下黃文漢收了電報紙，教圓子拿了套新冬服出來，更換了。圓子問要買東西送他們麼。黃文漢想了想，搖頭道：可以不必。我們和他們以後決不會再有來往。他們客客氣氣走了，就完事。何必送甚麼東西。送少了，拿不出手。多送，不犯着嘴頭上說一句就够了。這一段話是省錢老蘇不必說給他聽。等他們動身之後，再告訴他，不遲。他若知道了，必抵死要去送行。旁的不打緊，梅子的性情癡得可怕。倘若在火車站，又鬧出甚麼花樣來，豈不教春子為難嗎。這一段話是省事圓子連連點頭道：是。黃文漢遂同圓子，仍到順天堂來。和加藤勇見面之下，少不得二人都有些客氣話。說梅子見黃文漢和圓子來了，不見蘇仲武同來，悄悄的拉圓子到床前，問怎的不見他同來。真正癡得可怕圓子哄他道：他說此刻不便來。明日到火車站來送行，好背着人和你說話。梅子便不做聲了。黃文漢說要請加藤勇去精養軒晚餐，加藤力辭不肯去。春子也在旁邊說了許多道謝，不敢

當的話。黃文漢見他們決意不肯去，也就不勉強。樂得省錢當下隨意談了一會。黃文漢告辭歸家。這晚加藤去旅館裏歇宿。圓子和梅子談到更深才息。次日加藤來付清了醫藥費。圓子帮着收拾行李。黃文漢也將春子來時寄存他家的行李搬了來。一筆不漏梅子一早起來梳洗完畢，略略用了些早點。一行人乘人力車到火車站。搭九點五十分鐘的火車。梅子到火車站東張西望的找蘇仲武。此時蘇仲武還在家中做夢。火車站上那裏去找蘇仲武的影子。梅子張望了一會，又悄悄的問圓子：「怎的不見他來？」真正疑得可怕圓子仍哄着他道：「你放心，車去坐着一會兒就來了。」他們到車站時，已是九點四十分鐘了。十分鐘的光景，有何難過。祇大家說了幾句客氣話。那汽笛就嗚嗚的叫起來。梅子看蘇仲武還不來，望着圓子流淚。可憐想要問，又當着父母不敢開口。想此時肝腸欲斷矣圓子天性本來很厚，和梅子又相處了這們久，一旦是這樣的分手，以後還不知何年何日可以重見，如何不傷感。不過恐怕現出傷感的樣子來，使梅子看了更加着急。入情入理至情至理特意裝出和平常一樣笑逐顏開的談話。見梅子忽然淚流不止，自己也忍不住落下淚來。幸開車的時刻已到，機聲軋軋，笛韻嗚嗚，一轉眼間，那火車如離弦之箭，載着梅子去了。從今一別地老天荒圓子和黃文漢站着，望那火車去得遠遠的，連煙都不看見了。才嘆息回家。梅子回到愛知縣過了年，將養了幾個月，病已全好了。第二年四月間，和生田竹太郎結了婚。夫妻甚是相得。此是題外之文，與本書無涉。不過說出來，以見愛情是個靠不住的東西。為這東西顛倒決沒有好處。看官們若自以為是多情種子，不在下的話，為然就請各位自己看自己所遇將來的結果，何如便知。在下這句愛情是個靠不住的東西的話，不是隨意說出來的閒話。少說當日黃文漢和圓子回到家中，二人很太息了。梅子一會黃文漢問圓子同去

看蘇仲武不圓子笑道。去看看他也好。看他聽了梅子已去的話。怎生說法。黃文漢笑道。我看他沒有甚麼說法。他二人離開已經兩個月了。也淡了許多。你看梅子今日的情形。就可推測他沒甚麼話說。若在兩個月前。只怕梅子死也不肯一個人上車回去。今日也不過流一兩點淚罷了。圓子道。梅子也實在是沒有法設。昨夜和我說得哭了幾次。他說到死也不會忘記。蘇仲武待他的好處。並託我好生安慰。老蘇無可奈何祇好如此。教老蘇不要着急。他到愛知縣就寫信來。黃文漢點頭道。梅子的心是乾淨不過的。誰也知道。不過性情沒定的人。一見了生田竹太郎的面。祇怕連寫信的工夫都沒有了。他既去了。我們且不必管他。差不多十一點鐘了。吃了午餐。再去看老蘇不遲。圓子答應了。入廚房幫着下女弄飯。夫妻二人午餐已畢。便到蘇仲武家來。不知會着蘇仲武如何說法。且俟下章再寫。

評

我以為愛情者。不過一時間之美的感觸。男女之間。其能永久不變者。必恃有他種之黏合力也。正式的夫婦之黏合力。所以較苟合的男女黏合力。量為大者。即在名分二字。至於苟合的男女。而亦間有能永久者。則必不屬於愛情問題。為金錢者。居大多數。為利害關係者。次之。為性情投合者。最少。數。例如黃文漢之於圓子。而忽有欲娶之一念。此所謂性情投合者也。然實由於黃文漢之良心發現。與愛情毫不相關。若圓子之願嫁黃文漢。乃是個人身世問題。彼其閱人已多。比較的以黃文漢為最合式。淫賣不可以終其身。則不如嫁黃文漢矣。則又所謂利害關係者也。仍與愛情無涉。

梅子去矣。不但小蘇無以為情。黃文漢圓子無以為情也。即作者讀者亦不免有黯然之色。然而梅子者。則祇以小蘇不來送別。少少灑點眼淚而已。可見得梅子年紀太輕。胸無主宰。其嫁生田而安之若命。固其宜矣。

第七十六章 吳監督演說發奇談 楊長子雅游預定約

話說黃文漢和圓子行到蘇仲武家門首。見門外已有一雙皮靴在那裏。圓子道。他家有客。我們不要進去罷。黃文漢笑道。他的客我差不多都認識。進去不妨事。黃文漢旋說旋推開大門跨進去。呼着老蘇道。你房裏有客麼。即聽得蘇仲武在裏面答道。請進來坐。客也不是外人。楊長子是你認識的。黃文漢脫了木屐。讓圓子也脫下草履。一同進裏面來。蘇仲武迎到房門口。見圓子也跟了來。吃了一嚇。暗想他伺候梅子的病。怎得出來。莫是梅子的病已經好了。自是小蘇應有之想他二人同來。必有原故。黃文漢和圓子早看見蘇仲武躊躇的樣子。祇是都不作理會。進房見一個穿商船學校制服的學生。靠窗坐着笑。嘻嘻的望了黃文漢二人。黃文漢認得他是個湖南人。姓楊名玉。因為他生得身長六尺有零。都叫他做楊長子。古人說五尺之童。楊玉要算是比童子長些。為人甚是和藹。說得一口好日本話。到日本也有了十來年。都是老留學生。所以和黃文漢彼此認識。當下見了禮。蘇仲武替圓子介紹了。也對行了禮。黃文漢笑問楊長子道。楊樣。樣者先生之意。日本人普通稱呼皆着樣字於姓或名之下。貴學校不是已經畢了業嗎。楊長子點頭道。上半年就畢了業。遠洋練習了幾個月。昨日才回來。黃文漢道。遠洋練習之後。還有工課沒有。楊長子道。遠洋練習之後。商船學生的資格算完備了。黃文漢道。然則你就要回中國去了。楊長子笑道。此刻回

中國去幹甚麼。中國的海軍，許外省人插足進去嗎？除福建人而外，就祇廣東、浙江兩省人。勉強可以在裏面混碗飯吃。外省人祇有當水兵的資格。此海軍之所以不能發達也。黃文漢道：袁世凱做總統，劉冠雄當海軍總長。你們這一派人

自然是用不着。楊長子連連搖頭道：不相干，不相干。任是誰人做總統，誰人當海軍總長，也用不着我們。我們也犯不着和他們去搶飯吃。黃樣，你不知道，福建人在海軍裏面的勢力，真要算是根深蒂固。福建人的性格，最顧同鄉。比廣東、浙江人還要利害。黃文漢笑道：顧同鄉的心，就是貴省也不弱。楊長子道：不然。黃樣，你看錯了。我湖南人愛湖南，完全是愛顧桑梓的意思。絕沒有為本省人爭位置爭地盤的事。福建人則不然。假使袁世凱因為籌備做皇帝的原故，不得不拿福建一省送與某國人做交換的條件，祇要袁世凱預先下一道上諭，說凡福建人的位置地盤一點也不受損失。我看福建人決沒有出來反對的。就有幾個關懷桑梓的想出來說幾句話。祇要袁世凱對他吼一聲，他就要嚇得屁滾尿流的縮入馬尾江去了。此等劣種人而今遍於中國，豈止福建人為然。說楊長子未免少所見多所怪矣。黃樣，你和

福建人接近得少，不知道世界上最沒有用的東西，就是福建人。福建人無論男女老少，貴賤一個個都是膽小如鼠。鄙吝便鄙吝到極處。要說他是捨不得錢，罷賭吸鴉片煙，他又捨得。你將來回國的時候，無意中去調查調查海軍裏面的福建人，有幾個不吸雅片煙。我和他們往來看了，真傷心。一個個都吸得鳩形鵠面，骨瘦如柴。一聲命令下來，要開往別處，他們就慌了，趕不及打煙泡配藥丸預備擋癩。他們知道海軍是個甚麼東西。第二艦隊楚豫船上的副船主和我認識，我故意問他：中國的海軍總噸數有多少？他一時慌了，手脚想了半日，想不起來。吞吞吐吐的答道：這個我倒沒有調查。大抵儘有好多千噸。你看這句儘有好多千噸的話，是人說的嗎？為可

之痛矣。說得黃文漢大笑起來。連蘇仲武也笑了。楊長子接着說道。好在中國於今也用不着海軍。就由這些渾蛋去鬧也。沒要緊。祇是將來若將海軍整理。不將福建人的根株剷盡也。莫想有整理的日子。海軍之成爲福建系無可諱言。但而今中國的

事非把這些結黨營私的系滅除了。決無可今日已經說到這上面來了。索性再說椿笑話給你們聽聽。這件事我今日說

起來好笑。當日實在是連哭都哭不了。今年三月裏。我那一班學生畢業在學校裏行畢業式。那日天皇海軍大

臣都來了。來賓大小官員。足有幾百。行過畢業式。天皇及海軍大臣先走了。校長便出來演說。無非說了些希望

我們這班學生。遠洋練習。後歸國都做一番事業。並希望我們都抱定一個中日親善的主義。以維持東亞和平

方不負我們苦心來求學。他們熱心教育的意思。這都是他們日本人當校長對中國學生應有的話。堂堂皇皇

的說了。校長說了之後。我們中國的海陸軍學生監督當然出來致謝。這位監督吳先生知道輪到他頭上來了。

便搖搖擺擺的走了上來。你說他穿了身甚麼衣服。這一問甚奇黃文漢道。這樣大典自然是穿大禮服呢。楊長子笑

道。他若是穿大禮服。我倒不問你了。他穿一件銀灰散花摹本綿袍。一件天青團花摹本棉馬褂。足登粉底朝靴。

頭戴瓜皮小帽。只個官樣黃文漢不等他說完。用手拍着腿子說道。該死該死。他如何是這樣打扮。楊長子笑道。這

樣打扮沒要緊。橫豎日本人大不懂得中國的服制。就這樣是禮服也。使得還有該死的在後面。橫豎日本人不

麼。你聽罷。他一上臺原定了的一個翻譯就是我這班的同學。知道他演說必要丟醜。臨時裝肚痛辭職沒法。另

找別人偏偏我這班裏面能用日本話演說的。除了他就祇我還可以勉強敷衍他。既辭了職。一個個都望着我

我如何敢上去丟這個醜。這位監督先生見沒有翻譯就想告退。我實在急得沒有法子。祇得硬着頭皮上去可

憐我這一次翻譯敢說是人生未有之苦被我嘗着了監督告退就讓他告退罷了你何必顧全國體出來當翻譯替他維持呢我一出。席。走。上。去。這。位。監。督。先生便走到演壇中間端端正正站了。伸起右手往頭上將瓜皮小帽一把抓了下來放在演壇上鞠躬行了個禮。好看煞人學生中就有要笑的。我連連使眼色他們才沒笑出來。行禮之後便悠悠的歎了聲氣。他這聲氣嘆了不。打緊日本的來賓中國的學生本校的教職員上下差不多一千人一個個都聽了這嘆聲發怔直急得我在上面恨不得立刻死了不在這裏受罪。登時翻悔不該平日好和人說日本話今日來自討這般苦吃。你那裏知道他歎氣的意思他是從歐陽修五代史上學來的。黃文漢笑道。他嘆氣之後演說些甚麼。楊長子笑道。他嘆氣之後咳了兩聲。嗽說道。好。啊。你。們。今。日。要。畢。業。了。啊。祇。是。你。們。雖。然。畢。了。業。於。我。却。沒。有。甚。麼。好。處。何。以。哩。你。們。要。去。遠。洋。練。習。一。個。月。還。是。得。問。我。要。幾。十。塊。錢。我。算。是。個。替。你。們。管。錢。的。人。所。以。說。沒。有。甚。麼。好。處。世界上只有管錢的人才有好處此公偏說沒好處想是位一介不取的人總算是古之君子人不過我今日因你們畢業有句話要奉勸你們銀錢這東西呀是個不容易到手的東西你們看此刻的中國多窮。然而官僚最闊向外國借錢要嘔多少氣有抵押品他們還要挑精選肥幸而好借款成立已簽了字交起款來又要七折八扣九五兌吃種種的虧受種種的盤剝才能够到手。然而經手人的回扣總是上了腰了這錢是中國政府裏借的呀他們交款自然也交到中國政府呀我們在日本不仍是沒有錢用嗎這又要從銀行裏匯兌過來又要吃許多匯水的虧你們才有錢使你們看銀錢這東西可是個容易到手的東西銀錢既這般難到手使用起来就應該如何珍重才是而銀錢到你們手裏便如泥沙一般一個月七八十塊錢還祇聽說不夠所以我要奉勸你們一句話你們要揮霍我也不管祇是勸你們在歸國以後自己賺了錢再去揮霍此刻的錢謹慎點使用罷莫祇管向我

催逼原來如此想是要等你生了許多利錢之後再由你拿出來給他們我的話就是這樣一點不錯是個監督見識說完抓起瓜皮帽往頭上一套彎了彎腰下臺去了。黃樣你看這種演說教我翻譯不是要我的命嗎黃文漢笑道你照樣翻了出來嗎楊長子笑道這種演說若照樣翻了出來連中國人祖宗三代的臉都丟盡了他說一句我改一句我又沒有預備沒一點鐘工夫我急得身上的汗透濕了幾層裏衣我一下來就有個日本姓關原的他曾在中國多年很懂得中國話哎呀這走過來扣着我的肩笑道今日很虧了足下比罵還凶比打還利害我起初沒留神不知關原來了見面又聽他是這般說更醜得我沒地方站黃文漢問道這海陸軍監督不是前年為吸鴉片煙被日本警察拿着了嗎原來是這們一個好東西楊長子連連點頭道就是他此刻已經撤任回國去了黃文漢笑了一笑問楊長子不回國還是在日本留學嗎楊長子道且過了今年再看來正或去雲南也未可知黃文漢道我昨日正接了雲南的電報說獨立後局面很好我正打算去你要去我們一塊兒同去可好楊長子道使得到那時再看中國的政局是一日百變拿不準的我今日到這裏來想邀蘇君去江東梅園看梅花若三位有興致同去不好嗎黃文漢道此刻江東梅園的梅花還沒到盛開的時候祇怕沒有大味兒並且今日時候也不早了楊長子道我原不是約今日是預約來正月初二三作新年的消遣黃文漢道好極了我們一定去今日約好到時在甚麼所在取齊蘇仲武道還是在這裏取齊罷日期就一定初二日午前八時下雪不要緊若是大雨就順延下去楊長子和黃文漢都應了是楊長子先告辭去了蘇仲武巴不得楊長子走了好問黃文漢的話所以並不挽留黃文漢也同送到門口蘇仲武回房問道怎的你們兩位今日一同來了他已退了院麼黃文漢道他不特退了院此刻已走了幾百里路了蘇仲武驚道他已走了

嗎。哄我的罷。他的病那好得這般快。黃文漢笑道：誰哄你他幾日不見你的面，病就一日一日的好起來。其意若曰：若是再興

你見面一定還要病了去呢。昨日他父親來接，今日坐九點五十分鐘的火車走了。我和他送到火車站。回家吃了午飯，就到

這裏來。蘇仲武聽了眼眶兒一紅，道：他臨行時，你們怎的也不給個信。我黃文漢道：這樣無可奈何的時候，給你怎的。他父親又在旁邊何必再使他們母女為難。你就知道了。去送送行，也不過多，踏幾點眼淚於事情是

有害無利，不給信，你就是這個原因。分說得明白之至蘇仲武長嘆一聲，道：他說了些甚麼，沒有黃文漢向圓子道：昨晚梅

子對你說，了甚麼，你說給他聽罷。蘇仲武翻着眼睛望了圓子道：請你巨細不遺的說給我聽。這是他最後的話

一句一句都可以作後來的紀念。礙礙圓子笑了，笑說道：他教我對你說他的心思，原是不能離開你的。無奈他

母親不肯體恤他，不能由他作主。他說這話，就和你說過。要他母親肯將他嫁給外國人，是萬分做不到的事。

就是為你死了。他母親的心固執得很，想他回頭是不行的。沒法，祇得負你教，你以後祇當他死了。不要惦記他。

他希望你歸國娶一房好妻室，比他強十倍的小伺候。這些話是圓子添的，我料梅子決沒有這話他雖在愛知縣，另嫁了人，也是這

般朝夕替你做禱告。他的話就是這樣。我並沒有遺漏。哦，他還說了到愛知縣寫信給你。蘇仲武聽圓子說完，起

先還覺着傷感。後來一想，他的心竟是已向着那邊去了。這些不關痛癢的話，說了做甚麼。他難道不知相思之

苦，不是言語可以慰藉得了的嗎。我就得着他一封，信也不過多添我幾點鐘的煩惱。蘇仲武是這般一想，祇覺

得心中異常憤懣。因愛成癡，因癡成恨，一定的道理當下也沒有話回出來，默坐了一會，忽問黃文漢去雲南，可是已經決定。黃文

漢聽了，望了圓子一望，說道：朋友打電報來，招我去的意思，是殷勤。祇是我當如何去法，實在委決不下。圓子的

心思固然是想嫁我也。因他待我不錯，不忍使他再去營那皮肉生涯。兩下都有不可離開的心思。祇是我的境遇是不能由我作主的。雖承你的情，答應助我一千塊錢，也要你回國以後才能給我。我到雲南去一個人的路費，就得二百元，還不算富裕。若帶他同去，手裏要有五百塊錢，才敢動身。姑無論一時沒有這宗巨款，就有這們多錢，於今雲南的局面是沒有定的。全靠大家拚死拚活的去幹。這是一種革命事業。人家都是單人獨馬，我一個人帶着家眷，又是個日本人，難免不招物議。我雖是個素來不管人家議論的人，但是那是不打算做事的時候的心理。既打算做事，名譽是最要緊的。我從來是疎脫不過的性質，十分知道我的人罷了。不十分知道我的人，沒有不說我這人過於放蕩不堪任事的。我一旦出去幹事，恐懼修省的，還怕有人說我的壞話。再帶着一房日本家眷去革命，無論知與不知的人，都有話說了。還有緊要的事，給我幹嗎？人家那裏知道我這日本家眷是我一個頂好的助手哩。講起革命來這種助手果然不容易得我一個人去將他丟在日本罷。不是我捨不得他，也不是他捨不得我。我和你自家兄弟一樣，說給你不要緊。年輕的女人離開了丈夫，總有些不妥。他們日本女人把和男人睡覺這樁事，本看得不算什麼。他又是嘻戲慣了的，我不打算娶他做女人罷了。既打算娶他做女人，這件事却是不能由他自由的。蘇仲武道：他和你感情好，又是司空見慣的人，你就不在跟前。我想他決不會有不好的事幹出來。這一層，你倒可以放心。黃文漢搖頭道：不然，感情那裏靠得住。我在這裏，他和我自然感情好。我不在這裏，他又可以和旁人感情好的。我當面問過他，他說不敢說欺我的話。自己實在沒有把握。他說這種事是一時的動機，不能預計的。任是誰人，也沒有把握。真正是蘇仲武望了圓子一眼，忍不住笑道：然則你去了他，硬非偷人不可。

可妙他自己都信自己不過難道教你終日守着他嗎他這話是怕你離開他特意是這般說了恐嚇你的黃文漢笑着搖頭道不是我和他並沒說過嫁娶的話我走了他自然跟旁人何必說這話來恐嚇我他對我不說假話這種話在旁的女人決不肯說他這話未必就有這種心不過他照着自己的性質是這樣罷了祇是他就不說我也不便將他一個人丟在日本這事情所以很難處真正難處蘇仲武也低頭躊躇沒有好辦法黃文漢和圓子坐了一會告辭歸家晚膳此時各學校都放了寒假大家忙着過年中國的袁世凱定了期明年正月初一日做皇帝改了國號為中華帝國改了年號為洪憲元年在日本的留學生和亡命客都憤慨得了不得沒有甚麼興致來鬧元旦元旦已過第二日便是楊長子和蘇仲武黃文漢約了去江東梅園看梅的日子雖也一般的沒有多大的興致但是已經約好了都存着不肯爽約的心思所以不前不後的三人都在八點鐘左右到了蘇仲武家可喜這日天氣晴朗圓子粧飾得非常齊整楊長子雖在日本多年也看不出他是會當過淫賣婦的黃文漢向楊長子道你不是說去江東梅園看梅花嗎楊長子點頭道是呀黃文漢道江東梅園在南葛飾郡舟車都不便須得走許多的路並且聽說那裏都是白梅花不大好看依我的意思不如去看蒲田的梅林那裏紅梅花多都是很多年的老樹來去也很容易坐京濱電車到蒲田下車走到半里路就是梅林了不知道你和老蘇的意思怎樣蘇仲武道我是極贊成去蒲田的因為我不想多走路楊長子道既你們都願去蒲田就去蒲田也使得黃樣的與樣想必也是不願多走路的蘇仲武遂更換衣服四人一同出來坐電車到品川乘坐京濱電車往蒲田發進幾分鐘的時間便到了蒲田黃文漢當先引路途中已有許多往梅林的遊客男女老少都是

第七十七章 觀物思人蘇仲武做詩 逢場作戲楊長子弔膀

三十六

穿戴得新簇簇的。一個個春風滿面。活現出一種太平景象來。黃文漢看了。懸想自己國內今日的景況。不由得心。中。羨。慕。不。已。故國轉瞬。論亡何堪。看見他邦人士高興的事。不知他們遊梅林。有甚可紀之事。且俟下章再寫。

評

中國的陸軍人物。只知道爭權奪利。鞏固自己的位置。中國的海軍人物。又是如此。此等之軍國主義。活活的要笑煞人了。此等之國度。若是不亡。也太沒得人理了。

吳監督一番演說。不知道是甚麼驢鳴狗吠。本來做官的人物。都是如此。何足怪哉。何足怪哉。

第七十七章 觀物思人蘇仲武做詩 逢場作戲楊長子弔膀

話說黃文漢等跟着三五遊人。慢慢的向梅林走去。不一會便見一片很大的生垣。包圍着一塊數十畝大的地。裏面高高矮矮的茅亭。望去宛如一個小小的村落。繞生垣。盡是數百十年的老梅樹。也有已開放的梅花。也有未開放的梅。楊長子笑向黃文漢道。想必就是梅林了。黃文漢點頭道。我却也沒有來過。大約蒲田沒有兩個。這般的所在。二人說話時。已行到園門口。看那門楣上。掛着挹爽園三個字的木牌。門外設了個賣門票的小桌子。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子。打扮得艷麗非常。鄉村女子難得遇這機會。只有人看他這嬌嬌滴滴的打扮。手中拿着門票。與遊人交易。楊長

子笑道。這裏用個小女孩賣門票。相宜得很。若換一個男子。或是一個老婆子。便不能引起遊人的興致了。黃文漢道。最是日本人會揣摩人家的心理。任是甚麼遊戲場。商場。都是選了這一類的小女子。當招待。以引來人的興致。賣淫國的名目。就是從這裏來的。揣摩他人心理的作用。豈止賣淫而已。還可以買得中國官場服貼貼的呢。不然。日本女人賣淫。何嘗與他國特別。楊

長子笑嘻嘻的向那女子買票。那女子見楊長子比旁人特別的高衣服固是穿得齊整容貌又生得漂亮望着自己笑逐顏開的不由得也望着楊長子笑。微開秋波送盼。大約是有了姜嫄履巨人足跡之思了。楊長子拿出一塊錢的鈔票來要

買四張票。那女子抽開桌子的抽屜看了一看笑道。沒有這多錢找票祇要五分錢一張。先生沒有兩角錢的小

角子嗎。蘇仲武在旁看了正想拿錢出來。黃文漢對他使眼色。蘇仲武便縮了手。楊長子對小女子道。我身邊再

沒有零碎錢了。你不信。我拿錢包給你。說着從洋服袋裏拿出一個鱷魚皮的錢夾包來。打開拿出一疊鈔票

用指頭撐開錢包。送給小女子。看小女子也忘了形。真個伸起頸子來看。楊長子太高小女子太矮所以說伸起頸子來看。楊長子故意抖得

錢夾包裏面噹噹噹的響。小女子笑道。裏面響的不是小角子嗎。楊長子笑着掏了出來。送到小女子眼前道。

這也是小角子。祇是顏色不對。小女子一看。乃是幾個金磅。偏是秀才紙裏中家私有得賣弄。這小女子平生看這樣東西看得最

少。伸手拿一個在手裏翻來覆去的看了幾遍。仍納入楊長子手中。望着那一塊錢的鈔票出神。果然着了錢迷了。黃文漢

從旁笑道。你真個沒得找嗎。小女子翻着眼睛望了黃文漢道。我這裏面祇有五角錢。還要差三角錢。請你們在

這裏等等。我進去拿三角錢。就來好麼。楊長子笑道。你且拿四張票給我。出園的時候。你再找錢給我。可謂除了死法有活法無

非是留下出園時開頑笑的地步。黃文漢道。好極了。我們就進去罷。小女子一想。也有理。便收了那一元的鈔票。撕了四張門票。給

楊長子。四人才一同走入園門。蘇仲武向楊長子道。那小女子生得並不出色。你爲甚麼那樣賞識他。楊長子笑

道。我何嘗賞識他。不過我們到這裏來。原是尋開心的。像這樣鄉僻所在。有這樣的女子。就要算是很難得的了。

我是個心無所屬的人。所謂見似人者而喜耳。黃文漢問楊長子道。你的親事定妥了沒有。楊長子搖頭道。那有

第七十七章 觀物思人蘇仲武做詩 逢場作戲楊長子弔膀

三十八

相當的。近來說合的實在不少。並不是我的選擇太苛。要想在女留學生中擇配。但是女留學生中像我這種舊式腦筋合式的正少。我同鄉姓賀的有首詞填得最好。恰合我的情境。我念給你聽。人人都道相思苦。儂不相思也。沒相思。侶苦到孤。懷無定所。看來還是相思愈。天若憐儂。天應許儂願。相思可有相思女。倘得相思恩。賜與相思到死無他語。黃文漢笑道。這詞真好意思。新穎極了。這枝筆也靈活到極處。一句一轉。倒是個絕頂聰明人。做的楊長子笑道。我於今正是想害相思。沒處害起。黃文漢道。也是你的眼界太高。不是果真沒有對手。四人旋說旋遊覽。就中惟有蘇仲武聽了相思詞。也看了滿園的梅樹。觸發了他的相思病。不住的唉聲歎氣。時而抬頭望望樹頭的梅花。時而低頭想想他愛知縣的梅子。真是說不盡。梅子酸心。柳縷眉。觀物思人安能無動黃文漢和鬪子知道蘇仲武觸物傷懷。想用言詞來安慰他。苦於說出來的話都是些隔靴搔癢的不得勁兒。人生真正的憂愁豈是他人所能強加慰勉者此李陵所謂不入耳之言楊長子道。有花不可以無酒。我雖不善飲。也不可不喝幾杯。應應景。說時。用手指着前面的茅亭道。那便是賣酒的所在。我們且去喝幾杯罷。蘇仲武聽了拍手道。我正想痛飲。四人遂繞到茅亭。見茅亭裏面並無桌椅。就是幾張短榻。一個榻上鋪着兩個蒲團。一個小火鉢。當爐坐着一個女子。年齡也祇十五六歲。塗脂傅粉。活裝出一個美人的模樣來。語妙蘇仲武望了一眼。掉臉轉來。歎了一聲。黃文漢問怎麼。蘇仲武道。要是我那個人同來了。他們這些夜叉。真要羞死你看他。那雙眼睛。眸子用黃線繡了。邊似的也。一溜一溜的望人哩。怪哉怪哉。難道醜人眼睛都不許一溜一溜的看人嗎。黃文漢看了那女子。一笑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看也不覺得怎麼奇醜。那眼。眼黃不相干。粉沒有打得勻。顯出本色來。是那們黃色。若教會化粧的替他粧扮起來。也還過得去。楊長子大笑道。老黃。你這話。

太挖苦了。充子之說世界上沒有醜女人了。本來是三分顏色七分羞黃文漢笑了一笑。四人分榻坐下。蘇仲武和楊

長子共一榻。一高一低偏偏坐在黃文漢向下女道：你們這裏有甚麼下酒的東西沒有？揀好的弄幾樣菜。下女說有

鷄。有鴿肉。黃文漢教每樣燒兩盤來。打了一升正宗酒。四人笑談着喝起來。下女於兩榻之間來回斟酒。楊長子

喝了幾杯已有醉意。笑向蘇仲武道：值此佳節。有花有酒。安可無詩？我已有一首。念給你聽。你也得做一首陪

陪我。老黃素不喜此道。不必勉強他。黃文漢隔座應了。起身走過這邊來。笑道：你有了甚麼詩？我本素不喜此道。

你就是素喜此道的。若念出來不好。可不要怪我。這不喜此道的笑話。做詩的原想欺你你這樣說楊長子笑道：你是

這樣說。我倒不敢念出來了。楊長子幾乎被嚇不敢出醜蘇仲武道：你祇顧念不要管他。他橫豎不懂得。三拳兩腳。我們就弄他

不過。若是五言八韻。他無論如何得讓我們一着。小蘇偏要楊長子出醜楊長子笑着念道：

辜負空山。是此花。年年。琴劍指天涯。豈憐海外無家。苦特着紅粧。慰歲華。

黃文漢聽了。笑道：你這詩到底是詠人還是詠物？不好不好。蘇仲武笑道：你那裏知道他。這詩做得很好。他學龔定庵。有工夫的。楊長子笑着搖頭道：我學甚麼龔定庵。龔定庵的詩。豈是我這種淺學之士所能摩擬。我常說龔定庵能化腐朽為神奇。他的腦筋。如一個大鍋。鑪將十三經二十四史。放在裏面。煨煉出來。為詩為文。隨心所欲。無不如意。那裏像近年來的詩家。讀了幾部詩集。子專一揣摩風氣。胡亂湊幾句不關痛癢的話。便說是詩。像樊山。易實甫。他們一樣。我比他們的詩。是一碗飄湯肉。看去也像有一碗。細嚼起來。實在經不了幾口。就完了。事這都是少讀書氣太薄的原故。這一段議論狠對。但是做詩這件事。本來是陶寫性靈的東西。肚子裏沒有時候。可以不學。硬學古

數客的豪奴。蘇仲武點頭道。我也嫌他們的東西太小巧。不過我的意思。論詩論文。都關着國家的氣數。以為非人力所能勉強。楊長子道。風尚所趨。實有關係。不然也沒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辨了。但是我們肚子裏有多少詩料。何必認真來論詩。人家論過了。我們用不着再論。沒有論過的。我們也論不出來。算了罷。你也縹幾句來應應景。我們不是做詩。祇當是唱山歌罷了。若人人都是這般想。世界上便沒有斷傷元氣。傷風敗俗的名士了。黃文漢笑道。你這話很對。若說是做詩。就是我這與詩素昧生平的。也不承認。你這個就是詩。蘇仲武笑道。他做詩。原不要你承認。你過那邊去。喝你的酒。等我思索。思索也縹幾句出來。看是如何。黃文漢笑着走到自己榻上。和圓子對飲去了。蘇仲武縹了會眉。忽然流下淚來。楊長子正端着酒要喝。見了蘇仲武落淚。連忙放下酒杯。問道。你做詩怎的做起。哭出來了。做不出。沒要緊。何必急得流淚。做詩不出急得哭。總算是個好人。我以爲近人做出詩來。真正要急得我哭。蘇仲武用手巾揩了眼淚。搖頭歎了口氣。說道。傷心人別有懷抱。我已有了四句。也不知道是詠人詠物。念給你聽罷。說完念道。

人見梅花笑。我見梅花哭。空有歲寒心。却共春零落。

楊長子聽了拍案道。好詩好詩。雖出了韻不要緊。我賀你一杯酒。不要傷感了。黃文漢又從隔座聽了。跑了過來。要蘇仲武念給他聽。蘇仲武又念了一遍。黃文漢點頭笑道。唱山歌本不妨出韻。後面兩句倒應景。不是你做不出。我也要賀你一杯。於是三人各喝了一杯酒。蘇仲武不住的將那空有歲寒心。却共春零落。兩句詩。慢吟低唱。楊長子不知就裏。舉起酒笑向蘇仲武道。何必作無病之呻。你說要痛飲。我們便大家痛飲一回罷。蘇仲武道好。遂你一杯我一杯。下女忙着斟酒。一陣兒一升酒飲完了。蘇仲武叫再拿一升來。黃文漢怕他醉了。不好暗暗的

教下女祇再加兩合。兩合酒飲完。黃文漢即搶着回了賬。楊長子不依道。我邀你們來看梅花。教你來回賬。如何使得。拿出錢來。定要退回黃文漢。黃文漢那裏肯收。楊長子無法。祇得罷了。四人出了茅亭。蘇仲武已有八分醉意。楊長子更是酩酊得很。二人一高一矮。挽着手。偏偏倒倒的往前走。黃文漢和圓子二人。在後面看了發笑。蘇仲武忽指着一株綠萼梅。問楊長子道。你看這株梅花多好。等我上去摘一枝下來。帶回去供養。我今天做了首吊梅花的詩。帶了這枝回去。還得祭奠他一番。完我這一點心事。楊長子道。贊成贊成。你看那一枝好。我摘給你。就是用不着爬上去。撕爛了衣。或是跌一交。太不雅相。蘇仲武抬頭看了一會。用手指着向北的一枝道。南枝向燠以說向北的一枝好你看這枝的花多密。枝幹也穿插得好。就是這枝罷。你如何摘得下來。借個梯子來就好。楊長子道。他們如何肯借梯子給我們摘他的花。他們靠着這一園花營生的。我們摘了他的。他們看見了。少不得還要囉唆。說時黃文漢二人已躡近身邊。笑道。你們想摘花帶回去嗎。他們如何得肯。不要給人家說話罷。蘇仲武道。他們要說話。我給錢和他買就是了。老楊你替我摘下來。再說。斷者不可續。有深意已經摘下來了。難道還教我們接上去不成。既然知道斷者不可復續。又何必一定要摘他楊長子乘着酒興。笑道。不錯。你看我摘下來。你看說着脫下帽子。交給蘇仲武拿了。舉起手杖。伸到向北的那枝梅花梗下。勾住了。用勁往下一拖。祇聽得噠咧一聲。那枝梅花已倒垂下來。祇有一點樹皮。還連着那枝幹不斷。楊長子收了手杖。伸手顛脚。拈了那枝花。往旁邊祇輕輕一扯。便扯了下來。蘇仲武跌脚道。可惜掉了幾朵。黃文漢接在手中。看着他好好的。在樹上。何必摘了下來。他這花還沒開足。摘下來。一會兒就枯了。你既知道這道理。何以費盡心力。替蘇仲武將梅子摘下來。梅子不是一朵沒開足的花嗎。畢竟被你摘下來。一會兒就枯了。蘇仲武喜孜孜的。搶在手中。翻來覆去的賞玩。道。拿回去。

好生用水養了。越是這樣沒開的，可以經久。

雖然經久也不過數日的風光而
已總比不得在樹上的壽命長些

楊長子接了帽子，往頭上歪戴着，仍

挽了蘇仲武的手，旋說旋往外面走。黃文漢在後面問道：「我們就此歸東京去嗎？」楊長子回頭道：「梅花已經看完

了，還有甚麼可流連的？」黃文漢點頭道：「也好。」十二點鐘了，歸東京去午餐也使得。四人走出挹爽園，那賣門票的

女子見蘇仲武手中的花，連忙離了坐位，攔住說道：「梅花不能拿去，你爲甚麼摘下來？」說着，伸手來奪。蘇仲武舉

得高高的，笑道：「我出錢和你買，已經摘下來了，還你也無用。」那女子不依道：「沒有這道理，裏面掛了牌子的，寫得

明明白白，不能摘。你摘下來，就買也不行。你還我罷。」楊長子笑道：「這摘下來的，還你做甚麼？裏面的牌子掛在甚

麼地方？我們怎的沒有看見？」

摘花的理由本不充足
只好說我沒看見牌子

那女子道：「進園門沒有多遠，不是有塊四方木牌，豎在那裏嗎？誰

教你們不看？楊長子大笑道：「木牌子又不知道說話，他不喊我們看，我們是來看梅花的，誰去看他？」只好是強辭若

像你樣，生得這般比花還好，我們才肯不看花來看你。一塊木牌，有甚好看？我們如何肯丟了花不看巴巴的低

頭去看他呢？你說是麼？這完全怪不得我們。假若我們進門的時候，你就和我說了，我們也決不會摘他。那女子

見楊長子恭維他比花還好，登時笑起來，瞟了楊長子一眼道：「你們做了沒道理的事，還要拿話來打趣我。楊長

子拍着腿子笑道：「我那裏敢打趣你，你確是比花還生得好，你就不記得我們進門的時候，向你買門票，捨不得

走開嗎？」那女子笑道：「你們那是捨不得走開，沒有小角子等我找錢罷了。」楊長子道：「我那裏是沒有小角子，你看

我這袋裏，不是有小角子嗎？說時，從袋中掏出幾個小角子來，給那女子看道：「這不是小角子嗎？是我因爲看你

比看花還好，特意借着你找錢，好多看你一會的，你不信問他們，就知道黃文漢笑道：「你的模樣實在比花還

好我們那個身邊沒有小角子。定要拿出鈔票給你找。那女子笑着低頭，不好意思。這一頓馬屁果楊長子伸手摸着他的臉道。未免冒昧你不用找錢了。那八角錢就送你罷。你送了我這枝梅花。我下次來看花，還在東京帶許多化粧品給你。那女子喜道：八角錢買一枝梅花太多了。再找六角錢給你罷。楊長子搖手道：不用找。八角錢買枝梅花也太貴。但是從你手裏買，我還覺得很便宜。索性把馬屁拍一個十足所以說下次帶化粧品給你。那女子望着楊長子笑道：你住在東京嗎？在那一區甚麼番地？我到東京的時候來看你。楊長子笑道：你何時到東京來。此刻新年東京正熱鬧。我住在小石川區地名寫給你。你來了一定來我家玩耍。我家裏有很多從西洋帶來的玩物，都可以送給你。你叫甚麼名字？說給我聽。我好時時想。你那女子笑着紅了臉，半晌說道：我姓西山，叫玖子。你的地名寫給我。你的姓名也要寫給我。我才好來會你。楊長子高興。這本來是偶然高興，偶然做出來的歌。從洋服袋中抽出日記本來，用自來水筆就日本上先寫了西山玖子幾個字。再看了看園門上書的地名番地，也記在日記本上。才將自己的姓名住址另寫了一頁，撕了下來，遞給玖子。笑道：你莫不來害得我。我在東京盼望玖子，接了看着笑道：我到東京的時候一定來看你。甲勝子已經甲得功成行滿了你歡喜梅花，等我再去再摘兩枝給你。你就在這裏等一會兒，說着收了楊長子的姓名住址，跑向園裏去了。黃文漢笑向楊長子道：你於今可有了相思侶了。楊長子道：聊以解嘲。那裏是相思侶。黃文漢大笑道：聊以解饑罷。這種無邪氣的女子，倒很有趣。你看他不村不俏的，別有一般風度。楊長子道：我不久就要歸國去了。再好些也是枉然。不過我看他還伶俐得好。不像東京那些放蕩女子，一團俗氣。祇是他不見得便去東京。就去東京也不見得便來找我。不過爲想得這枝梅花，瞎恭維他幾句，使他高興，不料他便問。

起我的姓名住址來。日本女人的性質。恭維他生得美。總是高興的。果然這頂高帽子賣出去了。他戴上還覺得很合式。甚矣高帽子的買賣不可不做也說得蘇仲武、黃文、漢都笑了。祇見玖子一手擎着幾枝梅花出來。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已開的。也有未開的。也有紅的。也有綠的。四人見了。都歡喜爭着來接。玖子笑着搖頭道。你們不要爭。由我來分派給你們。說時望着蘇仲武道。你手上有那們一枝大的。沒有再分給你了。蘇仲武不依道。我的。是我的。你分給我的。自然有。你分給我的好處。你要是這般說。我這枝就不要了。我們四人同來的。有甚厚薄。玖子道。等我先分給他們三人。剩下的給你就是了。蘇仲武還待說。玖子已將右手兩枝大的。送給楊長子。道。你是個長子。給你兩枝大的。楊長子自應受此優待楊長子笑着接了。掉過身擎着賞玩去了。玖子將左手分下來。取了一枝綠萼的。給圓子。圓子也笑着接了。玖子看自己手中祇剩了一枝。便從上面摘下一個小枝兒來。將大的送給黃文。漢舉着那小枝兒笑向蘇仲武道。你這人矮小。這小枝兒送你很配。玖子偏偏要尋小蘇的開心蘇仲武打着哈哈對玖子鞠了一躬道。我從來愛花不嫌小。像你這般小的。我正愛。玖子瞅了蘇仲武一眼道。你真油嘴。依我的性子。不給你才好。蘇仲武又鞠了一躬道。你不要使性子。我下次來又帶化粧品送你就是了。這話未免有點唐突玖子了玖子笑得紅着臉。將梅花遞給蘇仲武。四人都向玖子道了謝。走向蒲田車站。上了電車。四人說說笑笑。瞬息又到了東京。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這一回看梅。是梅子一回事的餘波。所以小蘇做了一首弔梅花的詩。

楊長子議論做詩，很有點道理。我以為近來的人，肚子裏荒疏得了不得，所以才去學龔定庵。以為龔定庵做的詩，都是隨隨便便寫了出來的。殊不知沒有龔定庵的學問，那裏够得上說隨手寫出來就是詩。可惜他們還沒看見過舒鐵雲的詩，甚麼（無端少女風吹樹牛肉居然二百斤）豈不是比龔定庵還要隨手亂寫麼？請他們去學學看。

第七十八章 欠債還錢朱正章失望 挾妓飲酒平十郎開葷

話說黃文漢等從蒲田看了梅花，一行人回東京來。楊長子住在小石川茗荷谷町。一個日本人家裏。這日本人家姓高岡。本來是個陸軍大尉。遼陽之戰，被俄國人打死了。高岡一生無兒無女，就剩下一個四十來歲的老婆。幸高岡在日，還有些存積。除了茗荷谷町這所房子而外，還有千來塊錢。留在這老婆手中。放高利貸。這老婆名叫安子。生性貪酷異常。因為做留學生的高利貸生意，與白銀町的塚本平十郎熟識。於今塚本平十郎因同朱正章父子到江蘇討朱甫全的帳，上了一個很大的當。回來不敢再和留學生交易了。安子不會上過當，仍是利令智昏的，不肯放手。塚本上的這很大的當，是誰教他的。哩。說出來也好教借高利貸的同志長一點見識。那年塚本同朱正章父子，帶着蕙兒跑到江蘇無錫縣。打聽朱甫全並沒往別省去。朱鐘先教塚本寫了封信，打發一個人送到朱甫全家裏。信上不待說是寫得雷厲風行。若三日之內不交出錢來，便教無錫縣拿人。好像無錫縣的縣知事是他家裏的子孫一樣。朱甫全接了這封信，當時也不免有些動氣。過了會，一想這事情和他拗不過中國的官府。素來是怕外國人的。本來做官的辦起交涉來，就算是外國人的子孫。又有朱正章父子在裏面到無錫縣，叫幾個差是不費

吹灰之力的我家中。這樣人家有差狗子來了。喧傳出去。豈不教人笑話。且設法還了這錢。再來作弄他。一下子。他一個日本小鬼。到中國來了。還怕想不出害他的法子嗎。當下主意打定。打主意要害外國人膽子真大。到底留學生膽子大呢。還是沒有做官的留學生膽子大。呢。即和他妻子商量。他妻子手中本有不少的私蓄。因朱甫全在日本。有了錢。便貪玩不肯回來。所以不匯給朱甫全用。朱甫全既在家裏。及聽說是日本人要教無錫縣出來討債。自然嚇得他要多少便拿多少出來。朱甫全硬敲了他妻子五百塊錢的竹櫃。帶在身邊。來見塚本。不待塚本開口。先道了無窮的歉。對朱正章父子也說了許多不安的話。要求塚本酌量減輕些錢。塚本心想。就告到無錫縣。代我追討也祇能討得頭錢。利息是沒有。的。來往的川資。雖字據上寫得明白。歸債務者擔負。然不過紙上的一句話。這人連頭錢都還不起。那裏還能擔負債權者的川資。祇要肯一手拿出來。不要我勞神。息錢就減輕一點。也是有限的事。便對朱甫全說道。這息錢是沒有減輕的道理。我不向你要求旅費。就很對得住了。朱甫全笑道。旅費我本應該奉送。並且你到敝處來了。我也得盡一點東道之誼。好在。你既來了。也不必急於回國。以後同玩耍的日子還多。我們先將這數目了結。再談快樂的事。我在中國。不像在日本。不特在本地。略有微名。就是在上海。知道我的人也不少。你回日本去的時候。我可送你到上海。盡興快活幾天。我此刻原不是吝惜這幾個錢。利息不過算起來。利多頭少。拿出來。覺着心裏有些不快活。塚本點頭道。是這般罷。你的頭錢二百元。借去兩個月之後。你就歸國。我會照兩個月計算。頭利共二百四十元。已在朱老先生名下扣除出來。於今。既要承你的美意招待。我若一點兒也不肯放鬆。未免傷了以後的情面。此刻就將這二百四十元。按照八分算息。到今日為止。祇是仍得息上起息。不然。我就太吃虧了。朱

甫全聽了，懶得多爭，便依塚本的共算出三百二十多塊錢來。朱甫全如數給了，收回了字據。塚本按照二分算息，還給朱正章。朱正章待不依，朱鐘解說了幾句，朱正章也就罷了。朱正章一肚皮的憤氣，想借着塚本的勢力來敲朱甫全的竹槓。至此，都烟銷火滅，祇得又翻轉臉來和朱甫全講族誼，訴說這次到日本受了許多的虧累。若是朱甫全不肯還錢時，朱正章簡直是賠了女兒又貼錢呢。而江戶川館的火食賬，因為朱鐘擔保，非還了錢不許我父女搬出來。我實在沒法，祇得行李押在那裏，說向你拿了錢，再去取回。你這錢得算給我，你兄弟是爲你的事，請假回國的，你的事，既了不久，就要到日本去，好教他將這錢帶去，將行李取出來。朱甫全明知朱正章是謊語，祇是因要借着他做幫手來害塚本，不便揭破他，諾諾連聲的答應。這錢是應該還的，九弟（朱鐘行九）動身的時候，我一定籌了送給他。朱正章心中也有些怕，靠不住，不過怕逼緊了，朱甫全翻過臉來，塚本的事情已了，措他不住，祇得用和平手段套住朱甫全。朱甫全來和朱鐘說得來，這次見面之下，仍是很好。朱甫全便和他商量作弄塚本的法子。朱鐘笑道：要作弄他，無非是引誘他，嫖賭是引誘他不來的。日本人不懂中國的賭法，並且他這小鬼很謹慎，就是肯賭也輸不了他幾塊錢。祇要買通一個嫖子，將他灌醉了，糊裏糊塗的送個病給他，包管他這一輩子不得好。朱甫全道：怎樣送個病給他？朱鐘道：教嫖客害病的法子，稍有些兒閱歷的嫖子都知道。我們祇花幾個錢容易得很。他們嫖子對這樣一個四五十歲的日本小鬼，有甚麼感情，教他怎麼樣做，他便怎麼樣做。朱甫全道：若塚本不肯嫖，怎樣哩？朱鐘笑着搖頭道：這小鬼最好色，他同我在海船上，就祇管問中國妓女的價錢，並問接不接外國人到上海的時候，我帶他到青蓮閣泡了壺茶，他看了那些拉客的野雞，他喜笑得眼睛沒了縫，連骨頭都

軟了似的。看中了一個十六七歲的，便硬要拉着我同他去住夜。我說上海的野雞都有梅毒，危險得很。他才不敢糾纏了。我帶到么二堂子裏，他也看中了一個年輕的，說要住夜。我真是怕他染了病不好。對他說這裏也和野雞差不多，他還不服道：難道上海的婊子都是擺看的嗎？這個也有病，那個也有病，照你這樣說，簡直沒人敢在上海嫖了。我說要嫖還是長三堂子，雖不能說都沒病，但是來往的都是中等社會以上的人，比較起來，到底安全些。他聽了，便要長三堂子裏去嫖。我對他冷笑了，說道：你帶了多少錢，够得上在上海嫖長三？他問我要多少錢，睡一晚。我說用千把塊錢，有沒有睡的資格，還是個問題。這種嫖法只有上海有，難怪探本吃一驚。他伸了半晌的舌頭，問道：去看看要多少錢。我說去看看一個錢都不要，他覺得很詫異，問怎的野雞么二去看一回，倒要一塊錢。我說就是這不要看錢的貴重，他聽說可以白看，便生拉活扯的要我帶他去。我將他引到幾家應酬好的堂子裏逛了一會，他羨慕得了不得，說在這地方死了都甘心。假若他有錢，祇要那婊子對他丟幾個眼風，真個一千八百也花得下去。原來上海長三堂子的應酬都可以引動日本人的豪興，無怪一班媚外的人都要在堂子裏走走學些應酬，好充交涉能手。朱甫全喜道：他既是這樣，一個東西合當他有苦吃。怪道他聽我說陪他去上海快活，他眉花眼笑的，渾身不得勁兒。原來他是個色鬼，我們就去找一個年輕的婊子，做成一個當引他來。上朱鐘點頭笑道：他喜歡年輕的，祇要有六分姿色，就包管他見面即捨不得離開。當下二人出來，這無錫城裏的婊子，十有八九認識朱鐘。朱甫全，朱鐘雖不及朱甫全有闊大少的名目，但是人物去得，在一個小小的無錫縣城裏面，自然有些資格。不知在那一家堂子裏選中了一個，又風騷又伶俐的小妹子，將這計劃和他商議好了。朱甫全拿出幾十塊錢來，就定了。今晚在他家擺酒，酒席務要豐盛。朱甫全和朱鐘回

到塚本的住處。朱甫全說歡迎他，替他接風。塚本那裏知道是個很大的當，歡天喜地的謝了，又謝朱甫全又去請了些陪客。一個個都說明了這圈套，陪客都樂得看笑話，不到六點鐘都穿戴得衣冠楚楚，齊集那一家堂子裏。替朱甫全掙架子。六點多鐘的時候，朱鐘引着塚本來了。塚本今晚也將和服換了，穿了套很時行的先生洋服。幾根花白頭髮梳得放亮，面皮也刮得溜光，上嘴唇的鬚鬚用油膠住，扭着那鬚尾朝上，學威廉第二的樣式，提了根烏木手杖，滿臉都是笑容。朱甫全迎着，一一替陪賓介紹了。小妹子拿着水煙筒來替塚本裝水煙。塚本笑嘻嘻的望了那小妹子，他不曾吸過水煙，但是心想不吸。小妹子必得走向別人跟前，去便望着朱甫全，笑道：「這種煙聽說很好，我吸兩口試試看。」吸錯了，可不要笑話。朱甫全忙笑答道：「說那裏的話，不會錯的。請多用幾口罷。」塚本真個低着頭，吸不提防，用力過猛，吸了一口的煙水，又臭又辣，連忙往痰盂裏吐了。小妹子並不笑，趕着端了杯茶給他，嗽口。塚本嗽了口，望着水煙筒發怔。沒有上大當之前，已上了個小當。對小妹子做手勢，教小妹子給他看。小妹子笑着吸了一筒，也不問塚本懂中國話不懂中國話，向塚本說道：「你輕一點兒吸，就沒事了。」塚本偏着耳朵聽，祇管搖頭。朱鐘譯給他聽了，才連連點頭道：「哦，哦，理會得了。」小妹子又裝上一口，塚本輕輕的吸了，兩個鼻孔裏出煙，笑道：「我可學會了。」朱甫全道：「這本很容易，這種煙據化學家研究，比紙煙雪茄都好，不過你吸紙煙慣了的，吸這煙要多吸幾筒，才得過癮。」塚本正想多吸好多，與小妹子親近，巴不得朱甫全是這般說。當下便說道：「不錯，這煙的味兒是好，祇是微嫌淡了些，必得多吸，才能過癮。」說話時，小妹子又裝好了一筒，塚本吸了，見小妹子站着，恐他站得脚痠，起身拿了一張小方櫥子，在櫥子上用手拍了兩下，教他坐了。裝小妹子笑着搖頭。塚本按着

他坐下。朱甫全、朱鐘和陪賓都笑起來。塚本很得意。一連吸了十多口。喉嚨裏差不多要吸出火來了。烟斗也燒燙了。小姨子教老媽子換了一支。塚本喝了幾口茶。從新又吸。陪賓都忍不住背過臉去笑。小姨子也幾番幾乎笑出來。塚本才自覺得太吸多了。伸手摸了摸小姨子的臉。教他去上。給別人吸。小姨子轉過身去。上給陪賓吸。陪賓接了煙筒笑道。你去休息休息罷。我們自己會吸。小姨子又拿了一盤西瓜子。走到塚本跟前。塚本撮了一把。在手裏。放在茶几上。小姨子向這些陪客一一敬過了瓜子。回頭見塚本雙手捉着一粒瓜子。穿針似的。促在眼前。剝來剝去的。不得一點仁出來。便走近塚本身邊。貼着塚本站了一粒一粒的瓜子仁。剝了送到塚本口裏。裏喜得塚本手舞足蹈。恨不得連那送瓜子的手都咬下肚裏去。此時又是八月間天氣。都是單衣薄裳。那小姨子偏要緊緊的貼住塚本。借着拿瓜子送瓜子。暗暗地在塚本身上挨擦。弄得塚本骨軟筋酥。不知如何是好。外國人自然沒有經過這種女人與他上勁。過一會兒擺上酒席。自然推塚本首座。坐定後各陪客都發了局票。小姨子滿座斟了酒。坐在朱甫全背後。不住的飛眼來膘塚本。酒過數巡。各人叫的局都來了。祇有塚本背後是空着的。塚本問朱鐘道。我怎的沒一個姑娘坐在後面。朱鐘笑道。你又不在此地玩。那有姑娘到你後面來坐。我們各人有各人相好的。吃起酒來。給個信。他們就來陪。也得給錢的。塚本道。假若我要在此地玩。先叫一個來陪我。也可以行麼。朱鐘道。有甚不行。你既想玩玩。我就替你叫個來。塚本躊躇道。我看不必另叫。就是他也使得。說着對那小姨子努努嘴。朱鐘笑着搖頭道。祇怕我那老哥有些吃醋。朱甫全插嘴用日本話問道。你講甚麼。怕我吃醋。朱鐘將日本的意思說了。塚本起身笑着對朱甫全鞠躬道。對是很對。你不住。實在是因他待我太懇切。我不照顧他。過意不去。你讓

我一會子罷朱甫全打着哈哈道這是極好的事我非常贊成我老實說給你聽罷我家中妻子拘束得緊輕易不肯放我出來過夜我雖有意照顧他無奈沒有機會正想找個朋友替我照顧照顧你來好極了今晚且轉一個局明晚再做花頭說了對小姨子道你快過去陪這位東洋老爺明晚一定要來替你做花頭的小姨子聽了笑吟吟的起身塚本握了他的手歸座老媽子送櫬子過來塚本搖手不要拉着小姨子坐在自己腿上端酒給小姨子喝小姨子受了朱甫全委託的甚麼淫蕩樣子裝不出來從塚本手中喝了一口酒套着塚本的口吐給他吸塚本伸着頸子接了又舉起酒杯給小姨子喝小姨子喝一口灌塚本一口灌到極高興的時候要求塚本明晚替他做花頭朱鐘譯給塚本聽了塚本說今晚接着下去就做大家都拍手贊成陪賓叫來的局起初見了小姨子的情形很覺得可怪各人對各人的相好說了原委他們才明白一個個開弦子唱起戲來塚本教小姨子也唱小姨子胡亂唱了兩支草草的將這桌酒席終結塚本託朱鐘將來客都留住鴿母歡喜壽頭上了門高燒一對紅燭換過紅臺面朱鐘將堂子裏的規矩臨時編造出來說給塚本聽無非教塚本掏出幾個冤枉錢來孝敬塚本此時色迷心竅祇顧摟住小姨子親嘴揉乳一切花費都承認朱鐘知道他手邊的錢不多言明酒席之外再拿一百塊錢下脚住夜塚本此時未嘗不心痛不過已說出照顧的話來了架子不能不掙到底並且聽見朱鐘說祇第一晚就有許多的花費以後住夜一錢不要我多住幾夜平均起來仍是佔了便宜他心中是這般計算所以雖要他一百多塊錢他也一口承認交易既經說妥重復入席飲燕起來這一次大家都捧着壽頭高興無不歡呼暢飲塚本心中明白恐怕醉狠了誤了好時光不敢多飲小姨子那裏肯仍用那肉酒杯和塚本

門回字陪賓又都要賀塚本的酒。塚本的酒量本好。陪賓每人賀了三杯。他還支持得住。偏偏不肯醉是小妹子惟

要多吃些苦頭

恐他不醉拚命的在他身上揉擦。朱甫全見塚本的酒量太大。一時不得他醉心。生一計悄悄的陪賓叫來的

局說教他們上去。各人也要賀三杯。其實此時塚本已有九成醉意了。見這些妹子都來賀他的酒。心想這是很

難得的事。何能不飲便也。一個領了三杯。叫來的局有十多個。試問塚本有多大的酒量。焉能不醉。賀酒還沒有

喝完。肚裏的酒。祇管往上湧。塚本恐他從口裏噴出來。給陪賓看了。笑話極力的忍往。用手扶住桌子。低着頭。壓

住氣。往下咽。小妹子以為他不肯喝。賀酒連連搖了他幾下。教他快喝。這幾下搖可搖壞了。塚本的氣一鬆。一口

沒咽住。一股酒和菜。直從喉嚨眼裏。如噴泉一般的衝了出來。一個妹子正舉着酒對着塚本站了。要塚本喝。不

提防這東西衝出來。不偏不倚的噴了滿身。一臉妹子哎呀一聲。將手中的酒杯。往地下一摔。掉轉身跑到房角

上。連喊晦氣。塚本一連噴了幾口。幾個老媽子過來扶着。朱甫全趕着向那妹子道歉。那妹子洗了臉。借了套衣

服。換着去了。塚本醉得頭昏目眩。可憐可憐又吃了苦又丟了醜老媽子替他揩了臉。扶到床上睡了。陪賓見壽頭已經醉了。沒得

戲看了。都隨着各人叫的局走了。祇有朱甫全朱鐘二人沒走。看塚本醉得和爛泥一般。叫拿了幾條冷毛巾。覆

在塚本面上。替他將洋服領結解了。扶起來。脫下襯衣。脫下褲子。仍將他睡下。見他裏面小衛生褲襠上濕了。

一大塊。朱甫全指給朱鐘看了。笑道。你看這色鬼。這東西一定是在那坐在他身上灌酒的時候。情急了。流出來

的。朱鐘笑着點頭。對小妹子道。我們去了。你陪他睡。這冷手巾覆在他頭上。不要兩個鐘頭。他一定要醒來的。他

醒了。你好生引他開心。不要忘記了。我們白天裏和你說的話。日本鬼是我們的仇人。能害他一個。便報了一個

仇。

人的仇。小妹子笑道：兩位老爺放心。我自理會得。包管他不知不覺的帶個養身病回日本去。老鴿子問朱甫全道：他的錢沒有交出。來不怕他明天翻臉不認數嗎？朱甫全望着朱鐘，問看可以放心麼？朱鐘沈思道：照想他決不敢翻臉。不過小鬼的事是個靠不住的。他萬一在那小妹子做鬼的時候，他察覺了，竟翻起臉來，教我們拿着他，也沒有法子。對朱甫全道：這事我也沒有把握。不過我和他往來得久，看他還不是這樣無聊的人。朱甫全道：有防備他的法子。看他這衣袋裏有多少錢？明日我們早些來接他，他還沒起來，我們就替他拿着，開了。他有甚麼話說？朱鐘道：不錯，這也使得。輕輕去到床前，將塚本的衣提起來，抽出錢夾包，打開一看，點數還有一百四十塊錢的鈔票。朱鐘仍舊包好，笑道：够了，够了。交給老鴿子道：你收起來。我們明日一早，就來說完。又看了看塚本，携着朱甫全的手，嘻嘻哈哈的回家安歇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塚本之到中國來討債。朱氏父子的計畫也。所以塚本之可惡。還在其次。凡人總不可以有嗜好。有嗜好便是與人以捉弄之資。塚本之被捉弄。是自己好色招來的。不能怪朱甫全陰毒。

第七十九章 平十郎帶病回鄉 楊長子坐懷不亂

話說朱鐘朱甫全次日早起。復來堂子裏。塚本已起來。穿好了衣服。坐在那裏。一個老媽子站在旁邊。小妹子還睡着沒有起來。塚本一見二人進房。連忙起身。說道：我的錢包不見了。朱鐘笑道：恭喜你了。錢包在這裏。我教人

替、你、收、好、他、塚、本、聽、了、才、放、心、讓、二、朱、坐、了、也、坐、下、說、道、昨、晚、很、對、兩、位、不、住、酒、太、喝、多、了、朱、鐘、揮、手、教、老、媽、拿、錢、包、來、老、媽、去、拿、了、錢、包、還、開、了、一、個、帳、單、遞、給、朱、鐘、這、賬、單、也、是、朱、鐘、昨、夜、教、開、的、朱、鐘、接、在、手、中、看、上、面、寫、着、酒、席、雜、費、洋、共、二、十、八、元、外、下、脚、一、百、元、共、一、百、二、十、八、元、走、過、來、念、給、塚、本、聽、塚、本、沒、有、話、說、接、了、朱、鐘、的、錢、如、數、給、了、相、幫、老、媽、子、一、班、人、都、進、來、謝、賞、小、姨、子、也、起、來、祇、披、了、一、件、淡、紅、紗、衫、裏、面、露、出、淡、青、抹、胸、來、雲、鬢、不、整、睡、態、慳、恹、塚、本、還、祇、管、望、着、笑、嘻、嘻、的、不、捨、是個色鬼朱、鐘、教、老、媽、子、開、早、點、大、家、用、了、辭、別、出、來、小、姨、子、送、到、門、口、塚、本、還、與、他、拉、手、二、朱、引、塚、本、走、不、多、遠、各、人、都、說、有、事、與、塚、本、分、手、塚、本、祇、得、自、歸、住、處、二、朱、折、身、走、進、堂、子、裏、問、昨、晚、的、情、形、小、姨、子、笑、道、包、管、到、上、海、就、要、病、得、不、能、走、路、朱、甫、全、笑、道、你、怎、樣、害、他、的、這、法、子、我、倒、不、懂、得、小、姨、子、笑、道、我、把、他、的、龜、頭、上、弄、破、了、皮、他、怎、得、不、害、病、朱、甫、全、道、弄、破、了、皮、的、事、也、常、有、的、何、以、見、得、定、要、害、病、哩、小、姨、子、道、無、意、中、弄、破、了、不、要、緊、我、是、有、意、用、指、甲、在、簾、子、上、磨、熱、了、乘、他、不、備、弄、破、了、他、的、他、還、不、知、道、拚、命、的、和、我、纏、了、一、夜、他、越、是、這、樣、越、要、病、得、利、害、你、看、罷、可怕可怕○這小姨子真個陰謀家的祖師菩薩二、朱、心、中、高、興、仍、作、沒、事、人、一、樣、去、看、塚、本、塚、本、說、今、晚、再、要、去、堂、子、裏、歇、朱、甫、全、道、今、晚、去、歇、就、便、宜、多、了、隨、你、的、意、拿、幾、十、塊、錢、給、姑、娘、就、是、了、旁、的、開、銷、一、點、也、不、要、塚、本、驚、道、今、晚、還、得、拿、錢、給、姑、娘、嗎、朱、甫、全、點、頭、道、這、是、隨、意、的、沒、一、定、的、規、矩、三、十、五、十、一、千、八、百、祇、要、你、拿、得、出、手、他、們、不、會、爭、多、論、少、的、他、們、當、姑、娘、的、全、靠、這、第、二、晚、得、幾、個、錢、昨、晚、的、錢、任、你、花、多、少、分、到、他、是、一、文、沒、有、的、若、是、客、人、愛、了、這、姑、娘、就、是、這、第、二、晚、要、緊、做、衣、服、買、首、飾、都、得、於、第、二、晚、送、去、替、姑、娘、做、面、子、一、般、善、嫖、的、嫖、客、都、是、第、二、晚、用、錢、最、多、才、能、討、姑、娘、的、歡、心、不、過、你、橫、豎、不、在、

這裏多玩。不必做這種資格。要去祇略略點綴下子也就罷了。塚本問朱鐘道。你不是說過。祇要頭晚開銷了。第二晚就一文不費。以後都是不花錢的嗎。朱鐘笑道。我那裏是這般說。你沒有聽清楚。我說開銷是說下脚。像你昨晚的那一百塊錢。就算開銷。以後隨你住多久。這種開銷就不要了。若照你聽錯了的話說起來。他們開堂子吃甚麼穿甚麼。接了一個客。不就永遠莫想做第二個客的生意了嗎。塚本聽了一想也不錯。沈吟了一會問道。第二晚拿錢給姑娘。至少得多少。朱甫全笑道。沒聽說很少的。我看至少也得五十塊。塚本搖頭吐舌道。太貴太貴。我若再住一夜。回國的川費都怕不夠。二朱也不說甚麼。過了一日。塚本的龜頭果然紅腫起來。一看見破了皮。知道不好。邀朱鐘同回日本。朱鐘因想在朱甫全身上打幾個錢主意。不肯同走。塚本祇得一個人回到上海。行走甚不便。當到日本醫院裏診了幾次。也不見效。恐怕少了路費。困在上海。不得回國。便不待病好。死掙到船上。在船上這幾天。幾夜。直痛得他呼天搶地。下面流膿滴血的奇臭難聞。登徒子應該有這一日說不盡心中惱恨。回想起那一夜的情形。心中已明白。是二朱有意害他。但是無憑無據。說不出的苦。到日本進醫院住了大半年。才慢慢的好起來。然而龜頭已是爛掉了。他從此恨中國人入骨。不敢再和中國人做交易。高岡安子雖也知道塚本是因為放高利貸。才吃這種苦。但是他仗着自己是個女人。不怕有人捉弄。仍舊是貪而無厭的。放這大一分的利息。楊長子是公費生。住在他家裏。原不是想借高利貸使用。祇因為高崗這所房子蓋造得很好。裏面庭園臺榭。佈置得如法。是個胸有邱壑的人。畫的圖樣。蓋造的房金雖較別家貴點兒。楊長子是個愛精緻的人。一個月有幾十塊錢的公費。也不計較。這一日。初二日。看了梅花回來。將西山玖子送給他的兩枝梅花。用淨瓶供養了。過了

幾日。玖子果然到東京來找他。面可謂言而有信楊長子迎了進房。殷勤款待。問他到東京住在甚麼所在。玖子說有個親戚住在深川。楊長子那日在蒲田不過偶爾高興逗着玖子玩笑。並非真有意想吊膀子。玖子太忠厚了。認作有意的。特意到東京來找我。何嘗有甚麼親戚住在深川。當日楊長子也不在意。未免辜負佳一片心矣以為他是住在深川的親戚。玖子來的時候。已是午後四點鐘。光景楊長子陪着閒談了一會。教安子備了晚餐。和玖子同吃了。請玖子同去文明館看活動寫真。楊長子買了特座的票。見特座裏面先有個穿中國衣服的女子坐在那裏。楊長子看那女子的年齡差不多三十歲。態度却甚妖嬈。衣服雖甚整齊。却不華美。望去不像女學生。也不像是人家的太太。梳着東洋頭。比平日所見女留學生梳的不同。女留學生的頭髮都是往後面梳慣了的。一旦梳作東洋頭。手法又不高妙。總是不及日本女人的自然。這女子梳的却和日本女人一樣。並且還要日本女人善於裝飾的。才能梳得這般一絲不亂。楊長子帶着玖子靠近那女子坐下。再留神看他的舉動神情。竟看不出是個甚麼人。這就可怪那女子見楊長子注意他。也頻頻的拿眼睛來瞟。楊長子玖子祇一心看活動寫真。也不理會。楊長子心想這女子的來歷一定有些奇怪。中國女人的眉毛多是淡的。這女人的眉毛很濃。和日本女人的眉毛一樣。我從沒釘過女人的梢。今晚我拚着遲睡一點鐘。看他住在那裏。中國女人一個人來看活動寫真的事也很少。像他這樣年紀。應該有丈夫跟着。楊長子越看越覺可疑。楊長子可謂留心時務他也生成了好事的性質。十一點半鐘已過。活動寫真就要演完了。那女子立起身來。楊長子向玖子道。你看完了一個人回深川去。明日再請到我家裏來玩。我有事須早走一步。玖子聽了想說話。楊長子已提起腳跟着那女子走了。那女子下樓出了文明館。就在神樂

坂下上電車。在飯田町換了去本鄉的車。楊長子怕他看破。站在車後面不進去。從玻璃上看那女子拿了張日本
 本的晚報。在手中看。狠像懂得日本文似的。車上的人也都有些注意。車行到神保町。那女子從容將報折起來。
 握在左手中。起身用右手牽住電車裏的皮帶。慢慢的從前面跳下了。電車楊長子遠遠的跟着。見他折回身向
 北神保町走。進了一個小巷子。楊長子忙緊走幾步。聽得巷子裏面有關門的鈴聲響。楊長子輕輕走進巷內。祇
 有兩家人家。一家已經關了板門。一家門上的鈴子還在裏面搖動。日本都是柵欄門所以能從外面看見鈴子搖動 楊長子知道是這一家
 了。看門上並沒有掛姓甚麼的牌子。聽了一會也不見有人說話。楊長子捨不得就走。站在門外看。還有人出進
 沒有。站了二十來分鐘。見裏面的電光已熄了。才唉了一聲氣。退出巷口。乘車歸家。收拾安歇。東頭是剛要朦朧
 睡去。忽聽得有人敲得後門響。楊長子驚醒起來。偏着耳聽了一會。一些兒不錯。是敲得自己的後門響。西頭的找
 心想這早晚還有誰來會我。我剛才回來的時候外面北風刮得緊。有甚麼事半夜三更的來找我。我怕冷。莫是
 強盜想賺開我的門。想進來搶東西。這倒不可不防備。他是誰。不開門就是了。楊長子計算不錯。仍鑽入被
 臥裏面。聽得後面仍是輕輕的祇管敲。楊長子心想是強盜無疑。來會我的人。何必是這樣輕輕的敲。我得預備
 抵抗才好。一邊想着。一邊用眼在房中尋找。看有沒有可以當作兵器的東西。一眼看見了那根勾梅花的手杖。
 心喜這儘可以當兵器使。再細聽後面敲門的還細細的在那裏喊。楊先生呢。楊長子吃驚道。這不是個女子的
 聲音嗎。難道我釘梢的女子他倒來釘我的梢嗎。做你的清秋大夢 沒有這般道理。等我披起衣挑攏去聽聽。看是怎樣。坐
 了起來。將寢衣披好。提了那根手杖在手裏。輕輕走到後門口。一聽乃是玖子的聲音。連忙將後門開了一看。果

是。玖。子。楊。長。子。問。道。你。怎。的。這。時。候。來。了。玖。子。道。我。親。戚。家。裏。睡。了。賊。不。開。門。沒。法。祇。得。倒。回。先。生。這。裏。來。楊。長。子。看。後。園。一。庭。霜。月。冷。風。吹。來。侵。人。肌。骨。剛。從。熱。被。臥。裏。出。來。祇。凍。得。打。抖。可憐玖子從遠路跑來如何不凍得要死連。忙。讓。玖。子。進。房。將。後。門。關。上。看。玖。子。的。臉。被。霜。風。吹。得。通。紅。映。着。電。光。和。朝。霞。相。似。玖。子。解。下。圍。襟。楊。長。子。放。了。手。杖。拿。蒲。團。給。他。坐。了。說。道。我。這。裏。沒。多。的。鋪。蓋。如。何。好。睡。天。氣。又。冷。偏要說煞風寒的話玖。子。笑。道。先。生。祇。管。睡。我。靠。這。火。爐。坐。一。晚。明。早。就。走。了。此。刻。沒。有。電。車。回。蒲。田。去。也。不。行。楊。長。子。道。於。今。夜。間。長。得。狠。坐。一。夜。如。何。使。得。我。去。叫。房。主。人。起。來。你。去。陪。他。睡。一。覺。玖。子。連。連。搖。手。道。先。生。萬。不。要。去。叫。他。叫。起。他。我。就。走。了。楊。長。子。道。然。則。教。我。怎。樣。哩。要教你這樣玖。子。道。先。生。祇。願。睡。我。坐。在。這。裏。決。不。吵。得。先。生。不。安。就。是。了。楊。長。子。將。爐。裏。的。火。撥。了。一。撥。加。了。幾。塊。煤。在。上。面。自。己。坐。入。被。臥。裏。拿。出。紙。烟。來。吸。玖。子。伸。着。手。劃。火。劃。熱。了。便。捧。着。臉。楊。長。子。知。道。他。是。被。冷。風。吹。狠。了。兩。人。都。無。言。語。對。坐。了。一。會。火。爐。裏。的。火。燒。發。了。一。室。都。煖。烘。烘。的。楊。長。子。伸。手。攔。在。火。爐。上。玖。子。的。手。慢。慢。的。移。近。跟。前。將。楊。長。子。的。手。握。了。楊。長。子。由。他。去。握。祇。不。作。理。會。是真是假玖。子。握。了。一。會。用。兩。手。捧。着。搓。揉。起。來。楊。長。子。心。中。也。有。些。搖。搖。不。定。想。縮。回。手。恐。怕。玖。子。難。為。情。玖。子。搓。揉。了。一。會。捧。着。去。親。他。的。臉。楊。長。子。看。他。的。臉。和。爐。裏。的。火。一。般。顏。色。兩。眼。低。垂。望。着。蓆。子。好。像。要。合。攏。來。極。力。睜。開。似。的。楊。長。子。心。想。這。們。大。的。小。女。孩。子。怎。的。就。有。這。般。淫。態。我。若。和。他。有。了。關。係。還。脫。得。開。嗎。他。索。性。是。淫。賣。婦。倒。不。要。緊。又。是。人。家。的。女。兒。將。來。於。我。的。名。譽。大。有。關。係。當此時能夠是這般想便真不可及還。是。將。安。子。叫。起。來。教。他。帶。了。去。睡。的。妥。當。便。脫。開。玖。子。的。手。揭。開。被。臥。玖。子。問。做。甚。麼。楊。長。子。道。你。是。這。樣。坐。一。夜。我。心。裏。終。是。不。安。房。主。人。爲。人。很。好。你。和。他。睡。一。晚。不。大。家。都。安。然。嗎。玖。子。不。悅。道。先。

生定要叫他起來。我就走了。我又沒妨害先生。有甚麼不安。非與楊長子同睡不可楊長子見他是這般說。祇得罷了。仍舊將被臥蓋上。說道：你既決意要坐一夜。我對不住。要先睡了。情太不致子道：先生睡嗎？我半夜來驚動先生。實因是沒有法子。先生若陪我一夜。我心裏也是不安。楊長子真個鑽入被臥裏。睡了。致子靠火爐打盹。兩人都昏昏睡去。致子一覺睡醒。覺得渾身如浸在冷水中。看爐中的火已熄了。冷得忍耐不住。也不問楊長子肯不肯。匆匆脫得精光。鑽入楊長子被裏。可謂女人強奸男子楊長子驚醒了。想推他出來。知道外面冷得緊。心中有些不忍。那如何便對他說道：你既是和我同睡了。明早天亮。你就得從後門出去。萬不可給房主人看見了。我的名譽要緊。致子祇要楊長子肯容留。自然答應。天亮就走。楊長子恐怕睡着了。忘記醒。二人都不睡着。容易就天亮了。春宵苦短自楊長子催致子起來。穿了衣服。圍了領襟。從後門出去。楊長子起來關門。致子向他笑道：我今晚再來。其妙不可楊長子不做聲。輕輕將後門關了。仍舊睡下。思量如何處置致子。思量一會。又睡着了。直到九點多鐘。高岡安子喊他起來。他才得醒起來。用了早點。一個同鄉亡命客姓陳的來訪他。頂缸的楊長子一見面。心中喜道：致子有地方安置了。老陳不是久有意要包一個日本女人的嗎？規矩替他兩人做媒。倒很相匹。移禍江東大有計算便笑向姓陳的道：你說要包日本女人。已經看中了沒有？姓陳的道：我日本話又不大行。又沒人替我幫忙。到那裏去找合式的。你忽然問我這話。你難道替我看了那裏有嗎？有一件濕布衫請你代穿楊長子道：有是一個很好的。和你正堪匹。配祇是還沒有和他談過。不知他一月要多少錢。姓陳的喜道：人在那裏。可以教我看麼？楊長子道：自然給你看。兩相情願。才能說合。你明日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到這裏來。我今日就寫信去請他。明日十點鐘來。姓陳的便細細的

問這女子的年齡身段容貌來。歷楊長子都一一錦上添花的說了。姓陳的欣喜非常。逼着就要楊長子寫信。楊長子道。他的地名我記不清楚。等一會問一個人就知道了。你明日十點鐘來就是了。姓陳的笑逐顏開的答應着去了。這晚十二點鐘以後。玖子仍從後門進來。却不靠着火爐打盹了。楊長子和他說了紹介姓陳的話。媒人口吻。自然也將姓陳的說得錦上添花。玖子起先不肯允諾。後來楊長子將自己萬不能和他往來的原由說出來。並說你和姓陳的同住。我還可以時和你見面。你若不依我的。從今晚以後。你再來。我就不開門了。以不開門爲抵制是騙小

孩子玖子本是個父母俱無的女子。平日靠着舅母度日。他舅母與挹爽園的園主是姊妹。雇了玖子在那裏賣門票的。他舅母也老了。玖子身上的事沒有多心思關切。因此玖子擇人而事的心很急。這就不怪他白聽了楊

長子的話。心中也沒有甚麼大不願意。當下約了。早次仍是從後門出去。十點鐘的時候。再從前門進來。一夜照話。不見得楊長子一定得其所哉第二日九點多鐘。姓陳的先來了。進門便問楊長子寫信去沒有。楊長子說已約好了。二人閒談了一刻工夫。玖子果從前門來了。楊長子雙方紹介。姓陳的雖不及楊長子漂亮。容貌却也還過得去。二人見面之下。姓陳的就首先表示願意。楊長子將玖子引到旁邊笑道。我的話不錯。麼。年齡又祇二十多歲。衣服又穿得闊氣。手邊又有錢。你跟了他。很有點快活日子過。我教他先拿幾十塊錢給你做衣服。以後每月再給你十來塊錢做零用。豈不是件很好的事嗎。他租了現成的房子。在高田馬場。你今日就同他去過活。就是玖子道。我回家去一趟。再來好麼。我不去和我舅母說一聲。他不敢放心。楊長子點頭道。使得你回去幾天來呢。玖子道。明日午後就來。我還有換洗的衣服。都得帶來。楊長子答應了。回到房中和姓陳的說了。姓陳的道。且教他今晚到我家中。

住一夜。何至如此之急色大約是存了個現錢買現貨的心思哈哈明日再回蒲田去拿衣服不好嗎。他認識我的家了。免得又到這裏來。楊長子笑道也好。便將姓陳的意思說給玖子聽。玖子也答應了。有貨不愁賣白然敢答應的楊長子笑着向姓陳的討喜酒吃。姓陳的並不推却。一口答應是應該請的。還得多請幾個客來陪你。楊長子笑道。我們到那家料理店去呢。姓陳的道還是會芳樓罷。請你帶他先去。我去邀幾個客來。楊長子換了衣服。姓陳的先走了。楊長子帶了玖子到會芳樓來。此時的玖子新官對舊官不難爲情麼等了幾十分鐘。姓陳的邀了十來個客來了。楊長子指給玖子一一見禮。說起來好笑。這回喜酒連不肯生也在座叨擾了。席間楊長子述起前晚所遇那奇怪女子的事。滿座的人都不十分在意。惟有黃文漢聽了。觸動了他好奇之心。將那女子的住址。容貌。服色。年紀。問得詳細。還用日記本記了。老門匾要跌翻了這種喜酒大家都帶着滑稽性質。一點兒不拘形迹。酒到杯乾。菜來碗空。食不厭飲。不倦。從十二點鐘吃起。直吃到四點多鐘才盡歡而罷。大家要送姓陳的和玖子進洞房。還虧了楊長子說人太多了。在街上走招人耳目。這些人才各自散了。姓陳的算了賬。帶着玖子回高田馬場住宅去了。不在話下。於今再說黃文漢聽了那奇怪女子的事。心中總有些放不下。自己找背晦從會芳樓出來。乘着酒興。跑到北神保町。照着楊長子說的方向。我去。竟被他找着了。巷內的情形。和楊長子說的一絲不錯。心想我祇要見他一面。是個甚麼樣的女子。總要猜出他八九成來。我且站在這巷口等一會。看是怎樣。不知黃文漢等着沒有。且俟下章再寫。

評

朱甫全捉弄塚本。是本身受了他高利貸的害。總算是報仇。但是這仇也就報得太過了。是之謂陰謀家。

朱甫全的陰謀雖然利害。但是沒有小姨子替他實行。仍是奈何塚本不得。然則小姨子可謂陰謀派之實行家。

諒。致子無家可歸。所以擇人而事的心狠切。其硬走上門來纏楊長子也。也是出於不得已。雖然無恥。尚可原諒。

第八十章 步芳塵權作跟班 闖桃源居然寄宿

話說黃文漢站在巷口。等那女子出來。站了幾分鐘。自己思量。覺着好笑。此是酒後舉動暗道。他在不在家中。尚不知道如何。知道他一定會出來。我站在這裏。等豈不是馱子嗎。我何不裝個初來東京的鄉裏人。到他家去問路。一刻工夫。諒也沒人識破。黃文漢心中是這般想。脚便向巷裏走。見裏面有所房子的門面。和楊長子說的一絲不錯。正待過去喊門。忽聽得裏面推得紙門響。此時已是黃昏時候。黃文漢從明處望暗處。尤其望不清楚。祇彷彿覺得有人在柵欄門裏。將要出外。黃文漢仔細定睛一看。正和楊長子所說的那女子一般。無二。黃文漢心想。我站在這裏。使他認清了。我不妥。不如退出巷口。看他向那方走。再跟着他。細察他的舉動。與汝何干。乃好事至此。想罷。即退出巷口。遠遠的站着。此時街上的電燈早燃了。祇見一個中國裝的女子。從巷裏出來。逕向神田大街走去。黃文漢細察他的走路步法。及身材態度。都有些像日本女人。便緊走幾步。跟了上去。那女子時走時停。步看沿街這些店。家門口陳設的貨物。又不像是要買甚麼。無意中閒逛似的。黃文漢看他的舉動。實有可疑。大約是練習偵探學。心想。怪道楊長子釘他的梢。就是我也分不出他是那類人來。那女子緩緩的走到錦町。在新聲館門口抬頭望了會門欄上。

懸掛的、活動影戲的油畫。從身邊掏出錢包來。黃文漢料道他是要買票入場也。掏出錢來。挨近身去。見他買的是特等票。便也買了張特等的新聲館的特等座位。不多。祇能容得十來個人。黃文漢跟着那女子。上樓見特等裏面。已坐得沒有多少隙地。下女拿了兩個蒲團。見黃文漢和那女子同走。以為是同來的。殷勤向座客要求。往兩邊分讓出兩個座位來。將蒲團放下。拿了兩張影戲單。都納在黃文漢手裏。黃文漢便送了張給那女子。那女子看了黃文漢兩眼。笑着接了。古人千金買笑老黃此時可謂不勝榮幸之至坐下來看影戲。黃文漢見餘下的地位很仄。便將外套脫下。擁着坐了。覺得粉香撲鼻。溫軟異常眼睛雖也望着影戲。心中却搖搖不定。老黃曾經滄海的人何便至此蓋酒後之情形也想道。不知這女子果是何等人。怎的行動祇是一個人。又這般歡喜看影戲。看他的神情。老練沉着。很像個老於風塵的。這人若在神田方面。住了好久。像他這樣歡喜看活動影戲。我是個每日在神田行走的人。何以從前一次都不曾遇着他。這裝束舉動。都是很惹人注意的。祇要是留學生。任是何人。見了。必得停步望望他。他若在這裏住得長久。我應該早得了消息。楊長子昨夜才遇着我。今日才知道他必來神田。不久看他這天馬行空的樣子。若和他鬼鬼祟祟的吊膀子。他必然瞧我不起。況我並沒和他吊膀子的心。這句話未免欺人不過聽楊長子說他舉動詭異。想研究他到底是個甚麼樣人。你究竟明白了又將何為不是想吊膀子是甚麼他既穿中國衣服。就是日本女人。必也能說幾句中國話。我且當他作中國女人。用中國話和他談談。看他怎樣。黃文漢想停當了。便掉過臉望那女子。見他目不轉睛的望着活動影戲。黃文漢沒有開口攀談的機會。黃文漢從袋中摸出雪茄來。擦上洋火。呼呼的吸烟。那女子見黃文漢並不抬頭看影戲。也覺得奇異似的。不住的用眼來膘黃文漢。黃文漢便乘着機會說道。頭幾幕滑稽劇。是哄小孩子玩的。

看着沒趣味。說完，望那女子笑了，一笑。那女子聽了，似乎懂得也笑着，點了點頭，並不答話。黃文漢接着笑問道：「女士來東京多久了？」黃文漢的話說得很從容。那女子伸着一個指頭，笑答道：「一個月。」黃文漢一聽，他這一個月三個字的發音，知道他確是日本女人。曾在中國北方居住過的，便改口用日本話說道：「女士在中國想必住得很久，所以能懂中國話。」中國衣服也穿得如此整齊。我將女士當作中國人，和女士說中國話，真冒昧得很。那女子反笑着用中國話答道：「我畢竟是中國人，是日本人閣下此時想還沒弄清楚。」黃文漢聽他發音勉強，強疾徐高下都不甚自如。暗自好笑，他自以為中國話說得好，竟想欺我，或竟認我作日本人。我便假充個日本人去騙他。老黃差矣！你看他是日本人，他看不出你是中國人嗎？便望着那女子的臉笑道：「女士居住中國的程度，或者不及我。我的中國話在中國人裏面若是不知道，少有聽得出的。」女士的中國話是不錯，不過我一聽就聽出來了。那女子笑道：「閣下的中國話我一聽也聽了出來。」針鋒相對閣下貴姓？一向在中國甚麼地方居住？黃文漢身邊時常揣着中村助藏的名片。此時遂拿了張出來，笑嘻嘻的遞給那女子。那女子接着看了看，也從懷中掏出個片子夾子來，抽了張送給黃文漢。黃文漢見上面祇印着「柳花」兩個字，知道日本也有姓柳的。這花字必是在日本的時候，叫「花子」，想教人將他認作中國人。故把「子」字去掉，「柳花」兩字也很像個女人的名字。不過是妓女才肯取這樣的名字。或者他竟是在北邊當妓女，亦未可知。柳花見黃文漢望着名片，出神輕輕，拵了黃文漢一下，笑道：「中村先生想甚麼？你看正劇的影片已經映寫起來了。」黃文漢才斂神收了名片。正要看影戲，覺得有人在背後扳他的肩窩，掉轉臉來一看，乃是萬朝報的記者，姓「福田名正平」的。這福田的母親叫「福田英子」，是個講社會學的。明治三十八年不知因甚麼事，福

田英子反對政府製造了幾個炸彈謀刺一個大政客。機事不密。被政府逮捕了。在大阪監獄裏關了幾年。這才不愧

爲女期滿出來。住在東京。黃文漢也曾研究過社會學。又仰慕這福田英子是個女英雄。特意去拜訪他。福田英子見黃文漢少年英銳之氣。顯在外面很誇獎他。說將來很可希望他做一番事業。教他兒子福田正平時常和黃文漢親近。福田正平是明治大學的畢業生。在萬朝報當編輯。很有點名譽。黃文漢見是他。連忙掉轉身體。與他握手。先問了福田英子的好。福田正平鞠躬道謝的道。家慈因久不見你了。很盼望你去談談。近來他老人家時常多病。想搬到鄉下去調養。因此盼望你去談談。黃文漢連連點頭道。我早就應去請安。他老人家既盼望我去。我明日就去。你可在家里等我。福田正平道。等你也使得。福田正平說完。悄悄的問黃文漢道。這女子你剛才和他交換名片。你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麼。黃文漢道。我因爲不知道他是個怎樣的人。才和他交換名片。你知道他的歷史嗎。福田正平搖頭道。我也很想知道他的歷史。黃文漢二人說話聲音雖很細。柳花却已彷彿聽得是說他。回過臉來。和福田正平點頭。福田正平也點了點頭。黃文漢遂向柳花小聲告知了福田正平的姓字職務。福田正平本來是個雄武的少年。又是個新聞記者。日本人把新聞記者看得很重。當下柳花便表出很敬慕的神色來。福田正平向黃文漢道。這裏不便說話。妨害旁人聽辨士的講演。日本活動影戲有人我們不用看了罷。黃文漢本來不大歡喜看活動影戲。便笑向柳花道。我二人的意思。想請女士出外面談談。不知女士可肯犧牲。今夜沒有演完的影戲。柳花忙笑着答道。我看影戲原是借着消遣。二位有意外和我談話好極了。於是三人都起身。黃文漢披好了外套。一同出了新聲館。黃文漢道。我們去那裏好談話哩。福田正平道。我們到一家日本

料理店去。隨意吃的東西。有話也好在那裏談。黃文漢說也好。我們找一家清靜的料理店。不嫌小。祇要略爲乾淨的就得咧。柳花笑道。依我的意思。不如逕到我家裏去。竟是野鷄拉客的行徑。老黃奈何不憚天下吊膀子。豈有如此容易上手的。而且一巾便巾了兩個人。同去未免太不秘密了罷。不知

二位的意思。怎樣。我家中別無他人。祇有個六十多歲的老媽子。要吃酒菜。我家中也有現成的。黃文漢二人聽了。都異常高興。同聲笑答道。承女士不棄。我們那有不願意之理。柳花笑道。二位既願意。等我上前引導。黃文漢

笑道。不煩女士引導。女士的尊居。我早知道了。柳花詫異道。我和中村先生今日才見面。怎早就知道了我的住處。這不是奇事嗎。黃文漢笑着不則聲。柳花祇顧向前走。福田正平拉了黃文漢問道。他如何叫你中村先生。黃

文漢笑道。他把我當日本人。我就假充日本人。給他看。福田正平笑道。這才真是無獨有偶。他分明是個日本人。要混充中國人。你分明是中國人。却要混充日本人。你們倆倒可配合起來。成一對夫婦。福田無心之言。入於老黃之

軟指黃文漢忙止住福田道。低聲些。他聽了。還說我們有意輕薄他。福田正平笑道。他就聽了。也決不會怪我們。耳遂成有心之聽。老黃鑽進

有意輕薄他。這種女子。是日本女子中。具有特種性的。我知道他們也有一種團體。宗旨却是很正大。不過政府對於他們。很注意的監視。我一望就認得出是那秘密團體裏的人。這樣說來黃文漢驚道。你知道他們是種甚

麼秘密團體。宗旨既是正大。何以政府注意的監視。福田正平道。他們這種秘密團體。家慈從前也曾裏面當過幹事。後來因一點小事。與裏面的團員意見衝突。退了出來。他們的宗旨是盡各個人本身的能力。與國家謀幸福。對於政府。却帶幾分仇視的心思。更可怕政府都是可以仇視得的嗎。黃文漢道。他們女子。雖說盡各個人的能力。爲國家謀幸

福。祇是他們的力量。也有限。得很對政府。何以必帶幾分仇視的心思。他們這團體的組織法。我就真不懂得了。

福田正平道。他們的力量。却是不小。於今奉天、吉林、以及南滿洲。他們的團員。都佈滿了。黃文漢道。他們的團員。在奉天、吉林、南滿洲。做甚麼。福田正平道。做種種小生意的。也有當妓女的。佔多半數。黃文漢笑道。這簡直是秘密賣淫團了。破的一語福田正平聽了。登時紅了臉。遠遠搖頭道。不是。不是。黃文漢一想。我這話太說魯莽了。他母親現在這團裏當過幹事。我如何能這般直說。當下心中翻悔不迭。不便再往下問了。都低着頭。默然跟了柳花走。不一時到了北神保町。柳花站在巷口。讓黃文漢二人進去。黃文漢認得柳花的家。伸手去推柵欄門。推了兩下。推不開。祇撼得鈴子噹噹的響。柳花搶近身笑道。裏面有個鐵門。等我來抽了。說着將那纖纖玉手伸了進去。摸着鐵門。抽了出來。隨手推開了門。黃文漢二人都進去。脫了靴子。裏面老媽子迎了出來。三人同進房。黃文漢見一間八疊蓆房裏面。陳設都學着中國的樣式。一張小鐵床。上面鋪了中國的被褥。甚是精潔。一張紅木嵌玻璃的大衣櫥。一個梳妝檯。一張八仙桌。幾把單靠椅。都是中國搬來的。日本自然沒這種傢具柳花讓黃文漢二人坐了。老媽子端出個白銅火盆來生火。黃文漢看那火盆。也是中國的。便笑向柳花道。女士搬這些家具到日本來。祇怕狼費得不少的力。柳花笑道。這些家具。跟隨我的日子不少了。搬到日本來。却沒費甚麼力。在中國搬來。搬去。倒勞神不少。這些東西。都是上海買的。在漢口住了半年。就搬到漢口。後來到營口。又搬到營口。在營口住不上一年。又搬到哈爾濱。哈爾濱住了一年多。又搬到旅順。旅順住了兩年。又搬到大連。這回從大連搬到東京來。照他口述簡直是個媽才住了不到一個月。不知幾月一年之後。又將搬往甚麼地方去。黃文漢笑道。這們說來。搬運費倒比買價高了。柳花道。可不是嗎。我也是沒法。又捨不得丟掉。柳花說畢。折身進裏面去了。黃文漢笑向福田正平道。你所見

不錯。他果是這種秘密團體裏的人。像他也就算是個老於風塵的了。你說也狠想知道他的歷史。何不問問他。福田正平笑道。他剛才已說了個明白。還問他怎的。黃文漢笑道。你想知道的就是如此麼。福田正平道。他們除了這個。還有甚麼歷史。黃文漢道。我不懂。你剛才說他們這秘密團體。帶了幾分仇視政府的心思。是個甚麼道理。你何不索性明白說給我聽。我是不懂也。想聽個明白。福田正平聽了。望着黃文漢發怔道。你爲甚麼這也要問我。不是裝糊塗嗎。黃文漢低頭思索了一會。兀自想不出這仇視政府的道理來。呆呆的望了福田正平。要福田正平說。福田正平發急道。他們受政府監視。自然有些仇視政府的心思。你是個呆鳥。這也不懂得。說破不值半文錢。黃文漢才恍然大悟。連道。哦。哦。這須怪不得我。你說得太慎重。我聽得太仔細。以爲是個在野黨的組織。這仇視政府的心思。必然有個狠大的道理在裏面。越想越深。越遠。越想不到這道理來。你若直說了當的說。我也不白費這許多時的腦力了。怪道你說他決不會怪你輕薄。原來如此。福田正平笑道。你此刻可明白了。黃文漢點頭笑道。明白了。二人說話時。柳花端着兩個菜碟子出來。放在八仙桌上。拿椅子墊了脚上去。將電燈放下。黃文漢看兩個菜碟內。一碟松花蛋。一碟火腿。忙起身笑道。更完全是中國式了。虧你連這些東西都帶着回來。柳花笑道。中村先生不要笑話。福田正平在旁邊打着哈哈道。你裝中國人。費了多少本錢。還被人看出來了。他裝日本人。一錢不費。你倒看他不出。柳花望着黃文漢笑道。好嗎。你畢竟是中國人。我說日本人說中國話。如何說得那般如意。黃文漢也打着哈哈道。你剛才還說被你聽出來了。於今聽得有人說破了。我的中國話就那般如意了。柳花笑道。不是這般說。我說聽出來了。是說聽出你的日本話來了。你的日本話實在。是說得好。無論是誰。也不能說不像日本人。

閒話中又表明老黃之擅長日語

福田正平道。這話不錯。黃君的日本話很難得。找他的破綻。我們日本人說日本話。倒有許多錯

了。語法的鄉裏人更是十有七八。他動自動。混個不清楚。黃君絕沒有這些毛病。說那一類話。就純粹是那一類

話。語調變化。一些兒也不會錯。自然聽不出是中國人來。柳花點頭笑着。又進去了。須臾老媽子也端菜出來。黃

文漢看是一碟薰魚。一碟板鴨。柳花接着提了壺酒。三副杯箸出來。安好了杯箸。斟了酒。請二人入座。柳花重新

問了黃文漢的名字。不可少三人傳杯遞盞。吃喝起來。黃文漢心想。這地方在東京。倒是個一無二。的所在。將來

知道的人多了。生意一定發達的。就祇怕被亡命客知道了。他們不懂日本話的多。正難得像他這樣的一個懂

中國話的女子。陪他們取樂。人人都爭着來玩。一旦打起醋罈子來。被警察知道了。害得他又搬往別處去。那

就可惜了。可惜甚麼你自已才可惜呢幸好此刻在東京的亡命客。很有有限了。若是去年八九月間的時候。這地方祇怕早就臣

門如市的了。黃文漢胡想了一會。柳花祇顧執着壺。殷勤勸酒。黃文漢笑道。我們糊裏糊塗跑到你家裏來。便擾

你的東。我們也應借着你的酒。轉敬你一杯。才是作客之道。柳花笑道。我自己會喝。不用客氣。我已喝得不少了。

黃文漢看柳花的臉。果然紅了。雖是有點年紀。却仍很饒風致。王次回詩徐娘風味勝。雖年不是箇中人不能道。一時高興。定要敬他的酒。

柳花無奈。祇得陪黃文漢喝了一杯。福田正平也奪了酒壺來敬。柳花也祇得陪喝。一剎時壺中的酒已罄。柳花

叫老媽子再燙。黃文漢二人同聲止住道。時候不早了。下次再來叨擾罷。柳花笑道。已是十二點多鐘了。兩位都

不必回去。我們再喝幾杯。就在此地下榻罷。如此說來主人留髻而送客未免顯分厚薄了哈哈兩位可睡我床上。我另打個鋪。就是了。也不費

甚事。免得半夜裏在街上跑。此刻已沒了電車。外面又冷得緊。我這裏以後還要請二位時常來。用不着客氣。黃

文漢聽了心中有些活動。望着福田正平。想福田正平答應福田正平。素來不大在外面歇宿的。並且這種地方他是個顧全名譽的人。如何肯在這裏住夜。見黃文漢望着他。沒有想走的意思。便笑向柳花道。我是不能不回去的。黃君儘可在這裏歇宿。我對不住。先走了。說着起身向黃文漢道。你就不必走了。明日到我家裏來。我在家中等你。黃文漢也起身道。要一同走。讓你一個人回去。不是笑話嗎。福田正平道。不相干。我原是一個人來的。你何必和我客氣。不知黃文漢這晚果在柳花家住了夜。不曾且俟下章再寫。

評

黃文漢並非急色兒。何至便爲柳花顛倒。其追蹤柳花也。無非是好奇之一念。又加以一時酒興。於是乎便做出來。姑無論以後吃虧不吃虧。因此與圓子決裂。已是極犯不着。可見得一個人總不可高興太過。柳花年長色衰。所以加意做作標新領異。以求引動嫖客。其計甚巧。其用心亦太可憐矣。

第八十一章 洩秘密老黃洗澡 大決裂圓子撕衣

話說黃文漢本有意在柳花家裏住夜。福田正平又在旁邊攪掇。舉眼看柳花留宿的意思。很切。他如何得知他過情面是一種恣麼樣的情面也不暇計及和他愛情最濃厚的圓子。在家中留着半邊被臥等他回去。到了此時誰還肯想到家中人呢當下

送了福田正平出來。回身和柳花撤了杯盤。兩個綺語溫存。都是情場老手。這一夜說不盡的歡娛。祇歎春宵苦短。次日早起。黃文漢就在柳花家用了早點。拿錢給柳花。柳花定不肯收受。祇得賞了老媽子幾塊錢。叮嚀後約出來。計算歸家換了衣服。再去看看福田英子。歸到家中。見了圓子。心中不由得有些慚愧。圓子問昨夜在何處歇

宿。黃文漢隨口答應了幾句。圓子也沒話說。黃文漢有種習慣。和女人睡了。第二日無論如何。必得洗澡換衣服。若是一個月不和女人睡。祇要不是夏天。便一個月不洗澡不換衣服。他這種習慣。圓子是知道的。黃文漢這日歸到家中。即拿了衣服浴具。向浴室裏去。他自己並不以為意。了糟圓子却已知道。他昨晚必在外面與別的女人生了關係。登時氣得朱顏改變。將手中的活計。往席上一擲。禁不住兩眼的眼淚。祇顧迸出來。一個人越想越覺得黃文漢近日對自己的情形變了。男女之間一有破綻便無處不可疑了更是傷心。竟爾痛哭起來。等待黃文漢洗澡回來。圓子已哭得和淚人一樣。黃文漢這才知道是因洗澡被他看出來了。極力裝出鎮靜的樣子。問道。你為甚麼事好端端的這樣痛哭些甚麼。圓子也不答話。仍是掩面哭泣。黃文漢放了浴具。將換下來的衣服。教下女拿去洗。這下女是圓子手上請來的。平日圓子待他又好不待。說是幫着圓子。怪黃文漢不該到外面去玩。不過他們當下人的心裏。雖是如此。口裏却不敢說出甚麼來。巴不得圓子扭着黃文漢大鬧一頓。使黃文漢害怕。下次不敢再是這樣。他才開心。接了黃文漢換下來的衣服。故意慢慢的站在房中間。一件一件的抖開來看。下女更是看得特別注意。難道下衣上有甚麼證據麼黃文漢在旁邊看了。急得躲腳罵道。還不給我快拿去洗。站在這裏做甚麼。下女拿着下衣往鼻上嗅了嗅。祇管繃着眉。用手掩着鼻子搖頭。下女裝神弄鬼黃文漢躲腳罵下女的時候。圓子已抬頭看。下女手上的衣。見下女繃着眉。祇管搖頭連忙立起身來。奪了下衣。就亮地方翻出裏子來。正待細細的尋破綻。便是與女人衣上怎得會有破綻。明明是下女欺人。圓子氣頭上自然信了黃文漢一把搶了遠遠的一擲。笑道。老黃心虛便也笑話。笑話。你們見我昨夜沒有歸家。便以為是嫖去了嗎。那裏有這們回事。才真是冤枉。我說了。在朋友家中商議事情去了。因過了十二點鐘沒有。

電車不能回來就在朋友家裏睡了一覺。你不肯信。要受這些冤枉氣。何苦呢。只得如圓子此時早住了痛哭聽黃文漢是這般說。冷笑了幾聲。事情明擺在這裏。還要賴甚麼。你從來不無原無故洗澡。換衣服的我同你住了這們久。難道還不知道黃文漢聽了甚悔自己不該大意。祇得勉強打個哈哈道。你這回就猜錯了。我今日洗澡。換衣服是例外的。因為昨夜有兩個習柔術的朋友拉着我和他們較量。累出了幾身大汗。今日不能不洗澡。換衣服。你這氣不真是受得冤枉嗎。圓子連連搖手道。你不用騙我了。我都知道。你不在外面嫖了。為甚麼。下衣怕我看了。果然搶下衣搶壞了你近來對我的情形大不如前了。我難道一些兒也不理會你自己摸摸良心。我那一些兒對不住。自從進你家門起。每日担驚受怕。一個心都為你用碎了。我不為你認得甚麼梅子春子。那得有這幾個月的苦吃。真是小心小意。衣不解帶的伺候人家。都是為你何嘗安享過一時一刻。你想想我何苦是這樣。就圖的是你一個人。我早曉得你是這般過河拆橋的人。我沒處討苦吃了。要巴巴為你是那樣盡心竭力。圓子旋訴又旋哭起來。黃文漢想起圓子數月來受的辛苦。心中也有些替他委屈。料道事情瞞不過去。心中深恨下女不該當着圓子拿了下衣搖頭掩鼻。加圓子的疑心。怎麼怪得下女是你自己搶下衣搶錯了回頭見下女還站在房裏。遂厲聲叱他出去。下女彎腰拾了衣。鼓着嘴出去了。圓子呼着下女道。今天的衣服不准你洗。你敢洗了。我就請你滾蛋。下女在外面應道。太太不囑咐我也不會洗。這種髒衣服也要我洗。真沒得倒運了。黃文漢忍不住笑罵道。你這鬼東西。我那衣服。甚方地方髒了。你怕你太太的氣受得不够。還故意無中生有的捏出這些話來。圓子氣道。他是故意的。嗎。你自己去拿了看看。下女也在外面哼着鼻子道。還要說不髒。除非是哄瞎子罷了。黃文漢自己也不會留心。

不知如何弄髒了。祇得認錯。向圓子陪不是。誰知這不是倒陪壞了。圓子更痛哭起來。下女又跑進房來說道。好呀。祇一詐就自己招供了。惡黃文漢才知道受了他們的騙。下衣上原沒有甚麼髒。圓子既知道黃文漢實在是在外面嫖了一夜。登時哭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本非人情所堪。無怪圓子之哭。得天昏地暗。下女不與黃文漢有私。當亦不火上添油至此。黃文漢沒法。惟有作揖。打拱連陪不是一邊。罵下女快滾出去。下女望着黃文漢擠鼻子。努眼睛。黃文漢祇當沒看見。下女得意圓子哭得頭昏眼腫。跑到臥房內。打開箱子。將黃文漢做給他的衣服都倒出來。隨手拿了一件。用腳踏住。一邊袖子手扯着衣領。用力一撕。了氣急祇聽得查的一聲。撕了一道尺多長的破口。提起來想再撕幾塊。黃文漢已跟了進來。一手奪了。笑道。你恨我打我。兩下出出氣好了。這衣又不曾得罪你。撕他做甚麼。圓子也不答話。彎腰又拿一件來不及用脚踏。兩手握了。往左右祇扯。偏偏拿了一件夾衣。裁料又很牢實。圓子能有多大的力。那裏撕動了分毫。祇急得圓子一副臉通紅。黃文漢又一把奪了。仍笑嘻嘻的道。你若真討厭這衣。慢慢的處置他。就是何必急得這樣。圓子一眼看見了那梳頭的鏡檯。舉起來往蓆上就砸。梳子篋子以及零零碎碎的整容器具。散了一房。幸是一塊很厚的玻璃磚鏡子。碰在那軟蓆子上。不會打破。而那魚鱔膠成的箱子。已打得四分五裂了。下女聽得響聲也跑進來看。黃文漢拿了。下女出氣罵道。都是你這東西挑撥出來的。是非還跑來看甚麼。下女不服道。怪得我嗎。誰教你到外面去開心的。到這時候怪起我來了。圓子了砸鏡檯。想再尋幾樣物事砸破了。出了氣。順手撈起把茶壺。舉起要砸。下女忙喊道。太太不要砸破了。又要怪我挑撥是非。挑撥得惡極圓子不聽。猶可聽了。更加冒火。怕蓆子軟了。砸不破。向牆跟前用力砸去。一聲響。砸做幾塊。裏面的茶水茶葉。濺了半房。黃文漢打着哈哈道。聲音響

得清脆可聽回頭笑向下女道你太太祇要打破了東西就可以出氣快幫着你太太打東西祇要得你太太氣醒連房子都毀了也不怪你圓子打了幾樣手也有些軟了望着下女道這些東西我也用他不着了免得留在這裏又好去送那些野狐狸精太太是家狐狸精耶黃文漢知道女人的性格吃醋的時候越衍敷他越有與似的便向圓子說道事情已做過了錯也認了你的氣也出了就是這樣收了科罷我已後再不是這樣就是了你的意思無非怕我以後再是如此特意是這般一鬧使我下次不敢你不知我早已後悔了歸家的時候就很覺得對你不住我自己已存心再不如此糊塗你就一聲不做我也不會有第二次攥不住得狠你是個絕頂聰明人有話好說何苦這般受氣圓子鼻孔裏哼了聲道你這些話不必對我說我再也不聽你的話了你有第二次沒第二次是你自己的事不與我相干像你這樣過河拆橋的男子我也不愁多少誰耐煩再來問你我原有我的生活我的糊塗夢今日已經做醒了你不要糊塗以為我是特意鬧着防備你有第二次的老實說給你聽就在今日和你一兩斷呵呀竟是大決裂承你買給我的東西我也不敢領情留在這裏把你再送別人我又不甘心因此將他弄破我平日常對你說愛情是個完整的東西不能有一絲破綻一有了破綻就一錢不值了這樣冷的天氣我又才從醫院裏出來你竟忍心將我一個人丟在家裏到外面去嫖對我還有甚麼愛情可講老黃何其說之辭我又和你不是正式夫婦可見得正式夫婦之可貴將來三年五載之後一旦把我丟下來到那時我已不成個人了除了死在你手裏沒有第二條路給我走你說我值得麼而研頭之攥不住也於今這樣可寶貴的青春平白的在你這種靠不住的人跟到葬送已料定沒有好結果黃文漢不料圓子竟因這事要拆研頭才想起他平日無意中種種談話都寓了怕自己到外面去嫖的

意思。何嘗是爲你嫖的原故就來從容陪笑說道。我一時沒檢點。胡爲了這一次。以爲你是個度量大的。人祇要我自己相信對你的心不變。這

些事沒甚要緊的。實不料你就拿着我的錯處和我決裂起來。你的話雖不錯。愛情是個完整的東西。不能有一

絲破綻。但是不能說我昨晚在外面住了一夜。便將愛你的情分了給別人。你這樣聰明的人。甚麼事想不到。和

人家初次生關係。那裏就有甚麼愛情。圓子不等黃文漢說完。忙搖手道。不用說了。還對我用甚麼騙術和人家

沒有愛情。就睡得下來嗎。你哄誰呢。初次生關係。我在醫院裏住着。你也不知道在外面嫖過了。多少罷。罷你的脾

氣。我還不曉得能一晚離開女人嗎。你不將愛我的情分給別人。不錯是拿愛別人的情來分給我的。好利害我的

福命薄。不敢享受你以後完全去愛別人罷。不要分給我了。黃文漢跌脚道。這才冤枉透了。說時指着下女道。你

問他。看你進醫院去了。我在外面住過夜。沒有圓子冷笑道。我不在家裏的時候。你不在外面住夜。我在家裏的

時候。你倒要在外面住夜。這樣講起來。明明是嫌避我了。好利的詞鋒。娘子軍我還睡在鼓裏。祇天天打點愛情。在你

身上。用怪道你以爲我度量。大恐怕世界上沒有這樣大度量的女子。你相識的人多去另拚一個罷。我委實再

不能在這裏伺候你了。老黃其何說之辭黃文漢拍着膝蓋。搖頭嘆氣道。這話從那裏說起。人家男子在外面玩耍的也儘

有他家裏女人未必都不知道。幾曾聽人說有因這等事就離開的。老黃差矣。人家是有夫妻名分的。仗著名分還可你慢

慢的將氣平下去。想想這逢場作戲的事。男子多是免不了的。祇要待你情形不變。可以將就過去。便將就點兒

何苦。定要刀刀見血。來計較圓子低頭流淚。一邊用手巾揩了一邊說道。人家女人度量。大你。和人家女人去拚

我生成度量小將就你做甚麼我請你當烏龜來將就我看你的度量何如人家男子當烏龜的也不少也從沒聽說有烏龜退了老婆的你便將就點兒當個烏龜罷。雖是氣頭上的話卻是言語妙天下呢黃文漢禁不住撲嗤笑道你若存心要我當烏龜我自然是義不容辭祇要你肯把我當我縮着頭當就是了並且一些兒也不算將就事情已是錯過了。你以觀後效就是何必定要認真已過之事都不用說了快點兒弄午餐吃昨晚約了今日去深川看福田英子本打算上午去的害得福田正平在家中等圓子道你不要扯談我已決心不再和你過活了。我生性如此人家待我沒一絲破綻我也不忍心以絲毫錯處待人人家既待我有不好地方我是決不肯上人家第二次當的我平日不住的和你說就是怕你不留神使出你的老脾氣來今日愛這個朋日愛那個弄得我和你沒有好結果我在醫院裏的時候你們在家中幹的事我何嘗不知道不過我估量着不至損害我的愛情便懶得說誰知你越弄越不成話了再過下去怕沒丟我的日子嗎。圓子所怕的就是這一着犯不着坐在這裏等你給當我上黃文漢見圓子說話十分決絕全不像隨意說着出氣的可真急了緊緊的握了圓子的手道你真忍心借着這點小事和我決裂嗎。圓子道你有意和我決裂怎能怪我借着這點小事和你決裂黃文漢道我何嘗有意要和你決裂你說話要平心我昨夜的事固是不應該祇是我的心你難道還信不過我不是真愛你我和老蘇商量求他幫助我做甚麼。去年我和你送了春子母女回去之後同到老蘇家裏我不是當着你對老蘇說承他幫助我一千塊錢嗎。從那日起我能問幾日不和你商議回國的事難道我都是假的幾個月來祇偶然在外面住了一夜縱有罪也不至於要和我離開我並說了以後再不是這般了何必過於認真圓子搖頭道男子在外面嫖的事原沒甚麼緊。

我也知道不過我的身世你是明白的我平生受苦受在甚麼地方就受在男子變心上頭假若男子不變心我原非賤種何至變節驚弓之鳥怕曲木我於今已是對你一點愛情沒有了任你說得天花亂墜我自己都收我自己的心不回來我也不怪你我是這種命用生命去換都換一個男子的心不轉來我還希望甚麼傷心刻骨之言黃文漢聽了這句話不由得心酸痛哭起來下女到了這時候才知事情鬧大了想說話來勸圓子才走到圓子跟前還沒有開口圓子已教他滾出去下女嚇得不敢開口了退到房門口站着黃文漢痛哭了一會自己揩了眼淚向圓子道你既說得這般決絕我也是個男子說不出哀求的話來不過我此刻實在傷心到了極處腦筋受了這大的激刺也昏亂了我二人幾個月來的濃密愛情很不容易這樣糊裏糊塗的拆開實在有些不甘心然而緣分定了沒有法子緣分並不見得一定滿了祇要你能夠心口如一的過下去尚可挽回一二祇是我還有許多的話要和你說此時却没有心緒說出來也顧此失彼你可能依我的要求再在這間房裏從容三天等我腦筋恢復了原狀祇要和你談一個鐘頭我這一個鐘頭的談話並不是要挽留你能許可麼圓子雖然寒心到了極處決意和黃文漢拆開但是見黃文漢如此痛哭心中也有些軟了聽說要求從容三天便答道既不是要強留我便從容三天也使得黃文漢才轉悲爲喜道豈敢強留你我作事從來不勉強人況對於我極心愛的人忍心使你再受委屈嗎你既答應我從容三天我此刻要休息休息吃了午飯仍是得去福田家約了人家不能失信福田英子又是上了年紀的人他不久就要去鄉裏靜養他兒子說很盼望我去圓子問福田英子是何如人黃文漢道福田英子你都沒聽見說過嗎這人不是尋常女人很有點思想他十年前在日本很有點名氣圓子搖頭道我不曾聽人說過黃文漢遂將

福田英子的歷史。略略述了一遍。圓子本來是個有飛揚扈性質的女子。聽了福田英子的歷史。自然佩服。二人閒談了一會。圓子的氣也漸漸的平了。幫着下女弄好了飯菜。同黃文漢吃了午飯。黃文漢又溫存了圓子一會。繫了裙子。圓子拿出斗篷來。給黃文漢披上。又替黃文漢圍了領襟。黃文漢與他親了個吻。出來坐電車。到了深川區。黃文漢因久不來福田家。將福田家的番地忘記了。尋了好一會。尋不着。問警察才問着了。到福田家。已是午後三點鐘了。福田正平。在家中待了半日。不見黃文漢來。午後報館裏有事。已到萬朝報館裏編輯去了。黃文漢見了福田英子。行禮問安已畢。祇見福田英子。背後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學生。却又是老黃。的覺障到了。穿着實踐女學校的制服。望着黃文漢。想行禮。又有些害羞的樣子。黃文漢看他生得面如映日。芙蓉。眼若縈波。秋水。不覺怔了一怔。才在家裏鬧了一場出來。又要見獵心喜了。是之謂本性難移。福田英子回頭給那女學生紹介道。這位黃先生。是中國人在日本留學十多年了。爲人很是義俠。那女學生聽了。即伏身向黃文漢行禮。嚇得黃文漢翻身還禮。不迭。二人行過了見面禮。黃文漢問福田英子道。這位想是你老人家的令戚。不知福田英子如何回答。且俟下章再寫。

評

黃文漢本是個沒長性的人。其與圓子能够敷衍到幾個月之久者。一來是意氣相投。二來也是不見可欲。所以見了柳花。免不得暫時將圓子攔起。倘若無日不有柳花等人以供其研究。則圓子之爲老黃所棄。亦是意中事也。圓子一段責備老黃之詞。並不得謂之羅織武斷。

圓子之對於老黃。不可謂非真心相從。而老黃故智復萌。則棄之之消息已動矣。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宜圓

子之要拆姘頭也。

圓子責備老黃。雖然是刀刀見血。語氣不肯放鬆一點。然其心實亦不忍即刻分離。爭奈老黃一轉眼。又去轉齋籐君子的念頭。於是乎圓子遂不能更與老黃同處矣。

第八十二章 老福田演說社會學 黃文漢移情少女花

話說黃文漢問那女學生是否福田英子的親戚。福田英子答道。他是我的姨姪女兒。他母親是我的胞妹。他姓齋籐。名叫君子。他的父親多年亡過了。他一個哥子在文部省（教育部）辦事。他家中就祇他母女兩個。連下女都沒用。炊爨都是他母親自動手。君子見福田英子說他的家事。羞得低着頭。祇管用手在下面扯福田英子的衣。教他不要說。福田英子不知道君子甚麼用意。回過頭問他做甚麼。君子低聲說道。我家裏的小氣樣子。說給黃先生聽了。怪難爲情的。你老人家不要說了罷。勤儉持家以爲小氣可羞是小孩子不懂世事的見解福田英子聽了。哈哈大笑。你家裏甚麼小氣樣子。說了難爲情。我說的正是你家裏的好樣子。黃先生不是講浮華的人。聽了必是贊成的。我家中也不會請下女家中的事情。那一樣不是我和你嫂子做的。你的媽當你父親在日的時候。他也會呼奴使婢。那時我就嫌他太不講人道。不大和他往來。所見未免有點偏但亦是救時的言論及至你父親死了。他常來我家裏聽了我的學說。見了我的舉動。才知道同一樣的人類。彼此都應該存個哀矜憐恤的心思。不得強分貴賤。仗着自己手上有錢有勢。去驅使人家。將人家當牛馬。究竟雇人與受雇於人的事情便到了世界大同的此言爲苛待虐使僕婢者道也你要曉得社會的階級。一不平等。就是肇亂的禍根子。你年紀小。不會多讀世界各國的歷史。你將來讀了。就會知道世界各國自立國以來。到於今。沒有不

是經過幾次禍亂的尋他。那禍亂的根由無一次不是因政府壓迫國民太過國民忍苦不堪沒法羣起來反抗政府一次反抗不成犧牲許多生命政府得了勝利更加壓迫得利害便激起二次反抗二次不成便有三次三次不成便有四次各人拚着流自己的血非將那殘暴政府推翻不可終久必然是國民得了勝利才罷但是人類有一種劣根性就是想不做事專吃安樂茶飯世界上最會吃安樂茶飯的只有做官一途每日只是伸著手問國民要錢不拿錢來便又用他的壓迫手段了所以第一個殘暴政府推翻了第二個殘暴政府又出了現又凌逼起國民來國民自是不服又得大鬧起來世界各國的歷史都是如此所以有知識有眼光的豪杰一眼看穿了這肇禍的根子於是共和國的名詞就產生於世界這共和兩個字是專一與專制作對的就是不許政府有施行壓迫手段的權力福田英子說時指着黃文漢道像他們中國就是想剷除這禍亂的根苗所以改建共和國於今已是四年了共和國家決不能容專制人物袁世凱做專制總統你看他們國民如何反對的於今又要打仗了。英子那裏知道中國的內容竟君子聽了似懂非懂的問道已經改了共和為甚麼還要打仗袁世凱一個人專制大家都不專制他如何過得四年。絕世妙語○中國就是捧老袁的小忘八蛋太多了福田英子望着黃文漢笑道所以我肯呼奴使婢就是大家不專制的表示黃文漢歎道果能大家不專制世界各國都無從發生兵戈的問題。所以社會主義先要講到無政府才可以福田英子道不能大家不專制就是大家不能克制各個人的私慾。所謂私慾者即是好逸惡勞四字盡之矣世界各國所推崇的英雄豪傑他做的事業就是能擴張他的私慾將一般人的私慾都吸收起來越是能擴張得範圍寬廣越是吸收的人多越是崇拜的人多崇拜的人一多他的私慾越擴張專制性便越發達。所以做成一個大忘八蛋必得有許多小忘八蛋做他的黨羽我

常說歷史上推崇的英雄豪傑是私慾做成的一國有了一個這樣的英雄豪傑出世他一天不死世界便一天不得安寧昔日的拿破崙今日的威廉第二都是吃人不吐骨的魔王我也不知道世人都推崇他做甚麼人類的性質實在不可思議從來是這般是非顛倒他何以要推崇他們就是想學他專一問百姓要供給而已黃文漢笑道是非並不顛倒推崇他們的都是爲要擴張他自己的私慾而力量不及就是你老人家說的被他們吸去了並不是推崇人家實就是推崇自己便是敵國弄成今日這樣非驢非馬的局面就是各個人的私慾沒有個範圍越擴張越擴張說起來徒亂人意敵國幾千年前的哲學家莊子早就說破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像你老人家這樣躬行實踐講平民主義的一國之內能得幾個人日本有一個也罷了中國簡直沒有半個何以呢一做了官便甚麼也不知道了也要擴張他的私慾起來無怪人家欽仰福田英子笑道一有要人家欽仰的心思便壞了人類相處本應如此在我這學說裏面謂之本人就是本來面目之人的意思照着本來面目做去沒有討好的心沒有成功的心始終如一到死的那一日爲止談何容易如今世上那有這般的人黃文漢問道沒有討好的心我知道沒有成功的心這話怎麼講福田英子道沒有成功的心這句話很易懂倒是沒有討好的心這句話恐怕未必懂得不是我說黃先生聽悟不及黃先生不大研究我這種學說祇怕有認錯了的所在黃文漢點頭道請你老人家明白說給我聽福田英子道沒有成功的心是因爲本沒有成功的日子古來聖賢所做的事都是人類應做的並且他一生還不會做到人類應做的事的十分之幾我們平心和古聖賢比較起來還不知要差多少所以永遠沒有成功的日子自然不能有成功的心這道理很容易知道至於這討好的心就難說了造物生人本各人賦了各人的本能初無待於第二人或第三人的提携保護這人既與這世界生了關係他

自有其立足之地，自有其爲人之格，不容有第二人與第三人來侵犯。若第二人或第三人無端地去侮蔑他，固是侵犯了他的立足之地，侵犯了他爲人之格，就是無端地去保護他，去幫助他，也是侵犯了他的立足之地，侵犯了他的爲人之格。講我這種學說的人，無端的侮蔑人家，是不會有的。就祇怕矯枉過正，無端地去保護人家，幫助人家，這保護人家，幫助人家，其罪過與侮蔑人家相等。此種學理高深已極，迥非近世之人所能夢見。所以不可有討好的心思。黃文漢道：然則你老人家何以說要哀矜憐恤人家哩？此語問不可少。福田英子道：我所講的哀矜憐恤，就是不奴隸牛馬同類，使人不得爲人人與物之比較，自是人爲貴人，因物而不得爲人所失者，重所得者，輕人昧於輕重之分，甘爲物而自趨於牛馬奴隸之域。我們應該存哀矜憐恤他的心思，不再引誘他趨進不已，使他自己去改趨，向仍得復他的本人。我絲毫沒有討好的心思在內。是不侮蔑人的說法，並非幫助人的說法，其理深矣。黃文漢問道：依你老人家這樣說，譬如在嚴冬的時候，途中遇了一個裸體的乞丐，凍得他縮瑟不堪的，向我乞錢，我應給錢他，不應給錢他哩？福田英子連搖頭道：萬沒有給錢的道理。他自己不知道人格可貴重，而要享這無義務的權利。你一時姑息之愛，便永遠喪失他回頭趨向人道的決心。而你這一時的存心已下了牛馬同類的種子。牛馬尚不享無義務之權利，你奈何以待非牛馬者？待同類這一時姑息之心，就說是絕無人道，亦無不可。好好我素來說講慈善的是人道的，蟲賊是增長他人的依賴性質，還不如英子說得透澈。黃文漢道：依你老人家的學說，是眼望人餓死，凍死，也不能去救他，一救是人類相處簡直無絲毫相愛的心了。福田英子笑道：黃先生，你弄錯了。我這種學說，不是要我一個人講的，是要大家講的。大家不忘记自己的本能，本來自有立足之地，無待於人家提携保護。望人家提携保護，是有意不自立，有意喪失他自己的人格。那們他要凍死，餓死。

也是他有意要凍死餓死的，便望了他斷氣也。祇有歎息，這人丟了人類的，路不走，走入畜牲道，以至弄到這樣的結果罷了。若有一個人在這人要凍死餓死的時候，伸手去救他，世界上就要多幾個走畜牲道。望人提攜保護的人，所謂增長他人
的依賴性質也，所以我說萬沒有給錢的道理。黃文漢聽了，不覺毛髮悚然，也不再問了。英子一段說話
是社會學的精華

義宜乎老
黃咋舌一時貪着說話，不覺已到六點鐘。福田正平的女人開了飯出來，黃文漢起身告辭，福田英子留道：「黃先生何妨就在這裏胡亂用一點，不過我吃的是麥飯，祇怕黃先生吃不來。」黃文漢平生祇聽人說過有麥飯的名詞，不獨沒有吃過，並沒有看過，倒想見識見識。加之有如花一般的君子在座，心想多和他晤對一刻，是一刻的幸。福。老黃聽了這一大段高尙的議論
還是醉心女色可謂下愚不移矣見福田英子這樣說，便仍坐下來，笑道：「你老人家說那裏話，沒得折死我了。你老人家，和君子小姐都吃得來，我那有吃不來的？」說時，拿眼睛瞟着君子，君子坐在福田英子背後，聽黃文漢說他吃得來，麥飯又拿眼睛瞧他，便望着黃文漢，繙着眉搖頭，以示吃不來之意。君子大
有意趣黃文漢看福田正平女人送來的菜，一小碟蘿卜之外，就祇有幾片紫菜，一方寸鹽魚，心想福田英子的儉德也就可風了。惟儉可以無求於人
是革除自己的依賴性

實第
一法一會兒，福田正平女人端了一桶飯出來，將三個食案分給三人，盛了三碗麥飯。福田英子向黃文漢說了句對不住，沒有供養，便端起麥飯，往口裏扒。黃文漢看了，這又黃又黑的麥飯，不知道是種甚麼滋味，端起來，略

就鼻端聞了一聞，覺得一股生腥氣，刺鼻孔。一些兒飯的香味也沒有，不敢露出吃不來的樣子來。舉起筷子，祇管往口裏扒。這東西作怪的，由黃文漢祇管扒，喉嚨裏就像有東西堵住了似的，死也不肯下去。塞在口裏，打得口舌生痛。黃文漢祇得停了箸，慢慢的咀嚼，用唾沫潤了半晌，好不容易吞了下去。偷眼看君子，正要筷子一粒

一粒的夾了往口裏送。還是蹙緊雙蛾，不敢吞下去的樣子。福田英子也不顧他們。二人能吃不。能吃不。一刻工夫吃完了。一碗打開飯桶，又盛了半碗，喝了一口茶，又一陣吃完了。豈可因嗜欲自殺其身，刻苦勤儉是革除私慾的第一法。黃文漢深恐吃不來，給福田英子笑話，打仗似的一鼓作氣，狠一狠心，居然被他將這一碗吃下去了。還不肯示弱，打開飯桶，又盛了一碗。君子見了，很覺着詫異，停了箸，不夾看黃文漢吃。黃文漢已經吃下去了一碗，第二碗便不似以前爲難了。心中將他當做一樣極貴重的補品，吃到後來，真被他吃出些滋味來了。福田英子見君子不吃，笑道：「你吃不來，就罷了。你看黃先生多能吃。」君子道：「我不是吃不來，今日午飯吃遲了，腹中還飽得很。福田英子點頭笑道：「你是因腹中飽了，不能吃。若在飢餓的時候，便是麥飯以下的食品，也得大吃。」人生口腹之欲是無底止的，苟能存一個飽著

比餓著好的心思，甚麼粗糲不能下咽。

君子真個將碗筷放下，來黃文漢吃了第二碗，實在不忍心再使自的口舌受苦，便向福田英

子道了擾，不吃了。覺得口中發酸，喝了幾口茶，吸了支雪茄，才好了點兒。福田英子見黃文漢吃完了，即起身，一手端一個食案，送到廚房裏去了。黃文漢趁這當兒，笑向君子道：「這麥飯無怪小姐吃不來，我都有些難吃。」君子笑道：「先生吃不來，倒吃了兩碗。」黃文漢道：「主人的情分，不由我不忍苦硬吃。」小姐常來這裏的嗎？君子搖頭道：「一年至多不過兩三次。因爲我姨母就在這幾天，要搬往鄉下去住。我媽身體不好，出外怕冷，教我來看看姨母。」黃文漢笑道：「我今日幸福極了，恰好遇着小姐。」眼睛有幸福口舌吃了苦也。難得難得，他老人家鄉下去了。想再看小姐，祇怕是不能够了。君子望了黃文漢一望，正待答話，見福田英子從廚房裏出來，連忙低了頭，不做聲。福田英子灣腰拿了飯桶，端了君子面前的食案，笑道：「好嬌貴的口腹，飯菜都一些兒沒有動。」君子登時紅了臉。福田英子也不顧端

着仍送往廚房裏去了。君子悄悄的望着黃文漢道：先生看我這姨母多討人厭。我最怕我媽教我到這裏來。黃文漢問道：小姐住在甚麼地方？君子道：我家在音羽町。護國寺先生到過麼？黃文漢點頭道：到過。隔音羽町沒有多遠。君子道：護國寺裏面很好玩。我每日下了課就到裏面去玩。我還有幾個女朋友也住在護國寺的附近。黃文漢的一雙眼睛是見不得生得整齊的女人。見了生得整齊的女人不轉幾個念頭儘覺放心不下似的。今日見了君子舊病復發。只怕你和君子尚未輕舟入港。圓子已經是似弩箭離弦了。心中不住的計算要如何才能與他通殷勤。不過他心中雖是這般計算。祇因君子的態度太恬靜。年齡又太幼稚。恐他不懂得吊勝子的事。以後又難得有見面的機會。心中甚是着急。後來聽他說每日下課去護國寺玩。才將這心放下。然不敢因君子這句話便認爲有意與自己吊勝子。當時想用話探君子的口氣。福田英子已出來。祇得按捺住偷香竊玉之心。整頓全神與福田英子研究學說。二人又研究了一會。君子忽然起身告辭。老黃是無可如何不能不聽英子的學說。君子自然坐不住了。福田英子也不挽留。黃文漢十分想和君子同走。奈自己心虛。惟恐福田英子見疑。眼望着君子走了。好一會還不敢與辭。直和福田英子談到九點鐘。才別歸家。圓子接了和平常一樣。白天裏的事彷彿忘了一般。深心黃文漢平日在外面見了齊整的女人歸家必對圓子說。裝束如何。入時容顏如何。標緻圓子聽了心中也很高興。次日必依黃文漢說的裝束給黃文漢看。絕無一點妬嫉之心。黃文漢這日歸來。仍將君子如何的情形一一說給圓子聽。祇將自己吊勝子的念頭及君子所說的每日課後去護國寺的話收起。不說。圓子道：可惜不知道他的住處。若是知道倒好了。黃文漢笑道：知道有甚麼用。圓子道：你歡喜他。若是知道他的住處。我便可設法替你撮合。圓子用鈞距之術了。黃文漢大笑道：撮合了便怎麼樣。圓

留 東 外 史 五 集

子道。遂了你的心願。還有怎麼樣。黃文漢道。你替他撮合了。你怎麼樣。圓子道。我還是我高興。在這裏。便在這裏。難道你有了他。真個就丟了我。他由我引薦給你。料他也不敢便將我攆掉。言妙哉黃文漢仰天打個哈哈道。好乖。覺的圓子夫人。你信。我不過特意是這們說。以為我已經知道了他的住址。不肯說給你聽。想用這法子。將他的住址騙出來。你放心。波我這個心。決不會去愛旁人。看了你。我還有甚麼不滿足的。當面說假話。假話是說不得的。總有對穿的時候。對穿了自己便貼不

了。住脚說着。樓過圓子來親熱。圓子正色道。我的心你猜錯了。今日上午的時候。實在是信你。不過後來看你的情形。我甚麼也沒得說了。你一個男子。能為我痛哭。若不是愛我。捨不得我走。你何必如此。祇要你對我的心。一絲不變。任憑你怎麼樣。我都使得。這是圓子從前的心。自從大鬧之後。不見得有這般密切了呢。我不是個糊塗人。男子的心。豈是被女人拴得住的。我縱然拴住了你的身。你的心不向我。對我木偶一樣。我也有甚麼趣味呢。我也知道東京比我美幾倍。幾十倍的女人。不少愛好的。心是與生俱來的。任是誰也不能抑制。你見了旁的女人可愛。我定要抑住你不許你向他施放愛情。久而久之。你必待我和仇人一樣。你到了那時候。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個甚麼心。就一時忽然覺得我可憐。想將這心收回來。再愛我自己。也做不到。這是個甚麼道理。哩。祇因為是由漸而進的。這心已由根本上改變了。一時決收不回來。何況是姘頭。不是正式夫妻呢。倒是我和你兩人。或是因語言衝突。或是因意見不合。吵了一回嘴。甚至扭打了一會。不要緊。不過一兩個鐘頭。我的氣一平。仍然和從前沒有吵嘴。沒有扭打的時候一樣。你今日出去了的時候。我一個人想了半日。很想出些道理出來了。黃文漢笑道。你想出些甚麼道理出來了。何妨說給我聽聽。圓子道。定要我說給你聽。也沒甚麼使不得。我想要的道理。就是想要如何才能拴得你心。住。想來想去。惟有

順着你的意思。不獨不和你爲難。並且處處幫助你。你愛上了甚麼女人。我就和你設法。必將那女人弄到你手裏。任憑你和他如何親熱。便當着我和他睡覺。我也祇當沒看見。如此祇要幾次。你的心自然會不忍再和旁人要好。黃文漢笑道。萬一我不知道反省。便和那女人長久要好。你又怎麼樣。是你便難講。不有此行爲。圓子笑着搖頭道。

決不會有這種事。萬一真有這種事。也是沒法。我便當初不幫你的忙。你也是一般的。可以和旁的女人要好。那時我一些兒使你留戀我的心思。也沒有要丟我更丟得快些。倒不如幫着你成功。你縱然不以我爲意。其言太甘。其中必苦。

黃文漢色令智昏。安得上當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孩兒倒纏了。你的那相手方。明知道因我才得成功。難道一絲也不感激我。還忍排擠我嗎。要保全

在你跟前的地位。除了這法。沒有第二個法子。黃文漢大笑道。你這法子是好。祇是我除了你。沒有可愛的人。怎

處。黃文漢非不老奸巨滑也。其如禍生於所忽何。我平生經過的女人。或嫖或偷。總數在二百以上。從來不會用過一絲愛情。和我有關係在

五次以上的。算得出不上十個人。我的愛情。很是寶貴。絕不肯輕易向女人施放。就是我家裏女人。他也不會一

天享受我對你這樣的愛情。這話便是真的。我玩是歡喜在外面玩的。你放心。我愛你的心。自信沒有罣雜。一點不純粹

頭的念頭。在裏面。這話便是假的。祇要你知道這個道理。不和我吃這些毫無價值的醋。便到天荒地老。我二人也沒有

離散的日子。時候不早了。我們睡罷。圓子高高興興的鋪了床。二人携手入春幃。圓子在枕邊問君子的容貌舉

動。十分詳細。又問會談了些甚麼話。話中含着有相愛的意思。沒有黃文漢一邊和圓子親熱。一邊說道。得意忘言了。

他的年紀還輕。恐怕不懂得這事。圓子就枕上搖頭道。十五六歲了。你說他還怕不懂得這事。住在東京的女子

又在實踐女學校上課。祇怕已經開過好久了。那裏會不懂得。你想想你比梅子何如。梅子尚且懂得。豈有他不

懂得之理。放心他早懂得了。黃文漢道。他若是真懂得對我就不爲無意了。來黃文漢說到這裏忽然停住了。口不說。其意若曰我豈不老奸巨猾哉圓子笑着揉了揉黃文漢兩下道。他怎麼有意說給我聽。惟有這種小女孩子初開情竇的時候和他心愛的男人說的話。耐人尋味。圓子可謂奸猾極矣其才乃在王熙鳳之上何以知之黃文漢之才情手腕都在鍾二爺之上故也你說出來必有好笑的地方。黃文漢安黃文漢想起君子說話時的情形。實在有些趣味。一時高興忘了形。便將君子所說課後去護國寺的話。還加了些油鹽醬醋。在裏面。不好了圓子真決裂矣說給圓子聽。想引動圓子的心。好取樂。圓子聽了。真個鑽入黃文漢懷裏。笑個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我以為人類進化。必然有世界大同的一日。世界如果要大同。當然先從無政府入手。所以無政府主義。爲近日最切要的學說。

社會主義。也是以無政府的社會主義爲純粹。蓋人人能够自立。人人都很能够尊重自己的人格。自然用不着政府。有政府。反足以引誘人類。使之不能自立。使之不有人格。

所以無政府的社會主義。以革除依賴性質爲自立之根本。以純粹的個人舉動爲培養自己的人格。世界上人人個個都能做到。如此時便是大同的世界了。

福田英子一段話。看起來似乎理論高深。其實非常之淺近。都可以身體力行的。較之近人專講均貧富。以便依賴有錢的人吃飯。專講公妻。以便侮辱婦女之人格。其相去何止天淵之隔。

第八十三章 深心人媚語騙口供 急性兒濫情露底裏

話說圓子鑽入黃文漢懷裏，笑了一會。按狡黠子必因聽了黃文漢的話，臉上變了顏色，恐被黃文漢看破，故意鑽入黃文漢懷裏。喘氣不已。黃文漢抱住，撫摸他。圓子伸出頭來，推開黃文漢的手，笑問道：推開黃文漢的手者，已決心不再和黃文漢親近，好利害的！圓子竟使黃文漢如在夢中。日幾點鐘，下課嗎？黃文漢道：沒問他。大約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真是呆鳥，還不明白圓子是騙取口供的。圓子聽了，忽然坐了起來，將衣披上。黃文漢問做甚麼？圓子笑道：我有事就來，說了推開門往廁屋裏去了。好一會才出來，望着黃文漢，跌脚道：我這種身體真不了，祇一着急，身上就來了。才來過沒有二十天，就是上午着了些兒急，此刻又來了。你看討厭不討厭？黃文漢聽了一團的高興，至此都冰銷了。歎氣說道：那有二十天，還祇有一個多禮拜。圓子笑着脫了衣，進被臥說道：偏是你記得清楚。黃文漢道：世界上最討厭的，沒過於這個東西。好好睡罷。圓子笑道：誰不說好？好睡，你橫豈有代替的？怕甚麼？挨過今日一夜，明日下午就好了。不過他的年紀輕，你須不要急性。一回將他嚇怕了。他卻沒有嚇怕你，卻說時長歎了一聲道：我這樣的身體，真巴不得你找旁人去開心，祇有春子知道我的身體，已經氣變了心了。說時，長歎了一聲道：我這樣的身體，真巴不得你找旁人去開心，祇有春子知道我的身體，不好。第四十五章坐空中電車的時候，春子曾說圓子的身體不很强壯。還時時憐恤我，你是祇知道口裏說說真正憐恤我的時候也少。得很說着，掉過臉去睡了。黃文漢也沒留神，以為他要睡了，便也安心睡覺。第二日早醒來，見圓子已經起去了。圓子從來起床，在黃文漢之先，也不在意看圓子的枕頭，濕了半截，拿起一看，才知道他是昨夜哭了。連忙爬起來，心想他不哭了一夜，那得有這多眼淚？難道他昨夜說的話，硬是因信我的心，不過特意騙我的嗎？豈敢我當初原料到這，着祇是我也會留神細看他說話的情形，都像出於誠意，並且我並沒有說出我要實行吊君子的膀子這一

句來。還要怎樣說法才算是要吊膀子呢他不應便傷心到這樣。不過他本來是個好哭的人。時常無原無故的也要流幾點眼淚。必

是昨夜因身上又來了。想到他自己的身體不好不得我真心憐恤。所以傷心。聰明人總會自怨所。以才鬧到不可收拾教我怎樣真心

憐恤你自己身體生成是這樣。任是誰也沒法。中將湯也不知吃過了多少。黃文漢正坐在被中思量。圓子雙手

捧着一個檀木火爐進來。裏面烘烘的生了一爐火。見黃文漢已坐起來。衣服也不會披上。連忙將火爐放在床

邊。拿了寢衣替黃文漢披上。笑道。圓子待老黃實在不錯。只是老黃太放蕩了。當然要吃虧你爲甚麼起來。衣也不披。一個人坐在這裏發獸。黃文

漢見圓子仍和平常一樣。便也笑着套上寢衣。說道。你起來了多久。我怎的一些兒也不知道。你昨夜甚麼事又

哭了。圓子笑道。你幾時見我哭來。黃文漢順手拿了那圓枕頭給圓子看。圓子一把奪了。打開放鋪的幘。往裏面

一摺。笑道。不是的。快起來去洗臉。等我鋪好床。要用早點了。黃文漢見圓子極力掩飾。也不追求。不追求原是可以的。但何以一聽肯又忘

了卻去找君子呢即起來繫了腰帶。出房洗了臉。剛同圓子用完了早點。蘇仲武來了。對黃文漢說定了明日坐近江九回

中國去。黃文漢道。何必走這般匆卒。我祇等雲南的復電來。我也要走了。再等一會。同走不好嗎。蘇仲武搖頭道。

你走還沒有期。我在這裏多住一天。多受一天的罪。不如早走的好。你已決計去雲南嗎。黃文漢道。並沒有決計

去雲南的心。不過我接了雲南的電報。已回信去將我的情形說了。若沒有可以供生活的位置。我就犯不着多

遠的跑去。如有相當的位置。我又何必久困在東京。看他如何回電。祇是我近來又得了個消息。居覺生在山東

弄得很好。我又想到山東去。我去山東比去雲南相宜些。山東的事。免不了和小鬼有交涉。我自信和小鬼辦交

涉。比普通一般懂日本話的人。要有把握些。居覺生爲人又好。所以我又想到那裏去。蘇仲武道。於今居覺生在

山東已有了根據地沒有。黃文漢搖頭道。根據地是還沒有。不過像他那樣做去。大小儘可得一塊地方。蘇仲武道。你的方針還沒有定。我不能等你。我決定明日走。黃文漢沈吟了一會道。你先走也使得。接着笑了一笑道。你既行期在即。我今日得和你餞行。你的意思。還是想多邀幾個朋友。鬧一鬧酒。還是不請旁人。就是我兩個人去吃呢。蘇仲武笑道。都可不必。我近來的心緒。你還不知道嗎。那有精神鬧酒。你我的交情。也講不到餞行。鬧這些虛文。倒顯得生疎了。你的行期。大約在二三月。我一直回家。沿途絕不耽擱。擔認了你的款子。到家即由郵局寄給你。黃文漢當下謝了蘇仲武。便也不再說餞行的話。蘇仲武要歸家收束行李。黃文漢道。我幫你去收拾。我橫豎坐在家中也沒甚事。便起身換衣服。將蘇仲武明日歸國的話。向圓子說了。圓子也向蘇仲武說了許多惜別的話。約了明日同黃文漢送往橫濱。蘇仲武知道是辭不掉的。祇說了兩聲多謝。便同黃文漢出來。回到家中。黃文漢幫着將行李一件一件的清理好了。已是午餐時候。黃文漢笑道。我們何不去源順吃點料理。並不是替你餞行。你這一去。不知何時再來日本。也得和日本的中國料理辭一辭行。我們實在也和他親近得不少了。要走的時候。連信都不給他一個。如何使得。蘇仲武笑道。你是這般說。我倒真有些捨不得。日本的中國料理了。這一次。再去想再吃他。恐怕沒有日子了。我已賭了個咒。不得了。梅子的死信。我決不再到日本來。黃文漢笑道。他的年齡比你輕。等他死了。你祇怕已是不能來日本了。蘇仲武道。我這咒就是從此不來日本的意思。黃文漢歎道。那又何必。蘇仲武道。你替我想。想他。不死。我能再來嗎。觸目皆是傷心的景物。那有一點生趣。此是小蘇天性厚處黃文漢道。過一會子就好了。於今還在鋒頭上。自然有些覺着難過似的。這也是你的性情厚的原故。若是旁人早忘記了。足下更比

旁人善忘些

他走的時候。不是對圓子說一到愛知縣。就寫信給你的嗎。於今差不多一個月了。有半個字給你沒有。

蘇仲武道。那却不能怪他。其中有許多原因。在內一來。他不會多讀書。寫信不容易。並且他平生祇怕還沒和人

通過信札。二來他動身的時候。病還不會好加之離開了我。不見得不添些症候。於今或者還臥床不起也。未可

知。就是病畧好了些。這樣冷的天氣。他就寫成了一封信。他父母必不令他自己出來付郵。若是交給下女。或是

旁的人去送。郵便局世界上那有好人肯替他瞞着他父母去送他。又是不知道籠絡下人的。誰肯替他出力。他

就有十分心思。寫信給我。這信如何得到我眼前來。蘇仲武能替梅子這般原諒。可謂多情。人矣。可謂不負梅子矣。祇惜所遇

梅子非日本女人。如斯苟合之局。亦未見有能終者。試觀留東外史全書。數十萬言。言情。凡數十見。有不隲。未凶。終者。平當其雙方情熱時。誓山盟莫不謂此情可共天荒地老。乃無端波折重疊而來。一若造物忌盈。冥中果有主持之者。卒之兩兩分飛。苦多樂少。回首前途。感慨係之矣。嗚呼。世人不省執浮動之情。強為固定。此方謂恩情美滿。而彼已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矣。觀

以下黃文漢和圓子之結局。可以證愛情之為物。為何如矣。作者苦心。幸毋辜負。他的住址。我知道。我本也。想寫信給他。也是

因為怕信寄不到。他跟前白糟踢我一片心。所以懶得寫去。黃文漢點頭道。不寫去也罷了。得到他跟前。不得到

他跟前。都不妥當。他和你的事。春子還是瞞着他丈夫的。你的信。假若落在加藤勇手裏。春子母女都有氣。嘔。就

是直接遞到梅子手裏。梅子必又傷心。萬一事情弄破了。說不定又有花樣出。蘇仲武連連點頭道。是嗎。這些地

方。我都想到了。所以才不敢寫信去。我從來不是癡情的人。都這般難過。自己發癡。自己自然不肯承認。你想想他。那樣心無二用

的人。教他如何能受。蘇君差矣。越是從不癡情者。越能用情。真學彼日日以多情求眩於人者。何曾有絲毫真情。故情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耳目之所接觸。心意之所縈迴。何一非情之表現。惟於男女之情。則又有間焉。

視之則能見。聽之則能聞。其形圓其色白。其聲清以幽。情不可以缺。缺非男女之情也。故其形圓情不可以點。點非男女之情也。故其色白情不可以激。越激越非男女之情也。故其聲清以幽。三者缺一不得謂之男女之情。吾嘗謂男女之情。至有染而止。染為情之點。點不復能白矣。吾友蕭子

培增有詩云。天孫夜夜織天章。輕若朝雲縞。若霜塵世可憐。衆兒女拈來信手刺。鴛鴦蓋亦喻情之色。白不可以有點也。冷註。蘇仲武說話時。眼眶兒又紅了。難說不黃文漢連忙說道。罷罷罷。

不用悲傷了。我們吃料理去。說着拿外套給蘇仲武披上。自己也披了。携了蘇仲武的手。同出來走到南神保町。見前面有幾個留學生。說笑着往前走。黃文漢指一個給蘇仲武看道。你看那人的後影。不像四川的老胡嗎。蘇仲武看了點頭道。不錯。就是那日在代代木演說的。黃文漢挈着蘇仲武緊走幾步。趕上前面的人。一看果是胡莊。還有他幾個同鄉的。黃文漢也有認識。也有不認識。彼此見面都含笑點頭。黃文漢問胡莊道。你們到那裏去。胡莊沒回答。旁邊一個二十多歲的四川人答道。老胡明日坐近江丸回國去。我們同鄉的替他餞行。此刻到源順料理店去。黃文漢笑道。巧極了。因用手指着蘇仲武道。他也是明日回國。我正要替他餞行。也是要到源順去。老胡。你要回國。怎的也不給個信。我難道就不够你的朋友。不應該替你餞行嗎。胡莊笑道。我這回國是臨時的計畫。前兩日連我自己都不會得着信。昨夜才決定的。那來得及給信。你黃文漢笑道。原來如此。好好。我今日是看牛童子看牛。一條牛也是看兩條牛。也是看你們兩個人的行。就一起餞了罷。胡莊大笑道。你索性說兩條牛的行一起餞好了。說得大家都笑了。遂一同進了源順店。上樓揀寬廠的地位圍坐起來。胡莊笑道。去年雙十節。我正演說要慶祝你們兩位。沒來由被那小鬼鬧得沒有收科。回顧第六十三章使人黯然文章收束有力今日兩位。的夫人。爲何不來。老黃的這一對世界上還可尋找得出像蘇君的真。可算是一對璧人。再也尋不出第二對了。蘇仲武在路上見胡莊的時候。心中就想到梅子。此刻又聽得這般說。更加難過。當下低了頭。不做聲。黃文漢望了胡莊一眼。歎了聲道。快不要提蘇君的事了。他正爲那位夫人傷心。得了不得要回國去。胡莊詫異道。怎麼講。難道那位夫人不壽嗎。黃文漢搖頭道。不是事情的原由長得很。一時也說不完。我們點菜吃酒罷。沒得使滿座不歡。胡莊見蘇

仲武垂頭喪氣的神情。知道必有極傷心的隱事。便不再問了。當下各人點了菜。飲燕起來。大家歡呼暢飲。蘇何武的心事也被鬧退了許多。直吃到三點多鐘。黃文漢有了幾成酒意。忽然想起課後去遊護國寺的君子來。又是自尋煩惱。估量此刻必差不多要下課了。計算散了酒席。即去護國寺看看。便停了杯。教開飯。各人也都有了酒吃過。飯算賬。照份數攤派。黃文漢給了錢。與胡莊握手。說明日送蘇仲武到橫濱時再見。說了先同蘇仲武出來。蘇仲武說要去買些物事帶回中國去。黃文漢託故別了蘇仲武。坐電車到江戶川。急急的向護國寺走去。從江戶川往護國寺是一條直道。可惜這一條直道給黃文漢這樣不直道的人走了沒幾十分鐘便走到了。黃文漢站在護國寺門口。四處望了一會。見行人稀少。看了看電柱上的掛鐘。正是四點。心想君子說課後來這裏。此時應該來了。祇是護國寺裏面寬廠得很。教我到那裏去找。且往樹林中尋覓一會再說。他們玩耍。必在幽僻的所在。想罷。走進了護國寺的大門。祇見裏面的參天古木。經了幾次嚴霜。木葉都凋脫了。祇剩了幾根將枯未枯的極枝。給那些烏鴉喜鵲作棲息之所。四處寂無人聲。祇隱隱的聽得有微風吹得鐵馬響。此種幽微靈秀之境。可惜教老黃在酒後孤負了。不曾賞鑒黃文漢擄起外套。穿林越樹。蹤跡美人一雙眼睛。自是四處張望。居然又變成薛大哥時時低頭靜聽。看那裏有脚步聲笑語聲。沒有聽了好一會。沒一些兒影響。仍抬起頭。且走且四處尋覓。忽然見遠遠樹林中有紅裙一角。在那裏飄忽不定。不好了。偵探來了呢因天色將向黃昏。又被樹林迷了。望眼。看不清。是否他意中要尋覓的人。或者是意中人。只是不是君子一時心與口打商量。此時必沒有旁的女學生。女學生倒不是。可是位女偵探。在這樹林中玩耍。快趕去。一定是了。脚不停步的走到露紅裙的地方。却又不知去向了。天色看看向晚。各處搜索了一會。猛聽得鐘聲響亮。舉眼看護國寺的天堂裏面。露出幾盞燈光來。一個和尚在那裏打

晚鐘登時覺的暮色蒼然。四合寫景得水離身一丈遠便認不清楚路徑。知道今日是白費了兩點鐘工夫。沒精打采的，穿出樹林，聽得賣豆腐的吹着喇叭，沿街嗚嗚的叫。到過日本的才知道這種景况，每到夕陽黃文漢祇顧低着头，

走酒也醒了一氣跑到江戶川停車場。剛好一乘電車開起走了。追了幾步，追不上。祇得等第二乘。都非閑筆，不一

刻第二乘車到了。黃文漢跳上車坐了。心想：君子分明說每日課後去護國寺玩耍，難道他無故對我撒謊？他不

是那種女人，決不會故意是這般說。並且他不知道我就會去找他。自然有人知道祇怕是我來遲了，他已玩耍了

一會回去了。祇是那樹林中的一角紅裙。我看得却很仔細。不是他，又是誰呢？忽又想道：我錯了。實踐女學校的

制服，裙子那是紅的。彷彿記得都是紫綠色的。或是藍的。曾不見有穿紅的。我昨日見他的裙是藍的。這紅裙一

定不是他了。並且下了課到外面玩要，穿制服出來的也就很少。那穿紅裙的必又是一人。打護國寺經過，到甚

麼所在去的了。無論你怎樣猜想，總猜想不着就是護國寺日本可通行。去大塚板下町，揀近路都是走護國寺經過。我今日這幾個鐘

頭，真跑得冤枉。我終不信。君子會騙我。明日下午，我還要來冤枉幾點鐘。看是怎樣。若再遇不着，我才死心塌地

了。電車開行迅速。在飯田町換車到水道橋。走歸家中。圓子笑嘻嘻的迎着。接了外套，煖帽。圓子問從那裏喝了

酒。這般酒氣薰人。黃文漢略略將饞行的話說了。圓子生了火爐給黃文漢烤。黃文漢問道：我出去了，你在家中

不烤火嗎？怎的重新生火爐？圓子笑道：今日天氣不很冷。你出去了，我坐在被裏，做活懶得添炭。火就熄了。圓子

說着去廚房裏弄菜。黃文漢說不吃飯。圓子不依說：半夜裏又要腹中飢餓，勉強要黃文漢吃了一碗。吃完飯。二

人圍着火爐閒話。圓子忽然笑問黃文漢道：開起談判來了你是個聰明人。你說人是個甚東西？黃文漢笑道：人是個

人。是。個。甚。麼。東。西。你。這。話。才。問。得。奇。怪。圓。子。道。一。些。兒。不。奇。怪。我。再。問。你。人。的。這。一。個。字。是。不。是。一。件。物。事。的。代。名。詞。黃。文。漢。點。頭。道。自。然。是。一。件。物。事。的。代。名。詞。圓。子。道。禽。獸。這。兩。個。字。是。不。是。也。是。一。件。物。事。的。代。名。詞。黃。文。漢。笑。道。這。何。待。問。圓。子。道。你。這。話。答。得。太。簡。單。了。我。所。問。的。若。是。沒。有。問。的。價。值。你。才。可。以。是。這。般。答。復。我。這。問。的。很。是。一。個。疑。問。你。不。能。是。這。樣。簡。單。答。復。黃。文。漢。笑。道。你。且。說。下。去。到。不。能。簡。單。答。復。的。時。候。自。然。不。簡。單。答。復。圓。子。點。頭。道。我。再。問。你。若。將。禽。獸。兩。個。字。移。到。人。身。上。說。人。是。禽。獸。將。人。的。這。個。字。移。到。禽。獸。身。上。說。禽。獸。是。人。你。說。使。得。使。不。得。黃。文。漢。道。這。有。何。使。不。得。不。過。當。初。命。名。的。時。候。既。有。一。定。數。千。年。相。沿。下。來。偶。一。移。動。人。家。必。然。驚。怪。若。當。初。命。名。的。時。候。本。說。人。是。禽。獸。則。我。們。此。刻。都。自。以。為。禽。獸。而。以。禽。獸。為。人。了。這。也。是。很。容。易。的。答。復。教。我。不。能。不。簡。單。圓。子。道。然。則。當。初。命。名。的。時。候。也。有。用。意。沒。有。還。是。隨。意。拿。了。這。個。字。加。到。這。件。物。事。上。就。說。這。物。事。叫。甚。麼。嗎。問得真妙不。知。黃。文。漢。如。何。回。答。且。俟。下。章。再。寫。

評

圓子以情場失敗之人。有念皆灰。故主張惟美主義。快樂主義。其實是傷心到極點之人。自遇黃文漢。以為都是過來人。可以白頭相倚也。詎黃文漢放蕩已慣。自以為已獵得圓子之心。且又同處已久。厭故喜新之心大熾。其於柳花。猶可謂之酒後行爲。偶然高興也。而今之對於君子。乃在圓子與之口角決裂之後。雖亦是酒後行爲。但其心中。苟尙有圓子在者。亦何至善忘乃爾。宜乎圓子之決心給黃文漢一個下不去也。圓子於勘破黃文漢嫖柳花後。其心中尙戀戀有故人意者。則以為黃文漢苟真能悔者。固猶可以與之相

處也。不謂一時半刻之間。黃文漢又去迷戀君子。此圓子之所以痛心疾首於黃文漢者也。於是向來玩弄女子之黃文漢。乃今將為女子所玩弄矣。

第八十四章 圓子將禽獸比人 羅福畫烏龜戲友

話說黃文漢見圓子問得稀奇。笑說道：你無原無故研究這些不相干的事，做甚麼？圓子正色道：怎的？不相干的事，你快些答我。還有話問。黃文漢笑道：命名的時候，自然有用意，在裏面不過細講起來講來，講去講到訓話的學去了。我們此刻沒有研究訓話之必要。我祇將大意答復你罷。先有人與禽獸及萬物而後有字。譬如我和你此刻生了個小孩子，替他取名字一樣隨便。叫他甚麼都可以的。祇是取定了之後，不能一天一天的更換。若是今日叫這個，明日叫那個人家將不知道這小孩子到底叫甚麼名字。人和禽獸也是一樣。既經叫定了，我們是人禽獸是禽獸。幾千年來是這樣。我們此刻就不能顛倒着叫。此是專就禽獸與人命名之始而言圓子點頭道：你的話我明白了。我再問你：當日命名的時候，既自己名自己為人名，四腳走的為獸，兩翅勝飛的為禽。這人與禽獸字義上必含有貴賤的意思。在裏面。圓子之意在循名而核其實何以現在的人比禽獸倒不見得有甚麼可貴重的所在。豈但不能比禽獸貴重而且不如禽獸貴重呢

黃文漢笑道：你何以見得圓子道我想人與禽獸的分別應該祇在配偶上。此自是圓子有為而言。然祇是配偶一事已經比人強些禽獸有一定

的配偶，便不知道生野心和別的禽獸去配。如猿猴、鴛鴦、鴻雁種種多是一對一對配定了，便不更改。這却是祇說得一半其實

禽獸中何嘗沒有一夫多妻之制。如海狗一牡百牝之類亦非少數人却不然。比禽獸的智識到底高些。任你如何相當的配偶，總是要隨時更改的。傷心之言

黃文漢知道圓子話裏有因。這才明白了不肯引着他多說。祇點頭畧笑了一笑，說道：我們明日一早得去橫

濱送老蘇的行。今晚早一些兒睡罷。圓子正偏着頭思量甚麼。黃文漢說了兩遍才抬頭望漢文漢歎了口氣。見柔腸百結。也不說甚麼。鋪好床讓黃文漢先睡。黃文漢解衣鑽入被中。思量圓子的話。又見圓子坐在電燈底下。替自己縫衣服。心中着實有些不忍背了他。再和旁人生關係。此是一時的感觸不足為憑的又見圓子的臉色很顯着愁怨的樣子。想催他快些同睡。好安慰他。一會。此等安慰法也無非是敷衍催了幾遍。圓子祇是不肯便睡。黃文漢禁不住自己坐起來。奪了圓子手中的衣服。正要替他解帶子。圓子用手推黃文漢道。天冷你不披衣。仔細着了涼。你快進被臥裏去。我就來。我想把這件衣趕起。明日好穿了去送行。就遲睡一刻。值得甚麼。黃文漢笑道。你心裏不高興。低着頭做活。恐怕憂鬱出病來。我明日又不是沒衣服穿。忙些甚麼。圓子復推黃文漢入被中。笑道。雖是有衣服穿。新的到底比舊的好。圓子到此時便也忍不住衝口而出矣我知道你有喜新厭故的脾氣。所以想連夜趕給你穿。差不多就要成功了。請你再安心等一會子罷。說着。復拿起黃文漢奪下來的衣服。低着頭縫製。黃文漢見了沒法。祇是歎氣。圓子一邊縫衣。一邊笑道。我做衣服的手脚很快。昨日才買來的裁料。今日若不是動手遲了些兒。早成功了。才拿起來做。天就黑了。沒有電燈。一些兒也看不見。所以到這時還不會成功。黃文漢何等聰明的人。聽圓子句句話道着他的暗疾。那有不明白的。到此時才明。白不算聰明暗自尋思道。聽他的說話。我今日在護國寺的事。他是已經知道了。黃文漢想了一會。忽然悟道。是我昨夜上了他的當。將君子去護國寺玩耍的話對他說了。他就實行起偵探手腕來。怪道看見一個穿紅裙的一晃就不見了。不是他是誰呢。着但是我平生做事。素不大喜瞞人的。你便知道也沒要緊。我索性明白和他說穿了。看他怎樣想罷。即望着圓子笑道。衣服不用做了。快來睡。我有話和你說。圓子停了針。回過頭來。

問道。有什麼話說。你說就是。又不是隔遠了。不聽見。何必定要睡着說。黃文漢笑道。我這話不是坐着說的話。不要囉唆了。快來睡罷。圓子聽了。真個放了衣服。將針線及零星物件都清拾了解衣就寢。黃文漢就枕邊笑着說道。看不出那君子小小的年紀。倒會欺人。我今日上了他的當。白在護國寺跑了一會。那裏有他的影子呢。圓子笑道。你何時去護國寺的。不是同老蘇去清行李的嗎。假裝得妙黃文漢聽了。心中好笑。口中說道。我同老蘇去清行李。又在料理館裏吃了會料理。乘着一些兒酒興。就跑到護國寺。誰知鬼都沒遇着一個。以後我再也不肯上他的當了。你說是上了君子的當。其實是自己被鬼迷了呢。我起先本想瞞你的。因想你這般待我。實不忍心瞞了你。去幹這些勾當。並且你不是瞎吃醋的人。明知道。你不會怕我的愛情。被旁人奪了去。我又何必不說給你聽。又拍兩句馬屁圓子點頭問道。你和他沒有約定一個地方的嗎。黃文漢道。那裏約定地方。不過無意中。一句話罷了。我也是被好奇心驅使。又有一些酒意。不然。我也懶得去白跑。圓子沈吟道。白跑一過。不算甚麼。但是要使他知道。你爲他白跑了一過。才好。妙。黃文漢笑道。我又不安心吊他的膀子。教他知道。做甚麼。圓子道。便安心吊他的膀子。有何不可。他既說。每日下了課。去護國寺玩耍。你今日必是去遲了。明日早些去。決不會錯過。裝得像黃文漢在枕上搖搖頭。歎口氣道。我的事都是一時高興幹出來的。莫說現放着個你在這裏。千萬用不着轉旁人的念頭。便沒有你。我也是和浮萍一樣。遇合隨緣的。從不肯安排等待的。打人家的主意。若是今日遇着了。說不定即可和他生關係。既是不會遇着。與頭已經沒有了。便是他來找我。也不見得我就和他生關係。要我再去找他。他就是天仙化人。你看我去不也裝得像得。圓子哈哈笑道。呵呀。你竟拿起身分來了。你何必再來裝腔。你不要是這樣藏頭露尾的。爽直點兒。明日

再去祇要知道他的住處就容易設法了我非特不吃醋我的身體本來不好在病院裏又憂勞過度更孱弱得不成話了實配不住你這般壯實的身體承你的情念我一些兒好處不肯丟我是和鬻子的耳朵一樣祇能替你作個配相罷了男女之樂我是無福消受了巴不得有個人代我盡女人的義務我的意思昨日就對你說你是個精明人大約也不會疑心我有做作你老實說給我聽很好我要不實心實意成全你們的我不是人其詞甚決其恨實深說完扯着被臥角揩眼淚黃文漢見了好生不忍連忙慰問他道說得好好的又哭些甚麼圓子笑道我何曾哭來不要說話了睡罷明早要去送行下午還得到護國寺去黃文漢笑道誰還去護國寺做什麼你雖聰明到底認錯了我凡事須自己覺着有趣味才高興去幹我此刻已不覺去護國寺有趣味了便君子明約我去我也不去圓子正色道你是這樣不行他既有意於你又歡喜他不去顯見得是因我了你明日萬不能不去好圓子黃文漢搖頭道我何嘗真歡喜他他也未必就有意於我祇管去怎的圓子冷笑道你真不去嗎黃文漢笑道我怎敢向你說假圓子道你不去罷了祇是你不可怪我無情此語駭人黃文漢驚道不怪他驚我亦吃驚不小你這話怎麼講圓子道你明日若不去我一定和你離開逼得我若不離開就是禽獸養的黃文漢道你這話不稀奇得很嗎圓子搶着道有什麼稀奇沒有我你吊人家也好不吊人家也好不干我的事既有我在裏面你和人家吊一會又不吊了不是我在中間作梗也是我在中間作梗我不希罕你犯不着受人家怨謗好好傾筐倒篋以出之數日來一腔怨毒之氣稍稍宣洩矣並且我早已存心非找個替身不可你不依我的我立刻和你離開便了黃文漢知道他是憤激之詞祇含含糊糊的敷衍了幾句便大家安歇了次日早起都將昨夜的事忘了老黃本來善忘只是圓子決忘不了用了早點二人裝束停當同來蘇仲

武家。蘇仲武正從運送店回來。黃文漢帮着打點隨身帶的行李。蘇仲武向圓子笑道：「不敢勞動嫂子。送到橫濱。就在這裏請回家去罷。我又沒多行李。有老黃同去够了。我們何必還要客氣。」圓子笑答道：「不是客氣。我也想去。」

橫濱看看。蘇仲武便向黃文漢道：「還是你和嫂子說聲。教他不用去多遠的路。天氣又冷。何苦去受海風吹。」小蘇是真

心。黃文漢心想也是。他體氣弱。素來多病。不去吹風也好。未必不想抽身至護國寺一轉便對圓子道：「蘇先生既執意不教你遠送。」

就是我一個人送去也罷了。你就此回家去罷。我送上船就回來。圓子回黃文漢道：「這般說。祇道又是有意掉搶花。」

當然要疑心到此便笑着點頭道：「那我不遠送了。當下向蘇仲武行了禮。說了幾句沿途珍重的話。即作辭去了。黃文漢

和蘇仲武帶了隨身行李。坐人力車。到中央停車場來。恰好胡莊也在待合室等車。彼此見禮。胡莊送行的人很

多。張全羅福都在內。羅福見了蘇仲武。連忙過來握手。可憐獸子尚以為有梅子同行也。蘇仲武安能不慘然不樂。問道：「先生也是來送行的嗎？」

夫人怎不見同來。蘇仲武口中含糊答應。心中慘然不樂。前十回之事至此尚有餘韻結得幽逸之至。胡莊昨日見蘇仲武的情形。又聽

了黃文漢的說話。知道蘇仲武必有難言之隱。便暗暗的拉了羅福一把。黃文漢跑過來。扯了羅福的手問道：「去

年雙十節你逃席之後。怎的全不見你的影子。張全笑道：「你自不去找他。祇怪得他。去年年底。他還大出風頭。

你沒曉得嗎。」黃文漢笑問道：「他出了甚麼風頭。」羅福用眼睛看着張全道：「不要說。你若說了。看我可能饒你。張全笑

道：「你不要我說。我倒偏要說。看你如何不饒我。」羅福脫開黃文漢的手。推着張全往待合室外面跑道：「你不

開口。老黃不會疑心你是啞子。」黃文漢笑着止住羅福道：「我不聽就是了。何用是這樣諱莫如深呢。」張全笑着將

身子一扭。脫離了羅福的手。又跳入待合室中間。正待要向黃文漢說。羅福看了看壁上的鐘道：「九點五十分鐘。」

了。祇差十分鐘就要開車。我們上車去罷。胡莊道。獸子忙什麼。還沒搖鈴。看你能上車去。黃文漢聽得上車才想起還沒買票。便問張全道。你們買的票是幾等。我好照樣買了同坐。鬧熱些兒。張全笑指羅福道。我們本都要買頭等。他這鄙吝鬼。死也不肯坐頭等。說祇有個把鐘頭。在三等車裏坐一會就到了。何必花冤枉錢。羅福實在不打算盤。難道不好。我們因人多。擠在三等車裏。恐怕沒地位坐。左說右勸的。他才肯買張二等票。我們都買的是二等。你也買二等罷。黃文漢笑着點頭去了。一會兒拿了兩張二等車票進來。交了一張給蘇仲武。外面已搖得鈴聲響亮。待合室裏等車的人都爭着向外面跑。黃文漢和胡莊一千人跟着出來。進月臺上。火車紛亂了好一會。才大家坐定。羅福坐在絨墊子上。故意閃了幾下。笑向張全道。多花幾個錢。到底不同點兒。三等車上那種木板凳。又硬又窄。坐得屁股生痛。那能及這個柔軟得有趣頭等車。一定比這個還要好幾倍。怪道你們定要坐頭等車。原來都想圖這個舒服。妙哉獸子也。車中的人。見了羅福這種神情。一個個偏過頭。抿着嘴發笑。張全也不睬他。羅福一個人得意了一會。見月臺上站了許多送行的人。他便將窗子的玻璃放下。伸出頭來看那些送行的人。自己却時時咳一兩聲。嗽想引人家注意。他是坐在二等車裏。這風頭豈可以不出無奈。那些送行的人都各人望着各人臨行的親戚朋友。趁着須臾短景。敘述無限的離懷。那有閒心用眼光來瞧着他。他如何高聲咳嗽。那些人祇當沒有聽見。未免孤負獸子一片心了。忽聽得呼哨一聲。火車的汽笛。便接着嗚嗚的叫起來。火車也就跟着叫聲。軋軋的響起來了。羅福祇見月臺的簷柱。慢慢往後退。越退越遠。一剎時就不見了。羅福望不着人。祇得退入車中坐了。寫火車開行又是一樣寫法。讀之覺有異樣精采。寫獸子也。到一個停車場。他必伸出頭來。咳幾聲。嗽。惟有張全和他同住得久。知道他這種用意。暗暗地說給黃文

漢聽黃文漢笑得肚皮痛。默子苦心孤詣想出風頭無奈沒人理會若再沒有張全知道豈非加倍的不值得嗎老黃何必笑他呢推了羅福幾下。羅福回過頭來問做什麼。黃文漢道：我明日在新聞上替你登一條廣告，好麼？羅福怔了一怔，問道：甚麼事？登廣告？黃文漢道：你平生第一次

坐二等車，不登條廣告，豈不埋沒了你這般豪舉？說得車中的人都笑起來了。羅福紅了臉，坐下來。老黃大搭訕殺風景

着說道：我坐二等車，並不是第一次。從前也坐過多回。黃文漢見他難爲情，便不再說了。一會兒車抵橫濱，一夥

人都乘人力車上了船。胡莊和蘇仲武都是頭等艙，安好了行李，復一同上岸來。到山下町同樂樓午餐。羅福知

道是張全將他的心事對黃文漢說了，所以黃文漢說挖苦話，惹得大家嘲笑。心中恨張全不過，悄悄的拿了張

紙畫了個烏龜，粘了些漿糊，偷貼在張全背上。是謂默子鬧俏皮張全那會知道，祇顧和人說笑。大家圍着桌子吃飯，也沒

有人留神。却被下女看見了，笑得打跌。吃飯的人覺得詫異，一個個望着下女。下女用手指給衆人看。胡莊一把

撕下來，張全見了，跳起來，指着羅福道：一定是這默子搗鬼。好好你看我，當着衆人出你的醜。不羅福賴道。不賴

成默子你怪我才怪得冤枉我。何時畫了貼在你背上的？張全道：你還要賴。剛才祇你一個人起了身，不是你是忘

八蛋。羅福笑道：你才是忘八蛋。背上駝着忘八蛋的幌子，還罵人是忘八蛋。張全也不答話。向黃文漢笑道：我將

他去年年底出風頭的事說給你聽。羅福頓時失色，忙哀告道：好人，你不要說我。下次再不敢和你開玩笑。了。饒

了我這一次罷。張全那肯睬他。舉起杯酒，笑向滿座的人道：諸君中恐怕不知道這事的多。我說出來給諸君下

酒。且請諸君飲了這一杯。靜聽我說。黃文漢見張全說得這般慎重，料道必是樁很有趣味的笑話。大家聽了也

都是這般想。各人舉起杯來，一飲而盡。祇羅福急得搔耳扒腮，不得計較。跑過張全這邊來，攀着張全的肩膊，苦

着臉說道。我已知道你的利害了。下次隨你教我，做甚麼事，就是赴湯蹈火，也不辭避。祇這事說不得。張全扭轉身，推了羅福一下，道：說不得，你須不要做。羅福道：我下次不做了，就是張全忍不住，笑道：甚麼事，你下次不做了。羅福笑道：下次不再教你做烏龜了。妙哉張全在羅福頭上敲了一下，笑道：你們看這該死的囚徒，他倒會討起便宜來了。快替我滾開些。我非說不可。羅福攀住張全那裏肯依呢。黃文漢笑向羅福道：獸子你做的事，祇老張一個人知道嗎？羅福點頭道：除他以外，知道的很少，有是還有一兩個人知道。黃文漢笑道：既還有一兩個人知道，那一兩個人不見得便替你守秘密，你就今日阻止了他，不說了，你終不能跟着他走。他安心要說，怕沒說的時候嗎？胡莊拍手笑道：對呀。獸子不要緊，大丈夫做事，有甚麼不可告人的，你由他去說罷。你越不教他說，越覺着有趣似的。非說不可聽的人也認真些。你若當作一樁極平常的事，他說着也沒有味。話是說得不錯，但是有點要聽新聞的意思，在裏面滿座的人，誰不想聽新聞，聽了胡莊的話，都贊成道：老胡說的一些兒，也不錯。獸子你還到這裏來坐着，大家聽罷。你也莫當作你自己的笑話，祇當是聽別人的笑話便了。你一言我一語，說得羅福無言可說，祇得鼓着嘴，退回原位。自言自語道：你要說，你就去說罷。看你說了有甚麼好處，橫豎又不醜了我一個人也。一般的拉着旁人在裏面。獸子張全見羅福如此，倒不忍心說出來。知道他是個量窄的人，恐怕大家聽了一嘲笑他，他立腳不住。賭氣跑了。大家傷了感情，沒趣想罷。便坐了下來，笑道：你既是這般要求我，不要我說，我便饒了你這一次罷。祇是你下次却不可再向我無禮了。羅福起身向張全作揖道：你能是這樣，我一輩子感激你不盡。黃文漢不依道：我們鬧了這一大會酒也飲了，你却向這獸子賣好，你還是說罷。他的事情橫豎做過了，終久人家是要知道。

的胡莊及大衆也爭着要張全說羅福急得向這個作個揖向那個打個拱引得大家都笑得不樂乎了再聽
了。新聞一

評

男女之際。往往因愛成仇。即是因厭故喜。新四個字。種下惡因。便要結成異樣惡果。老黃之對於圓子。雖說是用了平生未向其他女人用過之愛情。卻祇是自己知道。不能向圓子表功。況以此等說話表功。未免將自己身分抬高了。便有點瞧看女人不起的意思。在內以爲女人是賤貨。自己是貴種。女人者是求我而求不到手之物也。豈非荒謬之意思哉。老黃就是挾着這點意思。以爲圓子已是受了自己莫大之恩惠。胆敢妄爲。圓子以聰明人。安能忍者。宜乎大變初志矣。

圓子之狡猾處。不在套問老黃口供。不在偵探老黃蹤跡。觀其自始至終。對於老黃。仍是細心體帖。一絲不露。夫吃醋者人情之常。因吃醋而鬥氣打架者。事理之常。今圓子只有一趟撕衣服打鏡妝之事。其後絕不動氣。絕不吵鬧。是即不近人情。不近事理。可知圓子之所以圖報復老黃者。不在區區吃醋吵鬧之間矣。而老黃終己不悟。不亦愚哉。

羅馱子上場。即有一番熱鬧。此種小丑角色。斷非小說中可少之人材。
本回收拾小蘇老胡諸人事跡。信手拈來。隨手放倒。大有筆力。

第八十五章 打英雌羅福怪吃醋 瞰良人圓子真變心

話說張全見大眾都逼着要他說。祇得說道：去年年底劉藝舟的戲班子。不是在南明俱樂部演戲嗎？那個在本鄉座做加秋霞的施山鳴。裝扮起來。身材容貌。本還過得去。這獸子見了。便神魂顛倒的說。比小姜的茶花女。還要好幾倍。這也罷了。誰知這獸子。口裏祇管向人說好。心中便起了個不良的念頭。羅福見張全這般說。急得雙手掩着他自己的耳朵。祇管搖頭放聲亂叫。想鬧得大家聽不清楚。妙妙欲人家不聽而自己掩着耳朵活畫出一個獸子來。放聲亂叫。想擾亂眾人聽覺。活畫出一個學乖的獸子來。張全見羅福如此果住了口。獸子之計。竟售矣。大家又笑着催張全說。張全放高聲音。接着說道。他起了這不良之念頭。不打緊。却鬧到一位女國民身上去了。這位女國民。你們大家。都是知道的。就是在教育會演說李錦雞。因而被叱的鼎鼎大名的胡女士。英雄又出現了。蘇仲武聽得打了個寒噤。是謂放屁。翻開眼睛望着張全。張全也不在意。仍往下說。獸子轉施山鳴的念頭。却與胡女士有甚麼相干呢。原來胡女士見施山鳴生得面似愁潘。腰如病沈。不覺與獸子一般的生了愛慕之心。獸子之慕欲雌之也。胡女士之慕。以其雄也。雖是一樣的不軌之心。卻是兩樣的慾望呢。也學獸子的樣。祇管在後臺裏面鬼混。湊巧那一夜。也是演茶花女。施山鳴的西裝。不完全並少了一頂合式的帽子。胡女士赶忙將自己身上的西服。脫剝下來。給施山鳴穿了。原來胡女士身量甚長。可謂碩人。碩人頂額無怪一鬢。不足以供大。帽子也給施山鳴戴了。施山鳴高高興興的。嚙呢。○施山鳴身量長。可穿胡女士衣。是胡女士亦甚長也。向胡女士謝了。又謝獸子。看眼裏氣在心裏。恨不得立刻將胡女士拖出後臺。此一恨。恨得希奇之至。羅胡兩人之目。的物可謂前後殊途。奈何醋勁大發。也是胡女士合當有難。前看戲的見施山鳴穿的是胡女士的衣服。有幾個是胡女士的生死冤家。心中不服。尋至後台與胡女士挑釁。也無非是醋意。胡女士不合與他們辯理。才辯了幾句。獸子一肚皮的怨氣。正沒法可以發洩。鬱成一股憤氣。至此按捺不住。伸出他那五齒釘扒的手。在胡女士臉上就是一巴掌。打得胡女士直跳起來。獸

子打得與發接連。又是兩個下去。胡女士祇氣得渾身打抖。又羞又忿。忍不住掩面痛哭起來。不過爾爾後台的人見這樣一鬧也慌了手脚。馱子便乘勢一溜煙走了。滿座的人聽張全說到這裏都望着羅福大笑起來。羅福放下手來。適纔以雙手掩耳。故云放下手來。○此一事尚非馱子所欲秘密者。故掩耳的手放下來得快。說道：「好好快些吃完了飯上船去罷。」黃文漢向張全道：「這事我早就彷彿聽得人說外面曉得的人很多。馱子何所用其秘密。張全望着羅福笑了一笑。還待說話。羅福搶着說道：「就是這個秘密。再沒有秘密的了。」說着拍手教下女開飯來。胡莊笑道：「這事情誰也知道。何必要老張來說。一定還有好笑的。在內。」張全搖頭道：「並沒有甚麼好笑的。以後就是馱子和施山鳴在黑幕裏幹的事。我也弄不大清楚。祇曉得施山鳴他們住在三崎館窮得精光。馱子也陪伴他們窮得換洗的衣服都沒有。你們沒見他現在還戴着一付黑眼鏡。圈兒可不是便宜太估很了。羅福氣得將筷子往桌上一擱。站起身一脚踢開椅子往外就走。張被全揭了秘密。宜乎要走。但狎優亦人情之常。馱子何所用其秘密哉。」口中說道：「老張也太不夠朋友了。滿座人都大笑起身來。拖他張全也趕着陪不是。羅福拘不過衆人。情面祇得重復入席。大家都忍着笑吃飯。真難須臾飲食都畢。由送行的人鬪份子清了賬。一行人送胡莊蘇仲武上船。各人說了幾句沿途珍重的話。黃文漢與蘇仲武灑淚握別。隨着大衆回東京來。在火車上黃文漢問張全道：「你剛才說胡女士。他此刻怎樣了。你知他的下落麼。」張全道：「聽說他此刻嫁了一個江西人。姓柳名萍的。同回國替袁世凱當偵探去了。英雌當偵探天然的材料不知他們內容到底怎樣。」黃文漢望着羅福笑道：「馱子你要仔細些。他既嫁了個袁世凱的偵探。須提防他報你這三巴掌之仇。說你是亂黨。羅福鼻子裏哼了聲道：「我怕他。我祇在日本住。」妙妙昔有人被其仇追擊。急急入石室中。仇罵曰：『是好漢子。你來不出來。』便是我怕了我其人。答曰：『我並不怕你。我只是不出來。』與馱子此言若合符節。看他怎地奈何我。一行人說笑。

着。火車已到中央停車場。黃文漢別了衆人，看電柱上的掛鐘，已到四點十分。心想：君子此刻必下了課。在護國寺玩耍，我何不再去走一走。看是怎樣。歡喜吃屎的狗便是挨了一頓打，總是心心念念要吃屎的。主意打定，便由小川町坐往江戶川的電車。剛

走至護國寺門首，早望見君子穿着淡紅小袖散花棉襖，散披着頭髮，鞞着一雙橡皮底草履，和兩個一般大小的女孩子，在護國寺內草坪裏拋皮球玩耍。見了黃文漢，似乎有些害羞，丟了皮球，紅着臉與黃文漢行禮。黃文

漢連忙脫帽還禮，走近身去笑說道。此時老黃心中一定小姐昨日不曾來此地玩耍。君子笑道：誰說我不曾來。黃

文漢道：我昨日午後到這裏看一個朋友，怎不曾看見小姐。這兩位也是同學的嗎？君子點頭，正待和黃文漢紹

介，忽見大門口走進來一個女人。偵探打扮得如鮮花一般，艷麗笑吟吟的望着自己，點頭心中吃了一驚，暗道：

這女人與我素不相識，如何會望着我點頭？想是他認錯了。君子心中這般想，眼睛不住的在那女人渾身上下

打量。黃文漢背大門口立着，不曾看見，聽得脚步響，又見君子似乎出了神，即掉轉身來看，不看猶可，這一看，祇恨

他爺娘不曾替他生得兩隻翅膀，好冲天飛去，避了這女人的面，又恨這地不能裂一條縫，好立刻鑽進去藏了。

這個身子黃文漢正在進退爲難的時候，那女人已走近身邊，笑道：你送行如何，回得這般早。妙哉這位想就是

君子小姐了。這幾句話，祇急得黃文漢一張臉通紅，心想：既被他撞破了，沒法，暫時祇得硬着頭皮拚着夜間去

向他陪罪。當時定了定神，勉強笑着向君子紹介道：這便是內人圓子。君子聽得，連忙深深的向圓子鞠躬行禮。

圓子答禮笑道：小姐不要聽黃君說謊，我和黃君祇是朋友。圓子之意決矣屢承黃君的情，要和我約婚，我因自己的容

貌學問都一毫也匹配黃君不上，從不敢起這個念頭。前日聽得黃君說起小姐，我就羨慕得了不得，幾番慫恿

他要他來看望小姐。不料昨日來遲了些兒。小姐獨自玩了一會，就回府去了。補敘昨日偵探情形，了無痕迹，筆致閒逸。今日天幸遇着小姐，小姐却不可辜負了黃君。這一片愛慕之誠，黃君爲人最是多情，我祇自恨命薄，不堪與他匹配。老黃聽了這話，不知如何的難。君子見圓子口若懸河，無端的說了這一大篇的話，有些摸不着頭腦。那兩個同玩的女孩子見天色已是晚餐時候了，都不辭而走的歸家，晚膳去了。君子見了，也待作辭歸家。圓子如何肯放一把拉住君子的袖子，笑道：論年紀，小姐比我輕得多，我胆敢呼小姐一聲妹妹，妹妹不笑我妄自尊大麼？說完，仰天格格的笑。君子此時不知要怎麼才好，用那可憐的眼光望着黃文漢。黃文漢也正在叉手躬身，如蟻似醜的時候，被君子這一望，望得他更加着急。罪活受喜得人急智生，當下笑向君子道：圓子君認小姐作妹妹，我也與有光榮。此後望小姐不必客氣，多與圓子君親近。我此刻還有點小事須去料理。圓子君可多陪小姐玩玩，說着點了點頭，轉身就走。圓子說道：你走那去？黃文漢即停了步，回頭見君子推着圓子，說道：姐姐由他去罷，我不願意他在這裏。圓子笑道：他去了，如何使得妹妹？你不知道，他很願意在這裏。黃文漢笑道：我實在有點事要去，幹好夫人放我去罷。可說時已提步往外走了。圓子見黃文漢已走，便向君子說道：他走了，不要緊，我自陪妹妹去各處玩，要好麼？君子道：時候已不早了，我要回去，免得母親盼望。姐姐何不同去我家坐坐？圓子喜道：好極了。祇是我去妹妹家，妹妹對母親將如何說？君子沈吟道：姐姐說如何說好？圓子笑道：祇說是同學罷了。君子點頭道：好。二人遂携手出了護國寺，旋走旋閒談，不多一會，已走到一家門首。君子住了脚道：這便是我的家了。圓子抬頭見門柱首嵌着一塊磁牌，上面有齊籐二字。君子推開了門，讓圓子先進去。圓子跨進門欄，早見一個五十來歲的夫人，穿着一身素服。

推開裏門出來。君子連忙搶上前向圓子說道：「這便是我的母親。」圓子就門欄裏行了一禮。君子的母親答了禮。笑問君子道：「這位是你的同學嗎？」君子點頭道：「他是圓子姐姐。剛才在護國寺遇着了。就邀來家裏玩耍。說着脫了草履。圓子也卸了木屐。君子母親引到客廳裏。圓子重新行了禮。開口說道：「我多久就應來看視伯母。替伯母請安。祇因一來學校裏功課忙。二來因我身體素來多病。又不識途徑。今日若不是在護國寺遇着妹妹。又要錯過了。君子母親見圓子稱呼親熱。說話伶俐。舉動大方。容貌端好。心中非常歡喜。當時謙讓了幾句。便向君子道：「難得圓子姐姐到我家來。你好生陪着說話。我去弄點菜。就在這裏吃了便飯去。」圓子連忙笑道：「伯母不要費事。下次再來奉擾。我既知道了伯母的住址。好時常來玩的。」君子母親笑道：「時常來玩最好。我並不費事。吃了晚飯。再教你妹妹陪去看活動影戲。」君子也在旁挽留。君子天真未鑿已忘記護國時中圓子一段希奇的言語了。圓子便不推辭了。君子母親到廚房裏。先燒了壺茶送到客廳來。見已不在客廳裏了。聽得君子臥房裏有二人說話的聲音。便端着茶也送到君子臥房裏來。祇見君子拿着自己編織的物件給圓子看。圓子看了。贊不絕口。忽見君子母親端了茶來。連忙趨前接了。笑道：「我祇知道妹妹讀書聰穎。不知道他手工原來也精細得了不得。同學中像他這樣完全的也就少了。」君子母親張開嘴。祇是笑。君子催他母親快去弄飯。他母親真個去了。圓子遂和君子無所不談。包涵無數情節在內。須臾飯菜都好。三人一同用了晚膳。君子邀圓子去江戶川館看活動影戲。圓子辭了君子母親出來。同到江戶川館。圓子搶着買了票。下女引進特等座位。此時影戲還沒開演。看的人樓上還不滿一百。都稀疎疎的坐着。圓子舉眼四處觀望。祇見頭等座位裏面有個穿洋服的少年。生得氣秀神清。戴着一副茶晶金絲眼鏡。越顯得面如傅

粉看他年紀至多不過二十四五。老黃的線頭也要戴上了圓子見了心中思量這男子一定是中國人看他穿着中學生的制服全沒有些莽撞氣日本那有這樣文秀的中學生。這是初念圓子在這邊打量那中學生那中學生便如得了無線電也連連拿眼睛來膘圓子圓子見了好笑恐怕那中學生看見便回過臉去低了頭過一會再看那中學生尙兀自目不轉睛的釘住了圓子的臉也微微的含笑圓子見那中學生實在美得有幾分可愛。這是轉念不由得臉上不表現出來却又有些怕君子見了疑心祇得也一笑報答那中學生相慕之意。老黃做定了烏龜了誰叫老黃自己粒花惹草來便回過臉來恰好影戲開演樓上的電光都熄了二人的無線電報都不能通日本的影戲園開場照例演的是滑稽片及喜劇片都是很短的不消幾分鐘一張演完圓子覺得身邊有人挨着坐了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那中學生圓子也不作理會祇顧和君子閒話接着電光又熄了圓子偷看那中學生眼睛雖也望着電影一隻手祇管在下面漸漸的伸進圓子腰間。從來色胆如天大圓子揣他的意思却是想伸進來握自己的手一個不留神自己的手竟被他握住了一時那裏掙得脫呢圓子的手既被那中學生握住登時覺得那中學生的手溫軟得了不得竟比一個好女子的手還要細膩便也樂得開開心倒緊緊的握了那中學生幾下那中學生脫出手來在他自己左手取下一個金戒指又慢慢的摸着圓子的手在中指上套了圓子吃了一驚連忙卸下來納還那中學生手中那中學生緊握着拳頭死也不受圓子便放在中學生手背上。假惺惺中學生拿了又來摸圓子的手套上戒指即將手縮回去圓子又卸下來想交還他他已起身往化粧室走圓子祇得納入懷中看了好久的影戲祇不見那中學生轉來知道他是在化粧室等着說話本想不去心中總覺得有些不過意一時以口問心的打了幾遍商量

終是贊成去的佔多數。作者一路寫來都是替圓子格外開脫說圓子不是吊膀的造意犯無非是反照老黃是帶君子的造意犯耳便也起身待向化粧室走。君子問道：「姐姐去那裏？」圓子怔了一怔，答道：「妹妹坐着，我有事去就來。」君子小聲說道：「姐姐去便所麼？」我也同去。圓子一時沒有法子攔阻他，祇得點點頭，自向前走。剛至化粧室門口，祇見那中學生在門簾縫裏迎着，含笑點頭。圓子使了個眼色，逕推開便所的門。君子跟着進去。圓子向君子道：「我要大解，妹妹小解了，自去看影戲。」我就出來。君子答應了，小解出來，因衣帶鬆了，順便走進化粧室去，想對鏡整理衣服，低着頭，祇顧走。那中學生隱身在門簾背後，猛然撞個滿懷。二人都吃了一嚇。君子抬頭一看，認得是坐在圓子身邊的心中，已有些明白。那中學生見君子容貌不在圓子之下，年齡還要輕幾歲，人生愛好之心，那有限制，便趁着驚魂稍定之際，向君子陪話道：「很對不住，不知小姐進來不曾躲避，失禮得很。」君子望了中學生一眼，祇笑了笑，便去對鏡整裝，也不答話。那中學生倒像是風月場中老手也，走近穿衣鏡，前望着鏡子，摸了摸領子，拍了拍衣服。君子就鏡子裏面，瞟了那中學生一眼。中學生便笑逐顏開的回送了一個眼風。二人正在穿衣鏡裏眉來眼去，門簾一揭，祇見圓子走了進來。偵探又來了君子到底有些害羞，連忙回過臉來說道：在鏡中看見故姐姐，我的衣帶鬆了。搭訕得妙活畫出重新繫過才好了。圓子笑道：「鬆了，自然須重新繫過我的也。」鬆了說着也對着穿衣鏡解開腰帶，從新繫過。那中學生見有二人，在這裏知道不能下手，便慢慢的踱出去了。圓子二人整理了衣帶，重復入座看影戲。那中學生仍想來握圓子的手。此時圓子却不肯了，那中學生三回五次的摸索不得，又偷看圓子的臉色，大不似以前和易，竟似堆下了一層濃霜。一般。圓子苦哉嚇得有些不敢下手了，祇輕輕用背膊來推擦了一會，見圓子不理，便暗暗的將座位移至君子背

後伸手由君子腰間來探君子的皓腕。這中學生大有東倒吃君子豬頭西倒吃羊頭之意。雖然不是大家的閨女，却不會見過在大庭廣衆之中是這般摸摸索索的。惡得當下見中學生從腰間伸出手來，嚇得芳心亂跳，又十分怕被圓子看見，祇願將身子往前面讓。那中學生那管他逃避？君子讓一寸，他便跟進一寸，讓來讓去，前面抵着欄杆了。圓子分明看清楚，祇抬着頭看影戲，裝全沒看見。君子既逃避不脫急，得在那中學生手背上下死勁抓了一下。害那中學生痛得縮手不迭，恨恨的瞟了君子一眼，自去捧着手撫摸。君子覺得非常得意，悄悄的說給圓子聽。圓子聽了，回頭望着那中學生笑。中學生正用口向手背上吹，見圓子望着他笑，便舉給圓子看。此時沒有電光，也看不清楚，受傷的輕重。圓子笑着對那中學生顛了顛頭，自掉轉臉去看影戲，不一會演完了。甲勝子一劇也完了。大家起身出了江戶川館。圓子與君子約了後會，君子獨自行歸家。圓子走到停車場上，電車祇見那中學生已趕了上來，與圓子點頭舉着手向圓子道：你看你那朋友也未免太狠了。圓子就電光一看，祇見三道血痕，都有一寸多長，忍不住掩口而笑。那中學生捱近圓子身旁坐下問道：你住在甚麼所在？圓子笑道：你住甚麼所在？中學生道：我從前本住上野館。去年八月搬到仲猿樂町，住了一個貸間，二十五番地，門口掛了個木牌子，上面寫着五十嵐三個字。我那貸間異常精緻。圓子問道：你就姓五十嵐嗎？中學生搖頭道：我不姓五十嵐。我那房主人姓五十嵐。圓子道：你姓甚麼？你不是個中國人嗎？中學生點頭道：我是中國人，不過我來日本很多年了，知道我的人很多。在留學生中間很有點名譽，你不信，你隨便去問個中國人，就知道了。圓子點頭笑道：你且說你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不知中學生說出甚麼姓名來，且俟下章再寫。

評
第八十五章 打英雌羅福怪吃醋 瞰良人圓子真變心

一百十四

羅馱子一肚皮的遷邊翫髒臭。可謂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然其人於飲食男女之間。究竟還在天理人情之中。不可一概抹煞。此章寫其與施山鳴一段故事。雖是馱子也可以算得情癡。充其量便可以做到要讓位與董賢的漢哀帝。

胡女士自被廣昌和小老鬪算計之後。全是遇着敗興的事。皮鞋浸入尿坑。粉臉大挨巴掌。想是桃花運走了。所以到處吃虧。

黃文漢對於圓子口是心非。至此遂大受窘迫。我閱護國寺找君子被圓子尋見一段。設身處地。實在是惶恐萬狀。無地自容。

前寫梅子。此寫君子。都是寫其小孩子皮氣。但君子的小孩子皮氣。却判然與梅子不同。作者於此。可謂寫生妙手。

圓子何以要與旁人吊膀子。以老黃負心太甚也。先之以打東西吵鬧。老黃不改。繼則恐嚇之以分離。老黃又不改。繼又以小心伏侍冀感動之。而老黃仍不改。於是圓子者心灰氣絕。竟要製造一頂綠頭巾加之。老黃頭上教老黃也。嘗嘗酸溜溜氣噴噴的滋味。

圓子之命誠苦。姘着老黃。老黃偏要去吊君子。而今與中學生吊膀子。而中學生又看上了君子。在化裝室鏡子裏眉來眼去甚矣。圓子所遇乃無一而非負心人也。

第八十六章 利用品暫借李鐵民 反攻計氣煞黃文漢

話說那中學生見圓子問他的姓名，連忙從袋中摸出一張三寸多長的名片來，恐怕圓子不認識漢字，用手指給圓子看道：我姓李，名鐵民。原來是他怪不得有胆大臉厚的程度。福建閩侯人。圓子伸手接了，待納入懷中。李鐵民忽然止住道：且

慢等我將住址寫在上面，你以後好來玩耍。說着從洋服口袋裏抽出自來水筆，就圓子手中的名片上寫了他的住址，交給圓子。問道：你今晚能到我家裏去麼？圓子搖頭道：今晚不行。明日午後定來奉看便了。李鐵民笑道：

明日午後幾點鐘，我好在中等你。圓子道：時間不能一定，何時能抽身出來，即何時到你家來。李鐵民高高興興的應了。電車到飯田町，圓子即辭了李鐵民下車。李鐵民送至車口，復叮嚀了幾句。圓子祇管點頭應是。在飯

田町換了電車歸家。黃文漢獨自一個人坐在火爐邊打盹。當然在睡夢中。火爐裏的火也將近要熄了，被臥已鋪好在一邊。黃文漢見圓子回來，抬起頭揉揉了眼睛。想見懸心弔胆的等許久不敢先睡。笑着問道：你如何到這時候才回來？我一個

人等得有些不耐煩了。臉上想必有些些諷刺的。圓子一邊解圍襟，一邊笑答道：等得不耐煩不好不等的嗎？黃文漢起身添了炭，笑道：你沒回來，我如何好不等？只好圓子也不答話，拿寢衣換了，也來靠着火爐坐下。黃文漢見他扳着面孔，祇

顧烤火，一聲不做，不好意思問他今日的事。到底還是有點虧心，所以臉皮厚不起來。祇得伸手借烤火，握了圓子的手，撫摸盡致。老黃

力竭圓子烤了一會，脫開手立起身來，倒了口茶，喝了，說道：圓子竟忍不住，竟先開口，若是我是要睡了，你高興坐，你再坐，罷。黃文漢也起身笑道：我多久就要睡了，誰還耐煩坐？圓子已解衣鑽入被中。黃文漢一同睡下半晌，不見圓子開口。黃文漢委實有些忍耐不住，推了圓子一下，笑問道：黃文漢開口便着一笑字，遂使當時情景隱約紙上。你真和我鬪氣嗎？我做錯

了。事。你。罵。我。也。好。打。我。也。好。我。纔。一。縷。眉。的。也。不。算。是。我。了。祇。是。這。樣。板。着。面。孔。一。聲。兒。不。言。語。我。心。中。真。難。受。我。就。是。要。向。你。陪。罪。你。也。要。與。我。以。陪。罪。的。機。會。這兩句話其實妙極可謂千古以來懼內之人所未經道及者也 你。是。這。樣。你。到。底。要。教。我。怎。樣。圓。子。聽。了。翻。轉。身。來。望。着。黃。文。漢。笑。道。我。何。敢。要。教。你。怎。樣。我。心。裏。沒。有。話。可。說。教。我。說。甚。麼。黃。文。漢。道。沒。有。話。說。隨。便。談。談。也。是。好。的。你。今。晚。在。那。裏。吃。晚。飯。吃。了。晚。飯。在。甚。麼。所。在。玩。要。到。這。時。候。才。回。來。未。必。就。毫。無。可。說。圓。子。笑。道。你。這。人。太。不。中。用。了。黃文漢被人罵不中用平生恐是第一次 我。恐。怕。他。對。你。害。羞。特。來。幫。你。撮。合。誰。知。你。是。個。銀。樣。蠟。槍。頭。我。一。來。你。倒。跑。了。我。前。日。早。和。你。說。了。我。若。不。竭。力。成。全。你。們。的。事。我。不。算。人。我。披。肝。瀝。胆。的。和。你。說。話。你。偏。要。鬼。鬼。祟。祟。的。和。我。使。巧。計。兒。我。和。你。相。處。了。這。們。久。你。的。性。情。舉。動。如。何。瞞。得。過。我。昨。日。老。蘇。來。這。裏。辭。行。我。說。送。他。去。橫。濱。他。當。面。並。不。會。推。讓。你。同。他。出。去。一。會。今。日。就。變。了。卦。我。豈。不。知。你。是。有。意。避。開。我。好。回。頭。去。護。國。寺。老。實。說。給。你。聽。我。昨。日。已。到。了。護。國。寺。並。見。你。在。那。樹。林。子。裏。擽。着。衣。東。張。西。望。我。見。你。沒。找。着。君。子。我。也。無。從。幫。你。的。忙。所。以。悄悄。出。了。護。國。寺。向。停。車。場。走。剛。上。了。電。車。祇。見。你。已。從。那。邊。橋。上。來。了。此。時。我。轉。念。一。想。不。如。和。你。說。明。了。便。好。商。量。個。和。君。子。生。關。係。的。辦。法。正。待。叫。你。趕。緊。來。同。坐。這。乘。電。車。誰。知。你。走。得。慢。沒。有。趕。到。電。車。就。開。行。了。我。還。從。窗。眼。裏。見。你。追。了。幾。步。卻。又。不。追。了。這一段話說得空靈之至 黃。文。漢。搶。着。說。道。我。並。不。會。瞞。你。我。昨。晚。不。是。催。着。你。睡。了。一。五。一。十。都。說。給。你。聽。的。嗎。今。晚。你。就。不。來。我。回。家。也。是。要。告。訴。你。的。我。何。嘗。鬼。鬼。祟。祟。的。使。巧。計。兒。老。蘇。不。教。你。送。去。橫。濱。是。因。天。氣。太。冷。他。體。恤。你。身。體。不。好。恐。怕。你。受。不。住。本。是。一。時。的。轉。念。我。心。中。也。是。這。般。想。所。以。也。不。甚。贊。成。你。去。白。吹。風。那。有。這。多。心。思。想。到。護。國。寺。去。你。人。是。聰。明。祇。是。這。事。却。完。全。誤。會。了。圓。子。

道。老蘇不教我送。或者是。意祇是我已不必研究。是真是假了。這一個把柄姑且開你昨夜催我睡。告訴我的話。是出於你的本心嗎。另尋一個把柄又來逼緊黃文漢笑道。不是出於我的本心。難道是你逼着我說的嗎。圓子道。雖不是我逼着你說

的。你自己問問心罷。到那時候。還要說欺人的話。做甚麼。我不借着做衣露出話。因來你如何肯說給我聽。你聽

了我的話。知道事情已經被我識破。瞞也是白瞞了。倒不如說出來。還可以見點兒情。如見其肺肝然你自己問問心當

時的心理。是不是這樣。見針針血黃文漢祇得陪笑說道。我當時雖也有些這樣的心理。不怕你不承認不過我始終沒有打

算瞞你。我若是有心瞞你。前日從福田英子家裏回來。便不對你說。過見君子了。我不對你提起。我就一連在外

面睡幾夜。你也不會知道。我自己信得我自己的心。過無論如何對你。不會變心。以為你也一般的信得。我過隨

便甚麼事。不妨和你商量了。再做。這也是實話。誰知又被圓子拿住了並且我對於這一類事。都是偶然興發。幹出來的。誰也不以吊

膀子為職業。你若因君子的事。便和我存心。生分起來。那你就錯用心了。我的性格。到了要緊的關頭。斬頭瀝血

都視為尋常之事。祇是一點小事。便要拘拘謹謹的一些兒。也得計較。我却幹不來。圓子點頭笑道。我知道不過

依你的性格。看來要緊的關頭。很少。祇怕平生都是幹的不拘謹。不計較的事。黃文漢聽了。不覺變了色。說道。你

這話太輕蔑我。我和你原是感情的結合。你欽我愛的。才得長久。若是因這一點小事。便存個輕侮我的心。將

來安得有好結果。圓子嘻嘻的。笑道。感情的結合。當然沒有好結果。何待將來。傷心刻骨之言祇今日我的感情。已是不

能與你結合了。黃文漢沈吟半晌。問道。你怎樣。便不能與我結合了。圓子道。我昨日不是和你說了嗎。你不吊君

子的膀子。我不和你離開。便是禽獸。你今日和他說得好好的。我一來。你便如遇見了鬼一般。頭也不回的跑了。

你○不○是○安○心○將○這○離○間○的○罪○名○加○在○我○身○上○嗎○這是反攻的正兵你○還○怕○他○不○知○道○我○和○你○的○關○係○偏○要○左○一○句○是○你○的○內○人○右○一○句○是○你○的○內○人○你○祇○當○我○是○獸○子○我○於○今○縱○想○再○和○你○結○合○我○發○下○來○的○誓○也○不○肯○黃○文○漢○聽○了○祇○急○的○呼○天○圓○子○笑○道○你○不○必○是○這○樣○你○今○日○雖○走○了○我○替○你○辦○得○很○有○些○成○績○了○祇○消○明○日○再○去○一○趟○包○你○成○功○似嘲似諷

之詞而以正襟危坐之狀態出之是謂反攻能手你○今○日○走○了○之○後○我○同○到○他○家○裏○見○了○他○母○親○假○作○是○他○的○同○學○他○母○親○對○我○十○分○親○熱○留○我○在○他○家○吃○了○晚○飯○我○背○着○他○母○親○用○言○詞○去○打○動○他○誰○知○他○竟○是○老○手○早○結○識○了○一○個○中○國○人○性○李○住○在○五○十○嵐○家○他○同○我○吃○了○晚○飯○幫○我○同○到○姓○李○的○家○中○那○姓○李○的○年○紀○比○你○輕○得○多○祇○看○得○出○二○十○來○歲○中○國○人○生○得○好○的○真○多○那○姓○李○的○又○穿○得○漂○亮○戴○一○個○金○絲○茶○晶○眼○鏡○竟○像○一○個○絕○美○的○女○子○為○人○又○十○分○和○氣○聽○說○我○是○君○子○的○同○學○更○是○殷○勤○招○待○我○常○聽○說○中○國○人○慷○慨○和○你○要○好○以○來○見○的○中○國○人○不○少○也○不○見○得○有○十○分○慷○慨○的○今○晚○會○見○那○姓○李○的○才○知○道○中○國○人○實○在○有○最○慷○慨○的○我○和○那○姓○李○的○初○次○見○面○並○沒○有○說○幾○句○話○那○姓○李○的○便○對○我○說○道○難○得○小○姐○肯○到○我○家○來○走○動○真○是○榮○幸○極○了○不○可○不○送○點○兒○東○西○給○小○姐○作○個○紀○念○祇○是○我○在○貴○國○作○客○身○無○長○物○祇○有○一○個○金○指○環○是○我○時○常○帶○在○手○上○不○離○的○就○送○給○小○姐○去○作○個○紀○念○品○罷○還○要○求○小○姐○恕○我○唐○突○不○嫌○輕○薄○賞○臉○收○了○我○聽○他○是○這○般○說○又○見○他○真○個○從○手○上○將○指○環○脫○下○來○雙○手○送○到○我○跟○前○我○不○覺○吃○了○一○驚○連○忙○推○辭○不○受○那○禁○得○他○三○回○五○次○的○要○求○竟○被○他○硬○拿○了○我○的○手○套○在○指○上○妙妙竟說出來老黃其奈之何我○取○下○來○交○給○君○子○要○君○子○替○我○還○了○他○君○子○也○抵○死○不○肯○收○受○我○祇○得○揣○了○回○來○那○姓○李○的○又○拿○了○一○張○名○片○寫○了○他○的○住○址○給○我○黃○文○漢○聽○了○祇○氣○得○幾○乎○昏○了○過○去○不怕你極○力○的○咬○緊○牙○關○忍○耐○不怕你忍○到○後○來○再○也○忍○不○住○一○蹶○劣○爬○了○起○

來問道你拿指環名片給我。看圓子笑道：「你忙些甚麼？我自然拿給你。」編偏的談你睡下來坐起不披衣很冷。黃文漢道：「你快拿，你快拿了。」氣極圓子道：「可笑，你這人聽不得一句話，又沒有人搶了去，忙些甚麼？我拿給你，就是說着從枕頭底下拿出一張名片，一個指環，出來。黃文漢一把奪了，就電光一看，氣得一雙手祇管發抖。圓子從背後拉他的衣道：「睡下來冷得很，你看已凍得發抖了。」黃文漢將兩件東西都細看了，往房角上一擲，長歎一聲，納倒頭便睡。氣傷了圓子見黃文漢擲了指環名片也一蹶劣，爬了起來，一面拾起一面，說道：「人家送我的紀念品，隨意擲了人家的於心何忍？說着仍鑽進被臥，將兩件東西復納入枕頭底下，也不言語的睡了。黃文漢獨自氣憤了一會，忍不住問道：「那姓李的如何個情形？」對你問了一句，圓子不做聲。黃文漢推了他一下，圓子哼了一聲，搖搖頭道：「有話明日說罷。」我今晚被那姓李的纏疲了。率性說出來不想睡得很明日還約了到他家中去。加足一句更惡說完，掉過臉去，要睡。黃文漢冷笑道：「你以為是這樣，可以氣苦我，你要曉得我並不受氣。若是旁人，我或者有些氣。那姓李的，你知道他是個甚麼人？你祇見他生得不錯，待你殷勤，便以為他是個好人。麼？我早就認識他。他是在東京有名的嫖客，混名叫李錦鷄。在東京住得久的留學生，沒人不聞他的名。他去年住在上野館，就因為和人吊膀子，給人攆起跑了。不料君子竟上了他的當。你若歡喜他去，和他來往，幾回你就知道了。你既決心要和我離開，離開就是不必是這般給我下不去。你也知道下不去嗎？何以昨今兩日不替圓子想想呢？圓子也冷笑道：「你自己久有我和我離開用種種法子逼迫我不許我安生，我何時決心要離開你？」這是人家送我的東西，又不是我向人家討來的。怎的是給你下不去？姓李的自然歡喜嫖的，不歡喜嫖的，不和君子往來，不送指環給我，了男子歡喜嫖，原

不。算。甚。麼。你。難。道。是。不。歡。喜。嫖。又是反黃。文。漢。搖。首。道。這。都。不。必。說。了。我。祇。問。你。明。日。去。李。家。不。去。不得已願其

去。圓。子。道。約。了。去。為。甚。麼。不。去。我。不。像。你。樣。口。裏。說。不。去。背。了。人。又。去。一。點。小。事。都。要。鬼。鬼。祟。祟。的。瞞。人。妙哉妙哉

之。詞。說。黃。文。漢。道。一。個。人。去。還。是。邀。君。子。同。去。不得已而再思其次圓。子。道。姓。李。的。不。會。要。我。邀。君。子。我。祇。得。一。個。人。

去。黃其奈之何黃。文。漢。點。頭。道。那。就。是。了。圓。子。道。你。問。了。做。甚。麼。黃。文。漢。歎。道。我。和。你。的。緣。祇。怕。就。盡。在。今。夜。了。

圓。子。笑。道。怎。見。得。緣。便。盡。了。你。以。為。我。和。姓。李。的。往。來。便。和。他。有。情。將。愛。你。的。情。減。了。嗎。你。這。也。猜。錯。了。我。的。情。

和。你。一。樣。界。限。分。得。很。嚴。愛。你。是。愛。你。的。情。愛。姓。李。的。又。有。愛。姓。李。的。情。像。你。和。姓。柳。的。住。了。一。夜。回。家。仍。是。如。

前。一。般。的。愛。我。就。是。幾。次。去。護。國。寺。找。君。子。也。不。見。得。對。我。便。冷。淡。了。我。是。很。相。信。你。所。以。極。力。成。全。你。和。君。子。

的。戀。愛。我。今。晚。受。姓。李。的。指。環。答。應。明。日。到。他。家。裏。去。也。是。和。你。一。樣。偶。然。興。發。你。何。以。便。信。我。不。過。說。你。我。的。

緣。盡。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你。若。真。是。這。般。說。又。是。有。心。欺。我。了。黃。文。漢。到。此。時。無。話。可。說。祇。有。歎。氣。老黃也有受窘之日可笑亦復

憐。可。忽。轉。念。圓。子。雖。是。曾。經。當。過。淫。賣。婦。祇。是。他。到。底。有。些。身。分。不。是。輕。容。易。與。人。生。關。係。的。我。吊。他。的。時。候。不。知。

費。了。多。少。氣。力。才。如。了。心。願。李。錦。鷄。雖。然。生。得。不。錯。但。是。輕。佻。的。樣。子。顯。在。外。面。圓。子。不。見。得。便。看。得。上。眼。就。是。

一。時。和。我。賭。氣。他。不。能。不。顧。他。自。己。的。身。分。安。有。初。次。見。面。便。生。關。係。的。聽。他。說。話。顯。然。露。出。已。經。有。染。的。意。思。

來。不。如。是。說。便。他。說。被。姓。李。的。纏。疲。了。不。是。明。說。出。來。了。嗎。且。慢。他。不。是。這。樣。人。必。是。故。意。是。這。般。說。了。氣。我。的。明。

知。之。矣。何。以。又。不。思。挽。救。之。策。黃。文。漢。一。個。人。越。想。越。想。出。是。假。的。來。一。時。的。氣。都。消。了。看。圓。子。已。睡。得。十。分。酣。美。便。不。驚。動。他。輕。

輕。的。偎。着。他。睡。了。次。日。早。起。圓。子。向。黃。文。漢。道。你。今。日。下。午。去。找。君。子。包。管。你。成。功。我。已。將。你。愛。他。的。心。思。和。盤。

托出的對他說了。他不待說完，便表示一種極歡迎的意思。不過他因為知道我和你的關係到底摸不透，我的心理不敢公然答應。像話得這種事中間人本祇能做個引線，至如何上手如何結合是不容有第三個人知道的。即如昨晚到姓李的家裏，本是和君子同去的，到了後來姓李的也是用計將君子騙開了，才能和我說話。君子心中何嘗不知道不過他自己引狼入室，到這時候也沒有法子，但他心中必恨我到極處，必巴不得你去好。出他昨晚的惡氣，我奪了他的戀人，他也奪我的戀人，自是天然報復之道。說得像○可謂言語妙天下矣你做事都須磊磊落落，的你今日去會了君子，如何個情形回家時說給我聽，我去會姓李的回來也當巨細不遺的述給你聽。你昨日說得好，又拿他的拳頭打他的嘴我不是這樣瞎吃醋的人，你也不是這樣瞎吃醋的人，彼此都說明了，幹倒好要子黃文漢此時正端着一碗牛乳喝，見圓子輕輕巧巧的說出這一段話來，竟不像有意捏出來，嘔自己的奈何真氣，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心中如火一般燒了，一會難受將牛乳盃往上一攔，掉轉臉來，望了圓子半晌，說道：你說的話到底是真是假？圓子笑道：我好意說給你聽，你怎的忽然問起是真是假來了？我難道吃了飯沒事幹，要捏這些假話來說了開心嗎？你這人才真糊塗。黃文漢冷笑道：我倒不糊塗，我看你却真被那姓李的弄糊塗了。圓子也冷笑道：不糊塗，不得去護國寺三回五次的瞎跑路。處處打着關脚使之無可辨白黃文漢瞪了圓子一眼，恨了一聲沒得話說。圓子問道：瞪我怎的看你這樣子？敢怕要把我吃了？黃文漢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你和我這們久的愛情，難道拿着我一時之錯，真要給我下不去嗎？可憐你們女人的心真可怕，怎便變得這般快？圓子嘻嘻的笑着，極搖着頭道：我的心何嘗有絲毫變更？我自問我的心和你的心一樣，你的心是對我不更改的，我的心也

是任有多少男子和我纏擾我祇是和你愛我一樣自己相信得自己過的又拿他的拳頭打他的嘴黃文漢用手拍着膝蓋歎道好好我佩服你了你也不必再用心懲我了我們從此以後各人都把這條心收起我決不再去護國寺你也不用去會那姓李的了我們仍舊乾乾淨淨的過日子等老蘇的一千塊錢來了同我回中國去從此爾毋我許我毋爾虞免得弄出笑話來給人家看了不好老黃告饑矣圓子搖頭道事情不能是這樣中止姑無論我受了姓李的情不能不去就是君子我昨日說得千妥萬妥的他今日在護國寺等你你又何能失他的約黃文漢道我又不曾約他不去失了甚麼約圓子正色道你不曾約他你昨日去做甚麼我體貼你的意思替你約了你可以賴說不會約他嗎這都是反攻的絕妙文章黃文漢道你何嘗約了他教我今日去會我就是姓李的你也不見得約了今日去我曉得你是故意捏這些來唬我的老黃可謂聰明我剛才說了各人都把這條心收起究竟還有點將信將疑圓子不待黃文漢說完便笑着問道各人都把這條心收起這句話我還不會懂得你不去護國寺算是把你這條心收起了請問你我這條心將怎生個收法你既說我是故意捏這些話來嘔你的又說我不見得約了姓李的今日去那你的心是疑我所說是假的了既是假的又有甚麼心要收起呢針針見血一絲不肯放鬆語竟利害極矣黃文漢笑道我已領教你的本領了何必是這樣吹毛求疵的辯駁圓子鼻管裏哼了聲道我有基本領給你領教你若疑心我是假的不妨先送我到姓李的家裏再去護國寺看我和姓李的是個甚麼情形好利害竟要老黃同去看自己與他人爭勝子總而言之今日兩處的約都不可失你心裏有甚麼不自在明日再和我計較便了竟明說是今夜不歸家了老黃將奈何黃文漢將放牛乳的几子往旁邊一推立起身來搶到圓子面前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反面文章天下之至妙者也。反面說話天下之至俏皮者也。不圖於此章見之。

文筆忌平忌庸忌腐。惟從反面着筆，便險便奇，便神妙不可測。故文章之道不可不從反面寫。

說話直率，便不動聽。故話之俏皮者，未有不從反面說起者也。然祇求動聽，祇求以口舌勝人，究無大意味耳。

獨有做事，則不可以從反面做。若是從反面做時，便醜不可耐，便行不可通。何者以其太假也。

黃文漢之對圓子講愛情，始終脫不了一個假字。故圓子以假答之，使黃文漢處於不堪之地。位報亦酷矣。

但圓子之心終是不忍與黃文漢分離，所以用盡心思給惡氣與黃文漢。嘔此真世界上最聰明最伶俐最有胆識之女子所為。苟使就此而中止，豈不大佔優勝哉。

然而世界上聰明伶俐有胆有識的女子，決不肯就此中止者。蓋女子之好勝心及希望心，比較男人勝過十倍。苟其抓着了男人，錯處必然要追根究底，絕對不肯放鬆。其實此女人心中心中何嘗肯真正置自己男人於絕地，殊不知天下事最忌太過。太過便真正非決裂不可的了。此無他，太假者無不要弄假成真，才得罷休，所以反面之妙不能不專屬於文章也。

第八十七章 忍氣吞聲老黃陪禮 欲擒故縱圓子放刁

話說圓子見黃文漢將攔牛乳的兒子往旁邊一推立起身來搶到自己跟前。倒嚇了一跳。以為黃文漢忍氣不過。搶攏來。想用武禁不住也。連忙立起身來。倒退了幾步。黃文漢那敢動武。祇見黃文漢向着自己深深作了一個揖。眼淚如落雨一般。是怕做烏龜。硬着嗓子說道。我此刻已悔悟過來。知道幾日來幹的事都是禽獸不如的。難怪你氣得逸出範圍和我鬪氣。我從今日起。若再對旁的女人起了半點邪念。任憑你處罰。便斷了我這顆頭。我做鬼也不敢怨你過分。此時的是真心之言。但過了此時又要變了。不知你可肯容我改過。你也是個有決斷的女子。說一句算一句。若能容我改過。祇要你答應一句。不能容我改過。也祇要你說一個不字。圓子看了黃文漢這種情形。又見他臉上變了色。不待他說完。心中早動了。入情。祇是圓子是個用心計的人。不肯一時容易說出心事來。臉來是真的。勉強笑了笑。道。你這改過的話。我還沒有領會。你本沒有過教我如何答應。你改不改你自己。又到那裏去尋出過來改呢。真好反文章。你這話不是使我為難。竟是使你自己為難了。你若說吊膀子是你的過。那你一生都是過。連我也是你過中來的。吊膀子是你的生性。使然你自己曾對我說過。你見了少年生得好的女人。若不轉轉念頭。你心中便像有甚麼事放不下似的。你既生性是這樣。怎能說是過。譬如這人生性歡喜吃酒。難道吃酒便是他的過嗎。你這無端的認過才教我不得明白。哩。就說你這吊膀子是過我也。決不能教你改了。更進一層。你不吊我的膀子。我不能和你生關係。我何能忘了本來不許你再去吊膀子。圓子之所以使用心計。折老黃者。即是自己的來路。不正放也。此語雖是反面攻逼之說。却也道出一半真心。世界上的女人聽了都要笑話我。說我吊上了你。便據為己有。不許人家來吊我。何苦受這和世界上女人爭漢子的名聲。奇論妙論。匪夷所思。黃文漢蹀脚道。你這是甚麼話。難道我生成是吊膀子的嗎。有了你做女人。就不吊膀子的。也要逼

着和人家去吊吊以顯你不和人家爭漢子的賢德嗎不幸我幾個月來神差鬼使的有這幾次的錯處給你拿了。你氣不過便硬要逼着我再去吊好給你做口實假若我沒有這幾次的錯處你難道憑空教我去和人家吊。膀子以顯你的賢德嗎圓子正色說道顯我甚麼賢德你生性是喜歡吊膀子的人豈有不吊膀子之理你若能不吊膀子我也沒有今日了假使我和你是正式夫妻不是從吊膀子來的我也決不敢以這個心疑你。這才是真心話黃文漢搖手道你不用說了殺人不過頭點地我低了頭服下祇能做到這樣了你仗一時的口辨縱辨得我不得話說我心裏不以爲然也不算佔了勝利你的行動我不能干涉去找姓李的不去祇得由你我是決不再去護國寺了我若再爲君子進了護國寺的門你祇當我是禽獸便了說着揩了眼淚返回原位坐了。老黃祇得如此圓子也坐下說道你既是這樣說我心中便沒事了。總還有些放心不下呢姓李的我自寫信去與他支吾今日天氣不好好像要下雨的光景又冷得很我也懶得出去當下圓子真個假意背着黃文漢寫了封信並故意教下女在外面胡亂跑了一會說送到郵局去了黃文漢又是傷心又是嘆氣也無心查察是真是假午後果然下起雨來二人都不出外祇在家中向火不過二人各有心事雖都想這時候着意的親熱一會無奈祇是鼓不起興來也不知道是甚麼原故黃文漢總以爲圓子心念姓李的已不向着自己了圓子也是一樣都不肯先拿出真心來恐怕沒有得交換後悔不了兩個人你猜我忌的連閒談一句話都像下了戒嚴令似的不敢隨意出口。其實相愛到了極點才有此一番傷呢直相持到夜間圓子仍拿了前夜不曾做完的衣來縫黃文漢道天氣冷烤烤火早些睡罷又不等着穿巴巴的縫他做什麼圓子道睡也太早了橫豎坐着沒事縫了也是一樁事我自己還有等着要穿的不會開剪黃文

漢道那何不先縫了你自己的再來縫我的圓子道做事須得有首尾我從來不歡喜這樣沒做完又換了做那樣借物喻人圓子誠處處用心哉你這衣也不多幾針就要完了你拿本書坐在我身邊看一會子就完了此刻還不到八點鐘便

忙着睡怎的黃文漢真個拿了本書坐在圓子身邊看了幾頁心裏便焦躁起來放了書拿了枝旱煙管兒就火爐吸旱煙一邊吸一邊向着圓子歎道我和你兩人配爲夫婦不要人家說就是我們各人間各人的心無論如何苛求也不能說不是一對相當的夫婦你又沒有上人更沒有兄弟你的身子你自己有完全的主權祇要你願意和誰要好世界上沒第二個人能妨碍你的自由我雖有父母但是也從不干涉我的行動我的身子也有完全的主權我的心思絕對的是和你要好照事實上看起來你我二人祇怕不見面見了面必是一對極圓滿的極恩愛的夫妻誰知竟不然十天倒有七八天要因一點兒小事便鬧意見誰教你兩人熱度太深了呢這幾日簡直是整日的大鬧起來尋根覓蒂雖都是我的不是祇是究竟是你不深知我的心的原故我自和你同住以來我的心便沒將你作姘頭看待雖沒經過正式結婚的手續我祇是將你作正式的妻室看待我隨便對誰說都是說我的內人我的朋友也沒有不稱呼嫂子的你同我在外面應酬的回數也不少人家會輕視過你沒有曾在跟前說過一兩句輕薄話沒有我若平日對他們說是姘頭恐怕他們對你沒有這般規矩肯稱呼你做嫂子我也曉得你原不希罕這幾聲沒價值的嫂子不過我的心對你不論當面背面祇是一樣但是你的心未免過仄因爲沒有經過正式手續便時時將我作姘夫看待動不動就講離開你看我口中曾說過離開這兩個字沒有你口中隨意說說覺着不要緊我聽了心中比被刀割還要利害不是我不曾見過女人有了你便以爲希世之寶

不肯丟開你要曉得我和你同住我的朋友無不知道並人人都恭維我眼力不差不枉在風月場中混了半世得了這樣一個內助從此可以收心了我也在人跟前時常無中生有的說出你許多好處來好使人家聽聽贊美你我就開心若一旦忽然和你離開人家知道是我的不是你賭氣不要我倒也罷了祇怕人家誤疑到你有些麼錯處給我拿着了退了豈不是冤枉死了你我心中如何過得去我面子又如何下得來

嘔心瀝血之談這是老黃的天良話

並且你的事我早已寫信告知家中了家中前次來信許可那信不是還會給你看過的嗎若將來回國沒了你教我怎生說法家中不要說我別的祇要說一句苟合的男女到底靠不住你知道我是個要强的人這種話如何能受不受又有甚麼法子你不知我此刻的心裏並不要你如何愛我祇要體貼我這心就罷了圓子見黃文漢誠懇懇的說了這些話心中如何不動當下停了針低頭半晌忽然抬起頭來望着黃文漢笑道你此刻心裏以為我待你怎麼了黃文漢道不敢說我的心總希望你仍是如前一般的愛我圓子歎了口氣搖搖頭仍縫衣服

可憐圓子一腔怨抑之氣無可宣洩○老黃腦筋太活動宜圓子之不能相信也

黃文漢笑問道你搖頭做甚麼難道我有了這回錯處寒了你的心便不能恢復以前的愛情嗎你知道我愛你的心還一點不曾減少麼圓子放下衣服低頭伸手烤火望着火爐出神好一會忽然流下淚來

圓子總是怕老黃日後棄捐他

黃文漢慌了連忙拿出手巾來替圓子揩淚圓子已背過臉去揩了黃文漢握着圓子的手從容說道你的心事我知道了你也不必傷感看我以後的舉動罷了圓子揩了淚回過臉來望着黃文漢笑道

剛才流淚此又言笑初觀之似乎不倫但一細心設想當時情景則圓子苦心盡於這一笑字托出俗筆所不能也

看你以後甚麼舉動黃文漢笑道再不會有寒你心的舉動便了圓子笑着點了點頭拿起衣服抖開來看了一會說道這件衣服做了個多禮拜還不會成功

今晚再不做起真不好意思了。黃文漢笑道：「個多禮拜耽擱了，便多一夜有甚不好意思。圓子也不答話，拿起衣便縫。一會兒縫好了。」閑事也閑話也閑文也非閑筆也何也處處極力寫圓子不能忘情於黃文漢至此猶以黃文漢之內助自居也立起身來，提着領抖了幾下，笑向黃文漢道：「你

來試試看。黃文漢坐着不動，身說道：「此刻何必巴巴的脫了衣來試明早起來穿上，就是圓子笑道：「你便懶到這

樣麼？便脫了試試。有甚麼要緊來來。我替你脫。」黃文漢祇得立起身來。圓子放了手中的衣服，替黃文漢解了腰

帶。後彎腰拿了衣。黃文漢將身上的衣卸掉，過身用背對着圓子。圓子提了衣領，往黃文漢背上一披。黃文漢

從兩袖筒裏伸出手來，復掉轉身，面向着圓子。圓子用手扯伸了兩個袖子，提了提領襟，低身拿了腰帶，湊近身

在黃文漢腰間繫了。黃文漢標千代子時曾享受過這般一次醜福當時黃文漢以為千載一時之問黃文漢覺着稱身麼黃文漢過至今日為第二次享受黃文漢心中似無甚感想蓋俗諺所謂妾不如嫖也問黃文漢覺着稱身麼？黃文漢

低頭看了一看，行動了幾步，顛了顛頭道：「還好，你把脫下來的外衣拿來給我加上罷，不必再更換了。」圓子彎腰

將黃文漢剛才脫下來的衣服，就上面褪了件外衣，下來替黃文漢加了。把衣服折疊起來，納在箱子裏面。此一

賦之文無非是表明圓子確是個賢內助黃文漢添了炭，爐上開水。二人煮茗談心。幾日來的醜事都冰消瓦解了。奈何又要乘興入

韓自有一番親熱。彼此安然無事的過了幾日。這日正是二月初八日，黃文漢接了蘇仲武的到岸信，信中先說

擔認的一千塊錢。幾日內即由郵局寄來。後半寫動身後思慕梅子之苦，問黃文漢可曾得了梅子甚麼消息。若

是梅子有信來，千萬轉寄與他。黃文漢見了，自是歎息不已。一句一句的譯給圓子聽。圓子聽了低頭沒得話說。

黃文漢笑道：「好了，錢一到，我們就可以安排歸國了。你說還是在日本行了結婚式再歸國，還是歸國後再行結

婚式。圓子笑道：「隨你的意思。我是都沒要緊，便不費這些手續。我心裏也不見得不滿足。黃文漢搖頭道：「這手續

是萬不能免的。經過了這手續。心理上的作用。很大。你口裏雖是這般說。心裏未嘗不想立刻就行。

老黃總算聰明

說完了。

望着圓子嘻嘻的笑。圓子哼了一聲。掉過臉去。說道：「你心裏是這般想。罷了。拿你的心來度我的心。那就差遠了。」

我。還不知道有這種福氣。沒有何時存過這個心。

圓子何苦如此

我和你初見面的時候。你問想嫁人。不我當時如何回

答你的。你記得麼。黃文漢笑道：「如何不記得。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你今日若還是那種主張。那就壞了。你那忿極

的時候。說出一派話來。不過想是這般。出出心中之氣。豈能作為終身的主旨。我問你不願嫁人。終年是這樣

朝張暮李的。能過得上幾年。一旦容顏衰落。下來到那裏去找一個陪伴終身的人來。圓子笑道：「你此刻便自以

為可以作我陪伴終身的人嗎。黃文漢笑道：「我雖未必可以作你陪伴終身之人。但是已成了這般一個事勢。你

縱欲不將我作陪伴終身之人。也不行了。說罷。大笑。圓子變了色。問道：「你這話怎講。我縱欲不將你作陪伴終身

何苦如此說法

之人。也不行了嗎。黃文漢笑着點頭。圓子道：「我又沒收你的定錢。不行的話。是甚麼話。你有了。一千塊錢。

難道就想仗錢的勢。逼着我來做你的女人嗎。哈哈。你想得太糊塗了。黃文漢見圓子忽然發出這一番激烈話

來。真是出乎意外。不覺怔了一怔。抬起頭望着圓子。出了會神。問道：「你這一派話。是從那裏說起來的好好。生

的。在這裏商量這事。我並不會說甚麼無理的話。無端的說這一大篇的決裂話。做甚麼呢。我何時仗錢的勢。要

逼着你做我的女人。這不是笑話。莫說我不是仗勢凌人的人。就算我是個這樣的東西。但是對你也拿不出這

些架勢來。剛才那一句話。是仗勢欺你的話。你說來。我聽。圓子道：「你不是仗勢欺我。為甚麼說我不做你的女人

不行。我生成是要做你的女人的嗎。黃文漢笑道：「這句話也沒要緊。我不過說已成了這般一個事勢。我就妄攀

了。你也妄攀了幾個月。無意的一句笑話實在用不着這般動氣。圓子道：你說話這般武斷，認起真來，便說了一句無意的笑話，你既說是好好生生的和我商量，這事爲甚麼又有無意的笑話說出來？我看你得了有一千塊錢寄來的信，一時得意，忘了怪我不該動了氣。麼？圓子辭鋒真利，黃文漢素以雄辯擅場於留東外史者，至此亦不能不屈服於娘子軍矣。黃文漢笑道：你也太把我看得不值錢，沒身分了。我便沒有見過錢的嗎？一千塊錢何至就得得意忘言起來？不過此刻的一千塊錢，比平日的一萬塊錢還要得勁些。我若沒有這錢，你我的事真不知要到何時才得定妥，帶你同回去罷。沒有錢是行不動的。若將你一個人仍寄居在日本罷，我一歸國說不定三年五載不得回來，教你一個人在這裏如何過度。既有了這一千塊錢，我們的事情就有結束了。說不得意是假的，得意而至於忘言，那你就形容得未免過甚。說畢又嘻嘻的笑。圓子也不作理會。心中又有計較了。問黃文漢道：你今日出去麼？黃文漢想了一想道：我今日不出去。今日得寫封信家去。老蘇那裏也得回信。你想去那裏？圓子道：我想去會個朋友，一會兒就回來。你不去，我便回家得更快。黃文漢點頭道：你快回來。我等你同吃晚飯。你不回來，我便到十二點鐘也挨着餓。等你圓子笑道：你何必挨着餓？等我若今晚一夜不回來，你難道餓一夜不成？黃文漢笑道：你若真一夜不回來，我自然餓一夜。圓子大笑道：然則我幾天不回來，你不要餓死麼？你真沒有我不能吃飯嗎？我倒不相信。你忽然對我這般親熱了。黃文漢道：不是我對你忽然這般親熱，因你說回來得快，我便說等你。你若說有事回來得遲，我也不是這般說了。圓子笑道：你是這樣說，那我就老實對你說了罷。我今日實在要去看看那姓李的。噫，圓子太過分了。並不是我有甚麼心思戀愛着他。他對我一番的好意，不可完全辜負他去。看看他略盡我的心意，你說是不是？黃文漢冷笑一聲道：

人家是這樣輕薄。你還說是好意。不可辜負我真。不懂得要如何才算。是惡意。圓子問道。他怎的輕薄了我。我從來是這般個性。格愛我的。都是好人。我都不可辜負。若依你這樣說。你簡直是輕薄。我不少了。你不要祇在你這一方面設想。也得替人家想想。人家一二十塊錢的一個指環。我和他非親非故的。他一見面便送給我。難道一些兒不應感激。黃文漢連搖手道。罷了。罷了。應感激得你去感激他。去報答他罷。真氣壞人圓子笑道。感激是感激。報答却要我高興。黃文漢一邊起身往隔壁房裏走一邊哼着鼻子道。怕你不高興。再送些東西給你。包管你就高興了。圓子祇是哈哈的笑。也不回話。換了衣服。自出門去了。惡黃文漢氣不過也連忙換了衣服。匆匆的向仲猿樂町走來。五十嵐這個日本人家。從來專分租房子給中國人住。差不多和一家小旅館相似。黃文漢也會有朋友在那裏住過。所以不待尋覓。直走到五十嵐門首。並不會看見圓子。心想他如何走得這般快。已經進去了。嗎。氣煞人我祇站在這裏等看他出來。可好意思。若還沒有進去。看他見了我。如何好意思進去。想罷。復恨恨的自言自語道。這樣胆大無恥的女人。平生不獨沒有見過。並沒有聽人說過。我上了你這回當。好便好惹得我。性起。我不結結實實的害你一回。也不算是我了。在日本。弄你不過祇要我和我回到中國去。請你試試我的手腕。看黃文漢站在門口。越想越覺嘔氣。足站了四十五分鐘。不見圓子來。知道是早進去了。心想。進去這久。不出來。一定和那狗婆養的李錦鷄在那裏起膩。急壞人我何苦定要他這種女人。將來還不知他要給多少氣。我嘔看起。來。凡事都有前定。我從來對女人沒有甚麼情愫的。惟有和他偏偏的腦筋中一時也丟不掉。可謂有情黃文漢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猛聽得門上鈴聲響掉轉臉一看。早吃了一驚。不知出來是誰。且俟下章再寫。

評

世界上男女之所謂愛情。最變幻不可測者也。今之講自由戀愛者。其朝秦暮楚。東舍西宿。乃必然之事。無足怪也。即其人雙方戀愛至深。一有不當。則可以生恨。可以成仇。恨心一萌。仇心大熾。其相當之對待。必更有甚於人之待我者。且必予人以極不堪而後爲快。然其本心。則仍是不欲與其人絕。但事實上已做到無可挽回矣。

圓子之予老黃。以極不堪也。圓子何嘗真心要與老黃絕。圓子特爲出出惡氣而已。要知我受不得惡氣人。亦何嘗能够受得惡氣。相煎太急。分離之局。乃弄假成真矣。

然則老黃何以忍之又忍也。豈真以柳花及君子之故。反唇耶。是又不然。世上男子之視女子。實存一玩物之心。苟非下愚。決不肯與女子以口舌相競。使女子有不快之感。譬諸名花嘉木。本欲其供我之賞玩。豈肯橫加以摧折哉。此一種心思。即是不能與女子競爭之原素。又男子在社會上。大小總有個臉面。女子苟在家橫。直吵。傳揚開去。男子實難見人。所以只得退讓以求安靜。此又普天下懼內之通病也。至謂從前之彼恩此愛。可以保全他日之凶終隙末。其在正式夫婦名分所系。或者有之。其在苟合的男女。則爲必無之事也。

圓子聞老黃一段自述之言。自然不能無所動於中。但其放不下老黃。而仍思有以試之也。其心已決。故隨即有要去會李錦雞之言也。其實心有所疑。一再試驗。原無不可。而必處處出以要挾反攻之詞。使人難堪。

亦太過矣。此其所以必要弄到決裂而後已也。

第八十八章 儂黨人固窮受惡氣 俏女士演說發嬌音

話說黃文漢在五十嵐門首獨自立了四五十分鐘。正在忿火中燒的時候。真正猛聽得門鈴聲響。轉臉一看。不

覺吃了一驚。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在江戶川館吊圓子勝子的李鐵民。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當下李鐵民

並不會留心看到黃文漢。黃文漢疑心有圓子在後。連忙退了幾步。背靠着人家的大門框。站住目不轉睛的望

了五十嵐的門。可憐而祇見李鐵民跨出門欄。隨手將門關了。昂頭掉臂向西而去。黃文漢走出來在五十嵐門

口探望了一會。不見有圓子的蹤影。心中揣道。怪呀。為何李錦雞一個人出來。哦。是了。必是李錦雞又想買甚麼

東西。孝敬圓子。不肯與他同走。怕人撞見。祇在他家中坐着。等候李錦雞一個人去買了來。設想到此真我且

在這裏再等一會。看他拿甚麼東西回來。就知道了。知道了又黃文漢自以為料事不差。便仍立在門口。等候看看

等到街上的電燈都亮了。賣豆腐的畫角又嗚嗚的吹起來。等了黃文漢站得兩腿發酸。腰和背都有些支持不

來了。此罪往來過路的行人見黃文漢如泥塑木雕的立在這家大門口。都有些詫異。也有在黃文漢渾身上下

打量的。也有遙遙的立着觀望的。黃文漢自覺有些難堪。心想圓子莫非不在裏面。李錦雞如何肯教他。這般久

等我真沒處討氣。嘔了祇立在這裏。等他的。轉念得好若不轉念時豈決心和拆開罷了。有甚麼使不得。只好如

想罷。提起脚就走。走了幾步。忍不住再回頭去望。文心真細。此等情形非眼便望見樓上臨街的一個窗戶。窗門敞

開着。一個女人探出頭來望了一望。便縮進去了。疑鬼疑神當時天已黃昏。此處又是僻靜。所在街上電光不甚透

亮黃文漢祇髻髻見那女人的大小模樣。竟是圓子一般。人心理及其眼光不覺蹀脚歎道。怪不得他不肯出來。原

來他在樓上早看見了我。不待說李錦雞必是早從後門進去了。也好。你定要給我下不去。我祇得與你離開了。

黃文漢心灰氣喪的走出仲猿樂町。打算穿三崎町。走水道橋歸家。剛走到三崎町一個小巷子裏面。祇聽得前

面一家房子裏有中國人吵嘴大罵的聲音。聽去還有中國女人的聲音在內。行到水窮坐着雲起文筆突元之至黃文漢好事出自

天性。又正在五心無主之時。便尋着聲音走去。祇見一家門首擠着許多人在門燈底下看熱鬧。吵嘴的聲音就

由那裏面出來的。黃文漢三步兩步的也攢入人叢之中。聽那中國男女的聲音都沒有了。祇聽得一個很蒼老

的日本女人聲音說道。你們都不要吵了。趕早搬出去罷。我也不希罕你們這幾個房錢。我才見過甚麼。大家人

家的太太和人爭起漢子吃起醋來。竟比那些當姨子的還不要臉。黃文漢聽了。聽了一驚。再聽裏面還夾着有

女人哭泣的聲音。那日本女人說完了。外面看熱的人都鬨聲笑起來。祇聽得中國女人問道。那老龜婆說些甚

麼。卽聽得有看中國男子照着日本女人的話說了一遍。這男子話才說完。便聽得裏面乒乒乓乓打得碗盞筷

子桌子一片響。看熱鬧的人都用力往門裏擠。黃文漢也擠進了一步。聽得裏面扭打起來的聲音。日本女人用

日本話罵中國女人用中國話罵兩邊都有些氣喘氣急的。擦的簾子一片響。夾着一個中國男子左右勸和的

聲音。女人哭泣的聲音一陣高似一陣。還像祇管在那裏蹀脚。絕妙一絕武戲黃文漢和那些看熱鬧的人正都聽得出

神猛聽得天崩地裂一聲響。亮看熱鬧的人都隨着這響聲。傾金山倒玉柱一般。十多個人跌倒在地。看臺塌了黃文

漢疑是房簷坍塌下來。連忙聳身往街心一躍立住。脚回頭一看。原來是這一家的大門被看熱鬧的人祇管用

漢疑是房簷坍塌下來。連忙聳身往街心一躍立住。脚回頭一看。原來是這一家的大門被看熱鬧的人祇管用

力往裏面擠。竟擠破了。靠大門的幾個人。失了憑倚。便立脚不牢。撲地倒了。下去。後面的祇管往前面擠。也跟着倒了幾個。他倆夫妻吵架衆人一齊替他倆叩頭陪禮。黃文漢到底練過會把勢的人。輕易擠他不倒。那時外面這一陣喧嚷。却把裏面扭

打的人嚇得不知所以。都鬆了手。跑到門口來看。跌下的人一個個爬起來。面上都有些訕訕的。黃文漢借電光

看那出來的日本女人。年紀大約四十多歲。衣襟不整。頭髮蓬鬆。後面立着一個穿洋服三十多歲的中國男子。

光着頭。如和尚一般。黃文漢一看。心想。這人在會場上見過多次。祇不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名字。看熱鬧的

人。見裏面有人出來。都爬起身。想走。那中國男子正一肚皮沒好氣。望着看熱鬧的人。用中國話罵道。狗婆養的

儼然湖老子家。夫妻合口。有甚麼好看。把老子的大門都擠爛了。你們想走。慢着。沒有這般容易。當然要遷怒於人一邊罵

着。一邊搶出來。伸手想拿人。恰好遇了。那在春日館吃酒和柳天尊對扯下女的楊小暴徒。五十四章胡女士口中所說之事至此忽然一提遂

使留東外史數十萬言無一字不通靈活激的是妙手見那中國男子開口便罵人家狗婆養的。又伸手要來拿人。如何忍耐得住。若忍耐得住便不是暴徒了

握着拳頭。等那男子湊近身來。劈胸一拳打去。那男子不提防着。了一下。倒退了幾步。幸得日本女人從後面扶

着。沒四脚朝天的跌倒。尋釁不成又吃了虧了楊小暴徒見打倒了那人。得意揚揚的擁着大衆。向左右分跑。黃文漢素和小

暴徒認識。便跟在他後面輕輕的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小暴徒回過頭來。見是黃文漢。連忙笑着點頭。問黃文漢

去那裏。黃文漢道。我正要歸家。無意中走這裏經過。聽得有人吵嘴。便立住脚聽聽。我聽那男子說話。好像是貴

同鄉。我髻鬚在會場上很見過他幾次。他到底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他夫妻吵嘴。爲甚麼夾着那日本女人在裏

面。真正是好事之徒自己的事覺還不得了。又去打聽別人的事小暴徒笑道。你在東京見多識廣。爲何連他你都不認識。他不是有名的癩頭。龜會

部長嗎。黃文漢連點頭笑道。是了是了。他哥子會大癩。我便認識是參議院的議員。他們夫妻爲甚麼事吵嘴。你知道麼。小暴徒道。我爲甚麼不知道。我就住在這裏。天天聽得他們吵。黃文漢笑道。究竟爲甚麼事。小暴徒道。你到我家中去坐麼。我的家就住在這裏。說着用手指着左邊一家小房子道。你看就是癩頭龜的斜對面。在我樓上看他樓上看得十分明白。住得湊巧之至等一候還有戲看黃文漢點頭道。到你家去坐坐也。使得祇是我還要歸家去。有事不能在你家久坐。小暴徒道。坐坐吃了晚飯去不遲。黃文漢搖頭道。下次來吃罷。二人說着已到了小暴徒門首。小暴徒推開門。讓黃文漢先進去。二人同脫了木屐上樓。黃文漢看小暴徒房中一無陳設。祇一張破爛的方桌上。面攔了幾本舊書。一張靠椅。上面蒙的花布也破了。露出竹絨來。蓆上幾塊蒲團。都不知從那一家舊貨攤上買來的。心想他們小亡命客的生活也就窮苦得可憐了。當然如此小暴徒順手拖出那張破椅子來。給黃文漢坐。黃文漢坐了。小暴徒跑到樓口拍了幾下手掌。不見下面有人答應。當然不理你的小暴徒便用日本話喊道。下面沒有人嗎。連喊了幾聲。祇聽得下面一個女人的聲音。有聲沒氣的答道。有人便怎麼樣。小暴徒低聲下氣的說道。有人便請你送點開水上來。黃文漢連忙阻攔道。不必客氣。不喝茶。我祇坐坐就要走。小暴徒進房笑道。喝茶也是客氣嗎。我因爲欠了這裏三個月的房飯錢。待遇便怠慢得不成話了。我一時又不得錢還他。祇得將就點兒。我這裏還是好的。我有兩個朋友就住在這裏。沒多遠也是欠了三個月的房飯錢。他那房主人簡直不肯開飯了。祇許拿東西進去。不許拿東西出來。那怕一個小手巾包兒。他都要槍着看過。知道是不能當不能賣的。才許拿出去。寫盡窮亡命客嘔氣的生活狀況可爲一哭嚇得連我那朋友的朋友都不敢拿東西到他家去。怕被他扣留。他又不講理。硬說出來。

怕別的朋友帮他運東西出去你看受小鬼這般待遇傷心不傷心此中人皆不肯受老袁的招安不肯入蔣四立之籌安分會者也安得不窮苦至此雖然氣節足尙矣黃

文漢歎息問道他肯開飯你那兩個朋友吃甚麼呢小暴徒道那有一定的東西吃遇着甚麼便吃甚麼也時

常跑到我這裏來吃飯我這房主人還好雖不願意却也不說甚麼不過沒有菜便了他們那裏還講究有菜沒

菜祇要有一兩碗飯塞住了肚子這一天便算是造化此語心骨悲但是我也不能多留他們吃恐怕我這房

主人一時看穿了連我的飯都不肯開那更糟了嗎所以有時他們來了我拿兩三個銅板給他們去買山芋

吃他們此刻是祇要一天有一次山芋吃便不說委屈世上苦境無有底止我聞至此淚下如雨矣黃文漢道他們都是誰的部下怎這

般清苦小暴徒笑道誰的部下都和我一樣是許先生的學生有了獸串了皮的先生自然有黃文漢點頭笑道怪道這

般窮原來是許由的弟子此刻許先生怎樣了小暴徒道甚麼怎樣了從去年九月因蔣四立的案子牽連在警

察署坐了兩個多禮拜後來釋放出來仍住在大塚窮得一個大也沒有直到於今還不是和我們一樣子衣服

也被我們當盡了子師母的一對金圈一對金指環因為去年籌辦雙十節紀念會都換了充了用度以復加還

差百多塊錢仍是許先生出據和曾參謀借了才填補了這個虧空優到無地自容了你看他那裏還有錢惟其優也所以為許先生也黃

文漢道然則他一家人如何生活小暴徒道起初有當的時候便當着吃後來幾件衣服大家都分着當盡了祇

得揀相好些兒的朋友處借此刻是借也沒處借了恰好上海又有電報來催他回上海去並滙了些路費來就

安排在這幾日動身我今日上午還在他家裏吃午飯他說一到上海便匯錢給我們接我們回去我們就苦也

苦不了許久了可謂天不絕人之路黃文漢笑道我到你家來坐原想別聽懶鬻夫妻吵嘴的事倒被放你一大篇的窮

史打斷了話頭。你且將他們夫妻吵嘴的原因說給我聽聽。看暴小徒點頭道：你看可惡不可惡？叫了這們久，還不見送開水上來說着，又要向樓口跑去。黃文漢連忙起身拖住道：我又不口渴，祇管呼茶喚水，怎的小暴徒歎了口氣道：人一沒有了錢，比忘八龜子都不如。所不如者不過沒有錢而已矣。除錢之外不見得忘八龜子比人強些。你要聽，癩頭龜夫妻吵嘴的事。忘八龜子

都不如底下接着癩頭龜夫妻吵嘴的事。天然史筆文心老辣極矣。我說給你聽罷。我先問你癩頭龜的女人，你見過沒有？黃文漢搖頭笑道：癩頭龜，我不認識他女人，我何曾見過。小暴徒搖頭道：不然，他女人很出風頭的。去年雙十節，在大手町開紀念會，派了他當女賓招待。他還上台演了說。那日祇有他一個女人演說，你難道不會看見嗎？黃文漢道：那日我並不會到會。如何看見小暴徒跌脚道：可惜，可惜。你那日如何不到會？不聽他那種愛情演說。奇談黃文漢笑道：如何叫做愛情演說？真是令人不懂小暴徒大笑道：我至今想起來，還是骨軟筋酥的。我且將他那日的演說述給你聽聽。你便知道他之爲人了。不特知道他之爲人，並可以因他這一段演說，想像他的風情綽約，體態輕盈，刻薄癩頭龜的艷福不淺。

黃文漢笑道：時候不早了，我還有事去。你少說些閒話，快說他演了些甚麼。說小暴徒笑嘻嘻的將一張破爛方桌子拖到房中間，教黃文漢就椅子坐下。黃文漢起身拖小暴徒至此尚未就坐，故小暴徒發黃文漢就椅子坐下，補筆不露痕跡。裝作聽演說的小暴徒低頭扯了扯衣服，扭扭捏捏的斜着身子走到方桌面前笑吟吟的。裝癩頭龜之女人故云笑吟吟的下筆極有分寸。向房中四圍飛了一眼，才偏着頭

鞠了一躬。是何怪狀黃文漢見了，忍不住笑起來，說道：罷了，罷了，不要搗鬼，爽直說了罷。小暴徒也不理，仍裝出嬌怯的樣子，放開滴滴的聲音，說道：今日我們在外國慶祝我們祖國的國慶紀念，在國賓一個人的意思，很

以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何以呢？因爲中國人不能在中國慶祝國慶紀念，必借外國的地方才能慶祝，所以很以

爲。是。一。件。可。傷。的。事。方。才。登。臺。演。說。的。諸。位。先。生。所。演。的。說。國。寶。都。非。常。佩。服。國。寶。雖。是。女。流。素。來。沒。有。學。識。祇。是。也。想。盡。國。寶。一。得。之。愚。貢。獻。貢。獻。國。寶。生。平。所。解。得。的。就。是。一。個。字。一。個。甚。麼。字。呢。小。暴。徒。說。到。這。裏。又。笑。吟。吟。的。向。房。中。四。圍。飛。了。一。眼。小暴徒真是何人接。着。放。出。極。秀。極。嫩。的。聲。音。說。道。就。是。一。個。愛。字。愛。甚。麼。呢。愛。中。華。民。國。國。寶。學。識。淺。陋。祇。能。貢。獻。這。一。個。愛。字。望。諸。位。先。生。原。諒。原。諒。說。完。又。偏。着。頭。鞠。了。一。躬。跳。到。黃。文。漢。面。前。哈。哈。笑。道。是。之。謂。愛。情。演。說。你。說。何。如。我。從。去。年。到。於。今。是。這。般。演。過。了。幾。十。次。此。刻。是。絲。絲。入。扣。了。黃。文。漢。笑。道。他。名。字。叫。國。寶。麼。姓。甚。麼。小。暴。徒。道。他。姓。康。你。祇。想。想。他。這。演。說。的。神。情。他。的。性。情。舉。動。還。有。個。猜。度。不。出。來。的。嗎。黃。文。漢。點。頭。道。如。何。會。和。癩。頭。龜。吵。口。呢。小。暴。徒。道。這。也。祇。怪。得。癩。頭。龜。的。不。是。癩。頭。龜。的。那。副。尊。容。那。種。學。問。得。配。這。般。一。個。女。人。也。應。該。心。滿。意。足。才。是。誰。知。他。偏。不。然。筷。子。在。口。裏。眼。睛。望。着。鍋。裏。明說癩頭龜暗罵黃文漢湊。巧。他。此。刻。住。的。這。家。人。家。有。個。女。兒。年。紀。十。七。八。生。得。有。幾。分。俊。秀。之。氣。癩。頭。龜。因。想。打。他。的。主。意。才。帶。着。康。國。寶。女。士。搬。到。這。裏。來。不。料。癩。頭。龜。的。尊。容。太。怪。頭。上。有。時。和。塗。了。雞。屎。一。般。不。中。那。小。姐。的。意。癩。頭。龜。沒。法。借。着。國。民。黨。支。部。長。的。頭。銜。在。總。部。裏。開。了。些。報。銷。得。了。幾。百。塊。冤。枉。錢。一。五。一。十。的。暗。地。裏。往。那。小。姐。手。裏。送。那。小。姐。錢。得。飽。了。不。能。不。與。癩。頭。龜。一。些。兒。甜。頭。兩。個。人。鬼。鬼。祟。祟。的。弄。了。好。幾。日。那。小。姐。的。母。親。自。然。是。買。通。了。的。祇。瞞。了。康。女。士。一。個。人。聽。說。有。一。次。夜。間。兩。三。點。鐘。的。時。候。癩。頭。龜。乘。康。女。士。睡。着。了。悄。悄。的。爬。到。那。小。姐。房。裏。來。剛。同。睡。了。不。久。康。女。士。醒。來。不。見。了。丈。夫。祇。道。是。小。解。去。了。也。不。在。意。因。他。自。己。也。想。小。解。便。起。來。披。了。衣。服。到。廁。屋。裏。去。一。看。並。不。見。丈。夫。在。裏。面。不。由。得。起。了。疑。心。康。女。士。小。解。之。後。輕。輕。的。打。那。小。姐。房。門。口。經。過。竟。被。他。聽。出。聲。息。

來一定難聽得狠當下康女士也不說甚麼祇咳了聲嗽故意使癩頭鼈聽見癩頭鼈聽了嚇慌了手脚不敢留戀祇等康女士回房去了即奔回房來康女士正坐在被臥裏氣得擰眉倒睫杏眼圓睜癩頭鼈祇是連連作揖求他饒恕康女士也沒別法處置祇嘮嘮叨叨的罵了一夜癩頭鼈因已被康女士撞破了倒放大了膽一個月硬要求康女士放他去和那小姐睡幾夜康女士居然應允祇是康女士也有個條件癩頭鼈和那小姐睡的這幾夜康女士不肯在家中睡說看了嘔氣這幾夜無論康女士到誰家朋友處借宿癩頭鼈不能過問交換條件甚妙竟好似圓子提出來嘔老黃的癩頭鼈祇要康女士許放他和那小姐取樂甚麼條件都能依允從此癩頭鼈便成了癩頭鼈矣康女士見癩頭鼈依允了他的要求便不和癩頭鼈吃醋了每逢癩頭鼈去和那小姐睡的時候康女士便提着一個皮包找他心愛的朋友去貢獻愛字去了如此過不了多久便有一個促狹鬼見康女士的行爲便捏了四句話用紙寫了貼在癩頭鼈門首道。

曾家少婦心頭癢手提皮包滿街撞四個蒲團就地躺可憐夫婿當部長

這四句話沒貼好久便被癩頭鼈看見了祇氣得他握着拳頭恨不得一拳將康女士打死和康女士大鬧了一會從此硬禁住康女士不許他出來康女士如何肯服每日祇管找着癩頭鼈吵罵癩頭鼈任他如何罵法祇是不許他出去似乎比老黃強些康女士沒法便也不許癩頭鼈和那小姐取樂癩頭鼈正和那小姐山盟海誓的要討那小姐做妾將來好帶回中國去享福兩情方熱的時候如何拆得開因此也找着康女士吵鬧今日不知又是爲甚麼事吵得比往日更利害連那小姐都氣得哭起來了黃文漢聽了獨自坐着出神也不回答好一段故事偏偏入了老黃的耳宜乎難受得

狠小暴徒不知他心中有所感觸。祇顧接着說道：你祇別聽他們將來一定還要鬧出笑話來。黃文漢道：還有甚麼笑話鬧出來。小暴徒道：你看罷。那日本女人也很是利害。癩頭龜於今被那小姐迷住了。倒和日本女人做一夥。有些欺康女士。黃文漢道：怪道他將日本女人罵他老婆的話一句一句的譯給他老婆聽。原來是有意借着日本女人的話來嘔他老婆的。文心真細事情已打聽清楚。我要回去了。小暴徒笑道：我本想留你用了晚膳去。無奈我這裏太不成個款待了。沒得倒吃壞你一頓飯。我今晚也不在家裏吃晚飯。一同出去。我去找柳天尊去。柳天尊的排場還好。黃文漢道：柳天尊是誰。小暴徒搖頭道：你怕不認識。也是我的同鄉。名字叫柳夢菰。綽號天尊。第一章書中即出世五十四章中略現了現至此又一提歷歷落落又是一種寫法也是在這裏亡命的。黃文漢一邊起身。一邊點頭道：我不認識。就是罷。小暴徒推開窗戶。向外面望了一望。回頭叫黃文漢道：快來看。癩頭龜此刻又和康女士在那裏起膩了。黃文漢走近窗戶。探頭隨着小暴徒手指的所在望去。祇見對面樓上的窗戶開着的。癩頭龜靠桌子坐着。樓住康女士坐在懷中。偎着臉在那裏親熱。黃文漢唾了一口。拉了小暴徒一下道：走。這種狗男女看他怎的。老黃閉了一肚子的氣。借此一句罵罵圓子與李錦鷄的小暴徒便仍將窗戶關好。拿起帽子。隨着黃文漢下樓。出門自去找柳夢菰去了。黃文漢逕回家來。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此章於黃文漢被圓子嘔得不死不活的時候。夾入癩頭龜夫妻吵嘴一事以形容之。自是妙筆。但小暴徒一段無心之言。入諸老黃有心之聽。老黃其實難堪得很。

亡命客窮苦狀況。借小暴徒之口約略述之。其事可傷。其人實可敬也。凡在世界上做人的人。其立身行己。當然有一定宗旨。死生窮達。何足道哉。

小暴徒之發感慨也。曰。人一沒有了錢。比忘八龜子都不如此言也。是對於世俗之瞧不起窮人而言之也。據世俗之見。自然是祇要有錢。便充當忘八龜子也。無不可。或者還要希望充當忘八龜子。而不可得。以今日之社會而論。我以為充當忘八龜子。尚是一種利己而不損人的事業。以心術言。是則不如忘八龜子者。並不是我輩窮人而為當道有錢有勢的闊人。若但以事實論。則彼闊人者。亦不過如忘八龜子之有錢。而我輩窮人。當然是不如忘八龜子遠甚矣。本來忘八龜子所做的。都是有錢的事。我輩何能望其項背哉。

第八十九章 看電影戲圓子失蹤 讀別書老黃發極

話說黃文漢別了小暴徒。向家中走去。差不多到自家門首。祇見自己家的下女。雙手捧着一個手巾包兒。匆匆忙忙的向歸家這條路走。可疑黃文漢趕上一步。呼着下女的名字。問道。你買了甚麼東西。下女回頭見是主人。忙停了步。笑道。糖食水菓。黃文漢道。太太歸家了嗎。下女點頭道。已歸家很久了。還有一個客同來了。下女一邊說着。一邊向前走。黃文漢聽得。還有一個客同來了。心想。圓子這東西。膽量真不小。竟敢帶着相好的到家中來。欸待。真要氣死了人好他。既是這般給我下不去。我對他還用得着講甚麼情分。對待他這種人。倒不如索性用野蠻手段。不管他三七廿一。給他一頓飽打。攆他滾出去。我這口氣。看他能將我怎樣。看你可敢對他這樣再若和他敷衍他得了。上風。更不知道要如何欺我了。我一個素來要強的人。這樣將就下去。也給人家笑話。黃文漢想得氣忿填膺。

挺着胸膛幾步跑到家中聽得裏面房裏有圓子浪笑之聲。故作駭人之筆極文章起落之致更止不住心頭火發一手將格鬥扯開一手揸開五指正待搶將入去。故作駭人之筆儼然電光之下照得分明黃文漢怒睜雙目一看才大吃一驚不由

得不縮住了脚。看你可敢打他野蠻手段那裏去了圓子已起身迎着笑道你說了在家中等我爲何反教我等起你來我等你不要

緊害得君子小姐也等得厭煩了還不快過來陪不是。詞令妙品黃文漢看君子今日穿戴得和花蝴蝶一般濃裝艷

抹鮮麗絕倫黃文漢一腔怒氣早已跑到無何有之鄉去了。驚魂甫定對此又不覺神移君子聽圓子這般說也

連忙起身向黃文漢行禮圓子推了黃文漢一下笑道還不給我快陪罪黃文漢才笑着答禮回頭笑問圓子道

君子小姐何時來的圓子笑着請君子坐下撥了一撥爐中的火遞了一個蒲團給黃文漢大家圍着火爐坐下

來下女端出兩盤點心圓子親手泡了茶交待下女去弄晚飯黃文漢此時心中一上一下並不敢望君子一望

大約總是不能忘情君子亦不得不疑忌圓子吊膀子的事祇低着頭拿出一枝雪茄烟來吸圓子交待過下女拈了兩點糖食送給君子道妹妹

腹中祇怕有些飢了。梅子去後此處復開喚妹妹聲○王熙鳳呼尤二爲妹妹同是一種親熱之法卻是兩樣的目的暫且胡亂用點充一充飢一會兒晚飯就好了說時

指着黃文漢笑向君子道他完全是一個死人教他在家中等我我說了回家吃晚飯他偏要跑出去。語中有刺不

此種笑落之言心裏難過不難過下女見我和他二人都不在家中以爲都在外面吃晚飯去了便打算不弄飯隨意吃點冷飯圖

省事所以到此刻廚房裏還是冷冰冰的。此數語一來點明時候不早二來圓子此時也只好說這幾句話都是作者設身處地才寫得出君子笑道我留姐姐在我家吃

了晚飯再出來姐姐定要客氣於今又要勞神黃文漢笑問圓子道晚飯一點菜沒有怎好。老黃只好如此說法圓子啾了黃

文漢一眼將臉往側邊一偏哼了聲道我知道怎好你平日來了一個客便買東買西的下女跑個不了廚房裏

熬呀煮呀鬧得昏天黑地那時候又沒聽說問我一聲一點菜沒有怎好我今日來了一個客你偏有得話說我

知道怎好此時老黃由得圓子奚落黃文漢笑道總是我的不是請太太息怒我自進廚房去便了圓子道你少在這裏胡鬧誰

是你的太太此時圓子有意警戒黃文漢之語而黃文漢不悟也真色令智昏哉黃文漢也不答話笑嘻嘻的丟了手中的雪茄烟起身向廚房裏去了

下女已將飯煮了正在那裏做菜黃文漢見已買來的菜不少便幫着下女弄一面悄悄的問下女道我出去了

多久太太才和這位小姐同來到底有點疑心以為圓子弄鬼是遮掩吊膀子的了下女道太太同這位小姐來家的時候街上的電燈已經亮

了是黃文漢在五十嵐門首等得氣忿拔步歸家回頭見窗內女人的時候也黃文漢又問道他們歸家你會聽見他們說些甚麼下女搖頭道我沒聽得說

甚麼黃文漢道那有一句話都不曾聽得的你瞞我做甚麼便是說姓李的如何如下女笑道真個不曾聽得說甚麼

黃文漢道太太也沒問你甚麼嗎下女道沒問甚麼祇問你出去了多久黃文漢道你如何回答的下女道我說

太太出門老爺就跟着追出去了黃文漢輕輕的罵了一聲道蠢東西我幾時是追太太出去了偏要你是這樣

瞎說太太怎麼說下女道你不是追太太出去的吗太太一走你就跑不及似的圍襟都不拿木屐還不曾穿好

就出門走了十幾步偏要證實等我拿着圍襟趕出來給你你已跑得遠了喊了你兩聲你祇裝作沒聽見我便賭氣

懶得再趕隨你去吹風受凍又不凍得我的肉痛妙黃文漢到底不弱於圓子雖似失敗然尚有如此一個知痛識痒黃文漢

笑道我何嘗是裝作沒聽見委實是不曾聽見你喊好在今日外面並不甚冷喂太太聽了你的話說甚麼沒有

下女道沒說甚麼祇點頭笑笑便和那位小姐說話去了黃文漢道和那位小姐說甚麼話這根究底無非是怕他倆

子之痴心較女子尤重下女道我又不在跟前那聽得說甚麼話黃文漢知道下女有些怕圓子不敢說出甚麼來便不再問

了。弄好了菜，洗了手臉，教下女將飯菜搬出來。君子起身向黃文漢謝道：「教先生勞神，我吃了，如何？過意。」圓子笑道：「有何不過意？他的客來了，我也曾弄過多次，沒見他的客說不過意。」圓子特意壓次點明君子不是黃文漢的客，真是聰明。此時心中猶念念不欲與黃文漢分離也。妹妹是不輕易來我家的客，今日又是初次，以後何時能再來，尚不可知。便教

他再多弄幾樣菜，也沒甚麼不過意。圓子心中既信黃文漢不過便時，時想用手段試探黃文漢然心中又極不欲黃文漢果不出黃其所料，以致有分離之慘，遂不得於不試探之中，時寓以警惕之意。圓子用心之苦，可謂極矣。

文漢笑道：「小姐何必如此客氣？太太也不必強分彼此，都是一樣的朋友，便如兄弟姊妹一般。若像太太這樣分

出個你來，便覺得生分了。」圓子望着黃文漢半晌，笑道：「牛响者驚其言之有意，拉謊也。笑者欲掩己之驚疑之迹也。」我真糊塗了，我因我沒有親

姊妹時常妄將人家的小姐作親姊妹看待，並以為是我一個人的想頭，你若不說我真沒有想到，果是與你顯

得牛分了。語氣非常沈重，老黃奈何漠然。說罷，望了君子哈哈的笑。君子是外人，不知他們各人心中的事。圓子的話，他也不在意。

老黃奈何下女用小几托出飯菜來，三人品字式坐下。鴉雀無聲的吃起來，須臾飯畢。圓子望着黃文漢，笑道：「教

我不強分彼此，我便依你的。於今晚飯是吃了，看你這不分彼此的，將如何款待我的妹妹？說完，又望了君子笑

道：「妹妹不要客氣，看他要如何款待你，你祇管承受便了。」君子笑道：「這如何使得？我已經叨擾過分了。」圓子笑道：

「沒有話，他的情不容易擾的，祇管承受便了。」黃文漢笑道：「你這話就教我為難了，你的妹妹便是我的妹妹。」黃

漢奈何昏硬派，我來款待本沒要緊，但是晚飯已經吃過了，還要怎生款待？不是教我為難了，嗎？除非去看戲，不然

便去看活動寫真，你們兩位的意思，何如呢？老黃此時自然在那裏轉君子的念頭，但是圓子一方面的雙關話也未免太不留意了。圓子點頭含笑，說道：「我的妹妹便

是你的妹妹，你邀妹妹去看戲，也好，看活動寫真也好，我的意思都使得，祇看你的妹妹怎樣。」黃文漢見圓子有

點含酸之意。便自覺得臉上有些訕訕的不好。再往下說，一定要圓子明說了才君子止住圓子道：「戲也不必去看，活

動寫真也不必去看。我們祇在家中坐坐閒談便了。此刻已過了九點鐘，戲已演過了一半，沒頭沒腦的看了也

無甚趣味。活動寫真也演得不少了。不如坐着閒談一會。下次再來領情。圓子聽了不做聲，望着黃文漢。黃文漢

却悞會了圓子的用意，以為圓子有意拿人情給他做。老黃真是色令智昏，難道到了此時尚不明白圓子之心，乃猶以為圓子真是替自己拉皮條嗎？便向君子道：「戲是

演了一半，不大好看了。活動寫真此刻正演長片去看最好。太太既教我款待他的妹妹，我若不用心款待，又說

我是有意輕慢了說着，也哈哈的笑。圓子便起身。生離之意決矣。向君子說道：「妹妹你不知道你這位哥哥待你的意思

很誠，你若不領他的情，他心上反不自在。遲也好，早也好。妹妹陪他去一過罷。圓子不願意之神情，踴躍紙上，奈何黃文漢猶不悟也。君子笑道：

「姐姐不去麼？」圓子偏着頭，沈吟道：「我去不去都是一樣。我的妹妹就是他的妹妹。再覆述一遍，舌上有刀，其如老黃此時頑鈍何也。」黃文漢不

等圓子說完，即搶着笑說道：「說那裏話來，倒教小姐陪我去一過，豈不笑話？你不去，我如何能陪小姐去？」蠢東圓

子笑道：「我說着玩的。我如何能不奉陪去？不過我有一句話要先事說明。君子問道：「姐姐有甚麼話請說出來。」

圓子道：「我今晚十點半鐘的時候約了一個朋友在一處地方會面，到時不能不去。我祇能陪你們看到十點

半鐘。妹妹看演完了今晚能回家去，更好就同你哥哥回這裏來睡。若定要歸家就要你哥哥送也。使得。」這一段話

已是明說出來，君子不知猶可說也。老黃竟不知止，可作呆極蠢極。君子道：「姐姐既十點半鐘有事去，今晚的活動寫真我決計不要看了。黃文漢對圓子

道：「你十點半鐘約了誰在何處相會？」圓子望黃文漢笑道：「就是白天裏對你說的那所在約了。今晚再去你陪妹

妹去看，不是一樣嗎？」黃文漢道：「既是這樣不去看也罷了。小姐也不會肯和我一個人去看。」蠢才蠢才，難道你不好教圓子君子倆去看你自己

獨自在家的嗎

圓子道：去時我原也一同去，不過演完之後，須你送他。一送，你又何必有意作難？君子道：我回家也不用

黃先生送。若兩位定要我去看，且同去看到十點半鐘，再說。圓子道：很好，就是這麼罷。不要再議論，耽擱時間。君

子遂起身。黃文漢叫下女拿了圍襟來，三人一同出去。家門一邊走，一邊商議到那一家活動寫真館去，看商議

妥了，到錦輝館。黃文漢買了門票，三人在特等席裏坐下。約莫看到了十點多鐘，黃文漢忽轉臉，一看不見了圓

子，便問君子道：你見姐姐何時起身去了？老黃當真一心一意的看活動寫真了，君子連忙回頭看了一看，道：剛才還在麼？何至於圓子出席也不會知道呢。

這裏和我說今晚的影片好看怎的，便不見了。或者是往廁屋裏去了。不然就在化粧室說着，低頭在簾子上看

了，一看道：他的圍襟脫下來放在這裏的。於今沒看見了，莫不是他一個人先去會他的朋友去了。黃文漢心中

情知可是會李錦雞去了一時氣得說不出話來。聰明人想過了頭，當然有此疑，思此老黃之所以失圓子也。暗想：他時常說要找君子作替身，今

晚將君子引誘得來他悄悄的抽身跑了，不是明明的教我下手嗎？祇是他到底是個甚麼意思？難道他真個變

了心，已不願意嫁我了嗎？看他這兩日三回五次的有意給我下不去，明目張膽的喊出來要去偷人，不是有意

想氣得我丟他嗎？但是你又何必我雖有些不是，不應該嫖了柳花一晚，嗣後又吊君子的膀子？但是這都是

無意識的舉動，毫無足計較的價值。人總是嚴於責人寬於責己的，老黃當然有此想頭。難道你的心裏便以為我真是歡喜君子，定要吊這勝

子嗎？我今晚偏要給你看錯想罷。正要和君子說，今晚不用再看了。君子已開口說道：姐姐既悄悄的去了，我也

要回去。先生一個人在這裏多看一會，何如？黃文漢點頭道：小姐請便，我也就要回去了。君子辭了黃文漢，無語

低頭的去了。黃文漢仍坐在那裏看，覺得異常無味。思前慮後想了許久，結果還是與圓子離開的好。他這種

女人思想太高猜忌心太重將來帶回中國去稍有不如他的意也沒有法子拊制得他住中國人娶日本女人回國一言不合即要求賠款離婚上了當的不少他今日既是這樣對付我了我可再執迷不悟我一向雖也時常作離開之想祇因他還不會做到山窮水盡到底和他有了幾個月的感情一時決心不下今晚算是被他做絕了我若再不能決心離他也不算是人了

在老黃一方面想來自然是絲毫不錯○此處專從老黃一方面寫所謂背面粉法

黃文漢性情本來是個斬釘

截鐵的此時已是決意與圓子離開可憐一段美滿姻緣竟是這般一轉念便沒有團圓之望

此作者欺人之語老黃之與圓子不能再合只

為老黃性極游移無定那裏在今日之轉念

看起來少年恩愛夫妻無論遇着甚麼關頭都須相見以誠若一使性子施手段便沒有好結果了

這是正論我所見少年夫妻以輕於挑釁弄假成真者多矣

閑話少說再說當下黃文漢既決心與圓子離開便也無心再看活動寫真立起

身來無精打采的出了錦輝館思量歸家如何與圓子開始談判一路想到家中實在想不出個不動聲色的法子來進房不見圓子祇見下女擁着火爐坐在房中打盹黃文漢想起圓子去會李錦雞的話不禁嘔的心痛解了圍襟坐下推了下手一把下女驚醒起來望着黃文漢道你沒見太太嗎黃文漢也不答話雙手據着火爐的邊目不轉睛的望着爐火出神

真是氣傷了人的狀況

下女見了這神情知道黃文漢心中有事便不敢開口起身走到書桌面前拿了封信遞給黃文漢道太太給我的教我交給你黃文漢且不伸手去接就下女手中看那信不曾封口上面寫着且那樣御中（老爺啓之意）五個字陡然吃了一嚇連忙接了抽出來看一張兩尺來長的信紙竟密密的寫滿了原書是日本文不肖生因他寫得還好特照着意思一句一句的譯了出來書道

拜啓 賤妾 猥以陋質服承

寵眷夙夜兢兢時虞失戀乃不猶之命珂坎方遙分外殊恩終難卒荷竟以

解后之遭。奮我經年之愛。嗟夫失天之恨。伊鬱誰言。邇來頻蒙示意。倦顧之意。已移。賤妾愚蒙。罔知所措。思惟避席。庶免棄捐。然恐觀面申懷。情絲未死。區區之心。終難自固。故不辭而行。裁書敘意。惟君哀矜。愚

幼不為責言。則薄德之躬。雖死無恨。妾四齡失恃。孱弱微軀。賴父存活。未及十載。天又奪之。營營一身。遂乖教養。狂且乘間。白璧為玷。亂始棄終。含歎奚語。悲憤所激。背道而馳。淫樂是圖。不知有恥。悠悠數載。忘暮忘朝。不分遇。君脫我苦海。私衷慶幸。何可言宣。因思妾婦之道。首在結心。適君為友。求凰遂供。驅策

彈知竭誠。冀以集事。不圖好夢易醒。逆境旋至。躬侍湯藥。亦以君故。凡此微勞。不無足錄。意君念之。可希白首。不謂君恢恢之度。境過若忘。遂使妾藐藐之躬。立錐無地。嗚呼。命實如此。夫復誰尤。

君於斯時。新歡方恰。亦知逆耳之言。適以逢怒。其視然陳之者。以明妾子身而來。亦子身而去耳。李家齷齪兒聊用况。君冀回。君意妾縱陋劣。安便下耦。斯人不邀。君察亦命之愆。悲夫。從茲未盡之年。一任斷蓬絕梗。來世三生有幸。終當結草銜環。書不悉心。伏維珍重。

失戀妾中壁圓子泣啓

黃文漢看了此書。不覺拔地跳了起來。這下子你才明白了可惜遲了倒把下女嚇了一跳。忙問怎的。黃文漢道。太太這書甚麼時候交給你的。下女想了一想。道。大約十一點鐘的光景。黃文漢道。交這書給你的時候。還說甚麼。沒有你知道麼。你太太已經不要我了。這封信是和我訣別的下女。愕然道。他真個就是這樣去了嗎。他近來你不在家裏。便一個人坐在房裏。祇是嗚嗚的哭。我問太太無緣無故的。祇管哭些甚麼。他總不答。白後來我問得厭煩了。便搖

搖頭對我說道我告訴你你却萬不可說給你老爺聽你老爺近來已變了心祇管想在外面吊膀子我和他決沒有好結果了我思量與其日後他愛上了別人嫌厭起我來將我丟了那時我年紀也老了容顏也衰了嫁人不着不如趁這時候和他離了另覓一個相當的丈夫過這下半世得此是圓子不祇是我又有些捨不得你老爺一來差不多一年感情印入了腦海二來想再嫁一個像你老爺這樣的人也不容易我祇想你老爺從此收心不再去外面胡行誰知你老爺如吃了迷藥一般任是我挖出心給他吃也是白挖了你想我這身子將來如何是了我再忍耐幾日看你老爺有些轉機沒有若是毫無轉機我就祇得走了圓子苦心就下女口中說出我當時聽太太這般說也想出些話來安慰了他一會他祇囑咐我萬不可和你說這幾日你不大出去他一天要躲在廚房裏或是廁屋裏哭幾次我時常疑心你和他吵了嘴看你們說話又和平常一樣太太當着你又一點傷心的樣子沒有我不知道太太想些甚麼是這樣天天傷心黃文漢聽了下女這些話也不開口望着下女臉上就是一巴掌打得下女哎喲一聲跌倒在地遷怒得奇不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評

諺有之曰不是極聰明的人做不了極懵懂的事如黃文漢之於圓子是已黃文漢自負聰明處處想欺圓子以為圓子雖狡決不能窺見自己之深心詎知圓子即反其道而用之黃文漢竟墜入五里霧中莫名其妙此並非圓子之聰明遠勝於黃文漢也特黃文漢為好色之念所蔽耳凡人一有所蔽自然不知不覺做出極懵懂的事來了

黃文漢要請君子看電影戲。圓子不悅之心，已形諸辭色。而黃文漢竟不悟，可謂呆鳥。

圓子一試再試黃文漢之心，無奈黃文漢的腦筋太靈活了，變幻得快。一秒鐘前說的話，與一秒鐘後做的事，絕不相符。於是用反激之術，欲使黃文漢一悟。果然黃文漢悟了，應允不再轉君子的念頭，並說一定娶圓子歸去。此時的圓子，以世俗之見揣之，大可相信黃文漢了。但圓子乃是個情場失敗的人，仍舊不敢孟浪。所以破釜沈舟，竟去弄了君子來家。看黃文漢如何相待。且時時以言語警醒他。誰知黃文漢偏又誤會了。圓子乃不得不走矣。此事固然是黃文漢不好，圓子也有自取之道。所以作者說愛情靠不住，我說愛情是假的也。

圓子臨別一書，足使黃文漢置身無地。

第九十章 往事思量悔其何及 全書結束意餘於言

話說黃文漢聽了，下女的話氣忿不過，望着下女臉上就是一巴掌。下女那裏經得起這一下，登時身子一歪，跌倒在地，爬了幾下，爬起來望着黃文漢發怔。黃文漢指着他，跌脚罵道：「那見你這種蠢東西，你太太既是這樣對你說，你爲何一個字也不向我提起？」哦，上回你太太罵了你，你便記了恨。氣極之時口不擇言，確有此情景。巴不得他走了，你好一個人在這裏你做夢沒了。你太太我認識你呢。傷心之言。黃文漢一邊罵着，一邊哭了出來。寫得好入情入理。下女也坐在蓆子上，哭道：「我又不曉得他要走，如何怪得我？」下女也好。黃文漢也不理他，捧着信坐在電光底下，哽咽着讀到不謂君恢恢之度，境過若忘，遂使妾藐藐之躬，立雖無地。這幾句竟放起聲來，痛哭了一會。悔之晚矣。停聲向下女道：「你來我

問你下女坐着不做聲。黃文漢用手拍着膝蓋厲聲喊道：你來我有話問你。下女鼓着嘴道：你問了，又要打我。黃文漢聽了氣得跳起身來跑到下女跟前。下女爬起來想跑。黃文漢一把拖住他的臂膊道：你跑到那裏去？我要問你的話，你跑到那裏去。老黃是真急了下女掙了幾下，掙不開，背過臉去說道：妙怕打臉故背過臉去，寫得神情活現你再要打我，我真跑了。黃文漢道：我不打你了，你祇來坐着。我有話問你。下女才跟着黃文漢走到火爐旁邊。黃文漢坐下問道：太太這封信是在家裏寫了，交給你的，還是寫好了來家交給你的？下女措了措眼淚答道：寫好了來家交給我的。黃文漢道：他來家坐好久，沒有下女搖搖頭道：沒有坐。祇在房中各處看了一看，從壁上將他自己的照片取了下來，打開首飾篋子拿了幾樣舊東西，檢了幾件舊衣服，做一手巾包好，提着立在房中間，歎了幾口氣，就走了。彼時想已心灰氣絕黃文漢握拳敲着火爐道：你這個死東西，見了他這種情形，又交了封信給你，難道還不知道他是要走了嗎？怎的也不留住他？你這個死東西，未免太豈有此理了。下女道：我怎麼樣沒有留教？我如何留住黃文漢？恨的望了。下女兩眼說道：你不是他，找得你來的嗎？如何對他倒一點感情也沒有。留他不住的，明知道我就要回來，祇要留住他一刻，我回來了，他如何走得脫。聰明人做錯了事，到頭總是要怪別人的他平日來往的地方，你也有些知道的。他一時也走不到那裏去。你趕快到幾處去找，找着了務必拉着同回來。你就去我祇坐着，等你下女苦着臉道：這早晚教我去那裏找。黃文漢怒道：不去找，難道便罷了不成？不要再耽擱了。快去。快去。自己沒法子設了，只得要下女姑且去尋找下女祇得跑到他自己房裏，拿了條圍襟圍着，一步一步的推出去了。黃文漢趕着喊道：你爛了腿嗎？怎的這樣跑不動？你知道此刻是甚麼時候了。下女才靸着木屐的達的達的跑了。黃文漢唉聲歎氣，回到火爐邊，捧着那

信祇管翻來覆去的看心中說不盡的後悔看了一會起身打開圓子的衣箱看見數月來新製給他的衣服一件也沒有動祇將他自己帶來的幾件衣服拿出了。老黃此時一片爬搔不著神理真寫得出此時細想起圓子之爲人來覺得件件都好事事都印入了腦海一時心煩慮亂在房中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祇管圍着火爐踱來踱去也不知打了多少盤旋看桌上的鐘已將近三下了見下女還不曾回來便走到大門口倚着門柱盼望此時街上行人絕跡海風一陣陣吹得門環亂響。圓子是決不黃文漢思潮起伏回想到去年三月裏在早稻田和圓子初見面的情景那時住在一個貸問裏面費了多少手續才能到他家裏去了一次因爲我說他的行止舉動很像個大家小姐必然有些兒來歷他忽然感激說我也不像個浮薄子弟我因他是個有身分的女子不敢輕蔑他暗地由他的女朋友經手幫助過他幾次並囑咐他女朋友不要說是我的錢他後來心中疑惑問他女朋友近來爲何時時有錢幫助他問了幾次他女朋友才說出來說我很愛惜他因爲尊重他的人格起見不敢當面送錢給他並無別的意思他卽笑向他女朋友說道沒有別的意思爲何巴巴的要會我你去對黃君說罷不待他是這般幫助我已感激他了。他若用錢來買我的身子可買我的心是隨他多少錢買不動的他。是這樣倒錯了我於今本是祇要有錢並不擇人黃君是抱着一個嫖的目的來不必是這般做作。若是要我的心向着他便是這樣做一輩子也是白做了。惟其圓子是這樣不容易死心塌地跟的人一旦死黃君人品才情我雖會面不久我心中已很合式你心塌地肯跟這人而又另生枝節的分離了倍覺可惜去教他以後不用是這樣了我聽他女朋友述了這番話我心中更加愛慕他祇是還不肯露出輕薄相來恐怕他瞧不起後來會面的次數多了彼此親熱都不講客氣了才在他家裏和他生了關係從那回以後他便無事

不對我說引我爲他的知己不願嫁人的話也不對我說了。可見圓子不嫁人的話是忿激之談從前的那些女朋友也來往得很希
疏了自從同搬到青山一丁目以後簡直沒引那些女朋友來過家中一次可見他以前的那種生活是出於不
得已自和我同住以來雖也時常因一句話不對便口角起來他却從沒動過真氣說過一句寒我心的話也從
不會向我開口教我買過一樣東西給我到家來的時候還有人送了幾十塊錢給他存在郵便局裏他一五
一十的領來陪梅子玩掉了從沒開口問我要一個錢我的衣服件件是他替我縫製夜間任如何睡得遲早晨
一天亮就起來了打掃房子擦洗地板下女做的事十九都是他親自動手冬天裏天冷他總是做了一早的事
生好了火將衣服烘熱才喚我起來他便去打洗臉水熱牛乳蒸麵包教下女來收拾舖蓋他的意思是因爲知
道我和下女有關係怕我一天不和下女親熱心中不快活趁這時候好教我親熱親熱他熱了牛乳麵包回房
的時候必放重脚步故意慢慢的走聽得我說話或是下女說話才推門進來若是房中沒有聲息他必然借着
別事又走向廚房或是廊簷下去了其實我何嘗天天要和下女親熱祇他對這一片心我就畢生不能忘記
有一天下女因爲仗我的勢又見圓子待他和氣不知說錯了一句甚麼話他氣不過指着下女的臉罵了一頓
罵得下女哭起來他的氣還沒有平數數說說的罵個不了我一時心中有些替下女抱屈勸了他兩句他登時
歎了口氣半晌不做聲後來竟嗚嗚的哭起來我安慰了好一會才罷自始至終他不會說破我和下女的事就
是上次因我在外面嫖了一晚的事氣極了也祇隱隱約約的說了幾句不會露過一些兒醋意他知道我和下
女不過是肉體上的關係精神上是一點也不會結合的他落得做這人情並且他的身體不好一月倒有十五

夜有病不是頭痛便是腰痛。巴不得我不和他糾纏。他時常對我歎息。可惜五年前不曾遇着我。此刻已是衰敗零落的時候。對我很有些自愧。若是有個替身。又不會奪了他的愛情。他情願讓我去生關係。他若不是時常對我這般說。我這一次如何得上他的當。老黃差矣。你若心口如一。你便看起。來世界上的女人。沒有不吃醋的。任你如何說得好。都是有意的。來哄着。男子上當的那怕。這女人絕對沒有好淫的意思。吃起醋來。也是一樣。這吃醋硬是女人的天性。不關於這女人賢良不賢良。越是聰明。有知識的女人。越吃得利害。他一有了吃醋的心思。男子便是他的仇人了。這話又當別論。圓子中何嘗當你是仇人用種種的方法。都是妨碍男子與這女人的君子初次和我見面的時候。對我雖不見得有情。但是面上很表示出一種喜悅之意。故意說每日下課之後。去護國寺玩耍。何嘗不是明說要我到那裏去會的意思。第二日去不曾遇着。第三日見面的時候。他也很表示出歡迎的樣子。圓子一來。我不能不走。及今日見面。他的神氣就大不相同了。吃了晚飯。在這裏商議去看活動。寫真的時候。他見圓子說十點半鐘以後。要去別處會朋友。教我送他回家。他便現出不願意的樣子。來推說不去。後來在錦輝館看得好好的。圓子一走。他便一刻也不肯留。急急忙忙的就走了。不是圓子暗地裏和他說了甚麼話。他何至嫌避我到這步田地。唉。你既已說得君子不肯和我要好。了。你還跑些甚麼。我難道真是個沒有人心的人嗎。我何嘗不知道你的好處。我就是想吊君子的膀子。也不過是圖肉體上的快樂。何曾有甚麼情。你是個聰明絕頂的人。怎這一點也見不到。我和你雖不是正式的夫妻。但是形勢上感情上都和正式夫妻不差。甚麼難道一個外來的人能奪了我們夫妻的愛情去。此老黃通詞也。肉體快樂。講不到情字。然則形勢上感情上的夫妻。又靠得住嗎。我縱將來和君子要好。到了極點。也不過一個月多來往幾

次罷了。他有母親的。有身家的。無論如何和我要好。決沒有來奪你位子的道理。你祇要見到了這一點。又何必捨我而去呢？我若早知道你的性格是這般。勇烈便是天僊化人。我也不敢望他。一望了。凡事都不能由人計算。我於今後悔也來不及了。黃文漢一個人靠着門柱。是這樣。前前後後的。想個不止。猛聽得遠遠的。木屐聲響。仔細聽去。聽得出是女人的木屐聲。此時街上久無行人。料定是下女回了。聽得是一個人的聲響。知道不會遇見圓子。細文極心木屐越響。越近。轉眼就到了門首。一看果是下女黃文漢。忙舉步開門。不提防立久了一雙脚麻木。失了知覺。不舉步。尙不覺着一提脚才發起軟來。往地下一跪。幾乎跌倒。偏有此閑筆文。心整暇之至。下女已自推開門進來。黃文漢連忙扶了門柱立起來。問道。簡直沒有影子嗎？下女一邊拴好了門。一邊脫木屐說道。我找了四五處。祇有一處說太太今晚十點多鐘的時候。到那裏說要借紙筆寫封信。拿了紙筆給他。他一個人關了房門。寫了好一會。寫完了。並沒有坐就走了。我本想找幾家。因為太晚了。人家都睡了。天又冷。怕人家討厭。我就回來了。說着進房。見黃文漢扶着壁。一顛一顛的走。便問怎麼。圓子去了下女。又關切起來了。黃文漢搖頭道。不相干。立久了。兩脚都麻了。說完顛進房中。坐下。望着下女道。此刻已四點多鐘了。你且去睡。一覺明日一早起來。不要弄飯。就到外面去找。帶點錢。在身邊。餓了。就到館子裏去吃飯。平日和你太太好的朋友。你就託他也大家帮着找找。着了。我一定重重的謝他。就是你找着了。我也做一套很好的衣服。給你若找着了。他不肯回來時。你就拚死也要拉着他。同回你太太的性格。是這樣。你祇要苦苦的哀求他。說得十分可憐。他心上就過不去。定肯同你回來的。你要記在心上。萬不可遇了他。又放他走了。我拚着半月的工夫。祇要他沒離開東京。沒有個找不着的。你就去睡罷。下女望着黃

文漢道：你不睡嗎？黃文漢道：我如何不睡？我明日也要去找。下女道：你睡我和你鋪好了床，再去睡。下女殷勤起來了說着將圍襟解下，來摺在席子上，打開櫃，抽出鋪蓋來，就房中鋪好了，笑道：火爐裏的火熄了，也不添一點炭。從外面回來，吹得一副臉，一雙手都和鐵一樣。你摸摸看，好冷。說時，伸臉和手給黃文漢摸。有心黃文漢祇得胡亂摸了一下。老黃此時無意下女笑道：冷麼？黃文漢隨意答道：冷。下女道：你脫衣睡。黃文漢點了點頭。下女道：四點多鐘了，還不要睡。等甚麼時候？黃文漢點頭道：你去睡我也就要睡了。下女才笑着慢慢的拾起圍襟，照着電光看了一遍，你買給我這條圍襟，太不牢實了，還不會圍得兩個月。你看這邊子都花了。說時，又送給黃文漢看。黃文漢立起身來，胡亂看了一遍，道：你去睡罷。不牢實，你明日找着了，太太再買一條牢實的給你。就是下女聽了，提着圍襟的一端，用力一抖，掉轉身，衝到隔壁房裏去了。隨手將隔門用力一關。黃文漢也不理會。老黃此時心慌意亂，偏有個不識時務的下女來調情，細細寫來，真可令人絕倒。解衣就寢，心中不知道有多少事，如何睡得着。下女又在隔壁房裏咳嗽，歎氣，擦得蓆子響，拖得被臥響。黃文漢心中更加煩燥，看看到了六點鐘，下女才沒了聲息。自己也漸漸的入了睡鄉，剛睡了一覺，被一陣後門響，驚醒轉來，睜眼一看，窗縫裏已透進陽光來，電燈光都變成了紅的。聽得有人敲得後門響，知道不是小菜店，便是油鹽店來兜生意的，忙叫下女起來開門。連叫了幾聲，叫不應，祇得自己爬起來，披了衣，推開門，走到廚房裏，將後門開了。果是小菜店的店夥，見了黃文漢，連忙行禮問道：先生家今日為何起得這們晏？我已來過三次了。此刻是第四次敲門。黃文漢驚道：此刻什麼時候了？店夥道：已差不多十二點鐘了。黃文漢笑道：笑話，笑話。我們因為昨夜有事，睡遲了些兒，所以醒得這們晏。店夥問要甚麼菜。黃文漢隨意說了幾樣。店夥去了。黃文漢回

到。下。女。房。裏。推。了。幾。下。女。哼。了。幾。聲。才。醒。了。黃。文。漢。道。還。不。快。起。來。十。二。點。鐘。了。昨。夜。囑。咐。你。教。你。早。些。起。來。去。尋。太。太。直。睡。得。這。般。死。真急的下。女。伸。伸。懶。腰。坐。了。起。來。揉。眼。睛。真慢的黃。文。漢。催。着。他。快。洗。臉。就。去。不。要。在。家。裏。吃。飯。家。裏。的。事。你。不。要。管。下。女。見。已。是。十。二。點。鐘。也。有。些。心。慌。匆。匆。忙。忙。的。穿。了。衣。洗。了。洗。臉。黃。文。漢。拿。了。一。塊。錢。給。他。坐。電。車。買。飯。吃。下。女。收。着。急。急。的。去。了。黃。文。漢。打。開。了。窗。門。收。了。鋪。蓋。盥。漱。已。畢。一。個。人。也。懶。得。弄。飯。
圓子一去簡直是個無政府的狀況了換。了。衣。服。恰。好。小。菜。店。送。了。菜。來。黃。文。漢。便。將。後。門。關。了。自。己。也。出。來。鎖。了。前。門。往。各。處。去。尋。找。直。尋。到。下。午。七。點。鐘。也。不。見。一。些。影。子。祇。得。回。家。下。女。早。已。回。來。坐。在。隔。壁。人。家。等。見。了。黃。文。漢。即。出。來。迎。着。說。道。太。太。昨。晚。睡。的。地。方。我。已。找。着。了。我。去。的。時。候。已。是。一。點。多。鐘。他。家。說。太。太。住。了。一。夜。今。早。十。點。鐘。的。時。候。就。出。去。了。我。便。問。他。知。道。去。甚。些。地。方。麼。他。家。說。太。太。說。要。去。看。房。子。看。好。了。房。子。就。要。搬。家。不。知。道。去。那。一。帶。看。我。便。將。太。太。的。事。情。對。他。家。說。了。託。他。再。遇。着。太。太。務。必。送。他。回。來。我。又。將。這。裏。的。地。名。番。地。寫。給。他。家。了。他。家。說。既。是。鬧。皮。氣。出。來。的。那。很。容。易。他。再。來。的。時。候。我。一。定。教。他。回。來。黃。文。漢。連。忙。說。道。他。教。他。回。來。他。如。何。肯。回。來。你。快。些。再。去。一。過。下。女。搖。手。說。道。我。已。說。了。我。家。太。太。既。決。裂。了。出。來。必。不。肯。容。易。再。回。家。的。務。必。扭。着。他。同。來。他。家。已。答。應。了。黃。文。漢。道。你。說。了。我。重。重。的。謝。他。沒。有。下。女。道。我。已。說。過。了。黃。文。漢。搖。頭。道。不。妥。不。妥。他。家。必。不。會。扭。着。他。同。來。他。家。姓。甚。麼。是。做。什。麼。事。的。平。日。和。你。太。太。交。情。何。如。下。女。道。他。家。是。教。音。樂。的。姓。持。田。就。祇。母。女。兩。個。和。太。太。交。情。很。好。黃。文。漢。道。住。在。甚。麼。地。方。下。女。道。住。在。喜。久。井。町。黃。文。漢。道。你。吃。了。晚。飯。沒。有。下。女。道。不。會。吃。黃。文。漢。道。我。也。不。會。吃。晚。飯。你。就。去。叫。兩。碗。親。子。井。來。(白。飯。和。蛋。共。煮。一。大。碗。名。親。子。井)我。們。同。

吃了。我再和你去持田家一過。就坐在他家中。等你太太來了，更好。即不來，我也好當面託託他。母女多幾個人，找儘找得着的。下女答應着，便不進屋。折過身，跑去了。黃文漢這才拿出鑰匙來開了鎖進房。一會兒，下女同着一個人，送了兩碗親子井來。二人一同吃了。復鎖了門，坐電車到喜久井町。下女引黃文漢走到一家門首。下女先推開門進去。裏面一個年老的聲音問是誰。下女答道：「我家太太再來，你這裏沒有裏面，即走出一個女人來。」黃文漢就電光看去，約莫有四十多歲的光景。出來看了，看下女道：「你怎麼又來了？後面的那位是誰呢？」黃文漢即走進一步，脫了帽子，行禮。下女指着黃文漢道：「這就是我的老爺姓黃。那持田女人連忙回禮，笑道：「原來是黃先生請進來坐。」下女又問道：「我家太太沒來麼？」持田女人道：「還是上午去的，不會再來。」黃先生請進來坐。黃文漢卸了木屐上去，隨着持田女人到裏面房中行禮坐下。下女跟着進來，坐下問道：「小姐不在家麼？」持田女人道：「剛才同一個朋友去看夜市去了。」黃文漢先向持田女人客氣了幾句，才問道：「內人昨夜在府上叨擾了。今早出去的時候，不知會對夫人說去甚麼地方沒有？」今晚不知可再來這裏。持田女人道：「圓子君並不會對我說去甚麼地方。祇聽得問小女說要去尋一個貸間，尋着了。今日就搬家。昨夜來這裏的時候，已是十二點多鐘了。我們母女都已睡了許久。他說看活動寫真看晚了。天冷又沒有了電車，就懶得回家。小女和他交情很好，他就同小女睡了。我也沒起來。說時用手指着下女道：「今日聽得他說，才知道是和先生合口出來的。這也沒甚麼要緊。少年夫妻合口本是極平常的事。先生祇管放心過一兩夜氣，平了他自然會回家的。他若再到這裏來了，我勸他回家就是。」

旁人的話自是如此說法，只是老黃聽了都不入耳之言。

黃文漢道：「承夫人的情，不過內人的性子非常執拗，夫人勸他回家，他必不

肯回的。可惜小姐不在家裏。我想奉託小姐若是遇了他。務要扭着他同回舍下來。我感小姐的恩。必不敢忘。報持田女人笑道。先生太言重了。剛才這位姑娘已寫了尊處的地名在這裏。小女也曾知道不必再要先生委託。小女遇了圓子君必送他到府上來的。黃文漢叩謝道。小姐和內人交情好。必然知道內人常來往的。幾家人家若得小姐肯替我幫忙去尋找。我更感激了。持田女人笑道。這也很容易。小女回來我和說教他明日去找。就一定是找得着的。先生放心。就是少年夫妻合口算不了一回事。黃文漢見持田女人是這般說。心中略放寬了些。持田女人泡了茶。送給黃文漢。黃文漢一邊喝茶。一邊看房中陳設得還精潔。壁上掛了些琵琶三弦之類。黃文漢和持田女人閒談了許久。不見圓子來。也不見他女兒回來。不好意思再坐在他家。等祇得又囑托了幾句。告辭起身。和下女歸家。次日不見持田家回信。祇得又教下女再到各處去找。又找了一日。全無蹤跡。持田家裏也不曾去持田的女兒。第三日也帮着找了一日。下女的雙腳都走腫了。那裏遇着圓子影兒呢。黃文漢祇管鎮日的在房中唉聲歎氣。了苦極到了夜間。便一陣一陣的淚流不止。下女也心中着急。四處託人帮着找。整整的找了十日。都是毫無頭緒。下女也漸漸的懶了。托的人更是不肯上緊。黃文漢到了此時。簡直一籌莫展。一日是三月初五日。黃文漢接了蘇仲武一封掛號信。拆開來看。裏面一張一千元的正金銀行的匯票。信中還殷勤勤問圓子的身體。近來好麼。若是黃文漢帶着回湖北。務必先寫信給他。他好按期到碼頭上來。迎接到他家中去住。一晌他父母及他家裏的人聽他說圓子的好處。都想見一見。良友情殷如此。老黃更是難堪。黃文漢看了這信。又流下淚來。當下回信也不便說明。這事祇說一千塊錢已收到了。並不提起回國的話。沒過幾日。山東濰縣居覺生打了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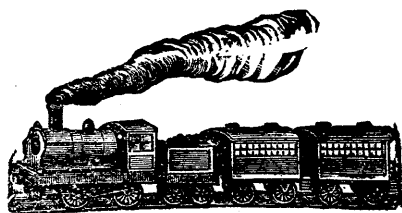
電報給他。還電匯了路費來。請即日動身去山東專辦交涉。他心想我在日本十多年。在女人跟前不會失敗過。今一旦弄到這樣。我還有甚麼心情在這裏久住。山東我本有意要去。難得覺生打電報來招我。不如借此暫離了這苦海。在槍彈中去生活幾時。圓子果然與我塵緣未斷。一年半載之後。再有機會來日本找着他。何妨再做夫婦。若是緣分已經盡了。就死守在這裏。也是無益。我雖然愛他。但是我的前程不能因他就攔。他若真是愛我。也不願我因他誤了正事。我且將他去後十幾日的經過。一日一日的作爲日記。詳悉寫了。並這封電報。老蘇的這封信。我看持田家還靠得住。就放在他家裏。圓子總有去他家的日子。使他見了。也知道我並非負他之人。奈復如何只得。他在這裏空手出去。此刻的生活。一定很艱難。留多了錢。在這裏怕持田家起不好的心。瞞了我。且留一百塊錢在這裏。他以後如想念我。我有通信的地名在這裏。他儘可寫信來。我再付錢給他。或者人來接他去。山東也可以的。這些事辦得周到。圓子一定知感。黃文漢想了個十分妥善。一一的辦好了。也沒有心情到朋友家去辭行。即收拾行李。坐火車到長崎。由長崎乘博愛丸到上海。由上海到山東去了。不肖生寫到這裏。第五集算是完了。留東外史到此。算是一個結束。祇是不肖生腦筋中。這貯着不少的好材料。如周撰騙娶陳蒿女士。陸公使買飛行機。言中央。經理員買株式券。蝕本誅漢奸會傳單。留學生大鬧公使館。殷通譯紅葉館。和下行結婚禮。尙有種種極有趣味的事。都不曾寫出來。祇得留待後來。一有機緣。便再續寫幾本。與諸君解悶。

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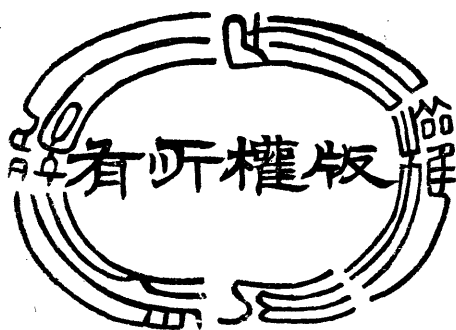
此書寫節子之死。別梅子之生。離都是極可慘傷之事。今寫圓子與黃文漢之決裂。卻只覺得可惜。可憐。似

乎、沒、得、節、子、梅、子、的、事、可、傷、可、慘、其、實、不、然、我、以、爲、圓、子、之、心、此、時、的、慘、傷、更、甚、於、節、子、梅、子、何、以、見、得、呢、
圓、子、本、不、肯、丟、開、老、黃、如、今、萬、不、得、已、走、了、開、去、其、心、中、如、何、割、捨、得、下、自、然、也、是、反、覆、思、量、決、不、止、於、老、
黃、之、追、溯、從、前、聊、誌、悔、痛、而、已、其、牽、腸、掛、肚、更、要、十、倍、難、堪、也、

此章寫老黃追溯從前。卽是順便補寫圓子當日情形。筆法章法都妙。



民國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留東外史五集

定價大洋五角

著作者 不肖生

評校者 張冥飛

發行者 上海麥家圈萃民權出版部
秀里內第一家

代印者 上海四馬路東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印刷所

分售者 各省各大書坊

民權素

每集五角

(特價六折)

本書深受社會歡迎現已出至十七集內容都為十類各種文字咸極有趣味務令閱者不厭千百回讀編次之精校讎之細逐集求精約其優點綜以四語詞章則嚴於選擇記事則力汰陳腐小說具警世苦心諧文亦解頤妙品無體不備文字純正閱之可以增智慧供消遣每集都十四萬言印刷精良五集以前書存無多欲購請速

珠樹重行錄

定價五角

年來小說風行而又以言情為一時趨尚言情乃所以動人心之美感啓世界之文明然能收絕大之功即能造無上之孽少有不慎流毒靡窮海漚有鑒於此故著是書為世之言情者立標準庶幾一般青年

知情自有真不至誤用以致辱名喪身萬劫不復見習見仁善讀者當可於是書為情天孽海中尋星極覺磁針也

奇情小說 雨濯蓮花

定價五角

一小說家苦於小說材料之枯窘不惜降志辱身備於一守財虜虜涎念秧者流之多金迫其艷女為餌女勿善所為乃挾小說家宵遁經無數之波折卒成伉儷事實之複雜情節之離奇可謂得未曾有尤奇者其佈局則山重水複其造意則柳暗花明其行文則縝幽涉險撼山倒海令讀者如入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結搆至此歎觀止矣民權素中曾窺一斑茲以讀者多數要求全豹故重違其請發行世

民權出版部發行



A541 212 0022 8202B

十五度中秋

定價五角

書為冥飛先生經意著述書中敘男女二人以未婚夫婦之愛情男為女義女為男貞身冒百險瀕死者屢經十五年之久始得結褵賡偕老焉情感之深恩義之篤讀之使人增伉儷之重至描寫瑣屑微渺處無不設身處地達以深入顯出之筆至詞華之麗則文筆之爽朗是又以騷選之腴運以歐蘇之氣者

何海鳴先生著 琴媽小傳

定價二角

何海鳴先生最近之著作先生以斥弛之才抱憤時嫉俗之觀念文筆最為犀利無前年來摧剛為柔輒用喁喁兒女語以自韜晦今所作琴媽小傳寫紅顏薄命抑鬱無告之苦亦所以寫美人遲暮淪落天涯之感也是為先生生平第一次所作之小說抑即小說界中第一等文字也

錦囊

定價五角

近今以來國粹浸微章句之學每况愈下間有率爾從事者類皆侈褻譁之詞不足為風騷之繼枕亞雙熱兩君有見於此因而有錦囊之輯灑去珊瑚之網搜來金玉之音信衆美之畢收讀百回而不厭雖範圍較狹無非芳草美人而花樣從新當得黃鐘大呂書已再版裝訂精良

雙熱傑作 蘭娘哀史

定價二角

歡迎雙熱君之文字者大約十可居其九然多知為滑稽妙手而不知雙熱君之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為雙熱君最初著作以入情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看似尋常實在奇特成如容易却費艱辛且裝訂精小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一册誠酒後茶餘車中艙裏之無上消閒品也

民權出版部發行

